**目** **录**

[歧 路 木 耳 欧 阳 琦 ( 1 )](#bookmark1)

[**红鼻子** 〔台湾〕姚一苇(76)](#bookmark2)

[我们一同走走看 〔台湾〕姚一苇(169)](#bookmark3)

**歧** **路** 两幕话剧

木 耳 欧 阳 琦

**没上的路**

金黄的林地岔开两条路， 只可惜我不能全都踏上。 独个的行旅，久久的伫立， 竭目遥看一条的尽头，

蜿蜒隐没在林丛深处。

然后我踏上别的一条，

它也风光明媚，看来更觉吸引；

那里绿草茸茸，正待践足， 只是上面往来的人迹，

两条岔路相差也无几。

那天早上，两条岔路同躺在那里， 落叶覆着，没有点点踏污的痕迹， 啊，留下没选上的给另一天吧!

惟独前路是无穷无尽呀!

怎知道可还有重来的时候?

在将来，将来的某一天某一处， 在唏嘘的喟叹声里，我会细说：

林地里岔开两条路，而我—— 我就走上了那条少人走过的， 那带来的一切可又多么不同。

——选自《现代英美诗100首》

人 物

张驰

彼德

宋洁茹 张谨

张父

赵守海 凯茜

阿龙等。

**时** **间：**当 代 。

**地** **点：**中国某南方城市，彼德的家。

**第** **一** **幕**

〔幕启：彼德的住宅是普通的中国式的公寓，被各种 从地下挖掘出来的“破烂儿”所占据。一排排的架子 上整齐地码放着复原了的新石器以及以后各时期的 陶器。靠墙放着两只大木箱，箱子上的铜扣已经锈 蚀。箱上铺着一层棉褥，算是床。即使是这个狭窄 的床，也还有一部分被书和照片簿占去了。床头上 有一直立的氧气瓶， 一条导管引出来，是急救用的。 一张用简单的木板钉的桌子上放着一件还没复制完 的彩陶罐子，旁边有一瓶强力瓜尔胶、 一个放大镜、 一把镊子、一本摊开的记录本、一方砚和几只架着的 毛笔。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张驰、张父和彼德的合 影照片 。

〔彼德是个瘦高的、有些佝偻着身体的英国老头，拎 着浇花的水壶和一把小铁锹进来。他有些喘，把铁 锹放下歇了一会儿，又走出去，然后手里攥着一小把 蓝边鸭趾草进来，在架子上找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容 器 。

**彼** **德** (自言自语)眼镜，我的眼镜?(摸到架在头顶上的眼 镜，戴好，寻找架上的容器时用英语嘟嘟囔囔说着中

国考古标志期汉语名称的拼音，拿下一个精巧的小 陶罐在眼前端详)无论从什么方面看，这都是一个完 美的创造，它代表了一万七千年前人类工业文明的 顶峰。就在我们这里，一万七千年前生活着一群聪 明绝顶的人。他们长得什么样，也说广东话?(带着 喜悦和满足的心情欣赏这个小古物，把那束花插进 陶罐内，往里倒水)渗水率低于百分之五，比今天中 国人用的砂锅还低，了不起的技术成就。这些排列 整齐的小装饰是多么完美的设计，聪明的希腊人就 是这样发明了自然数列，从此我们人类有了一件新 玩具：数学。所以说工业设计是一切文明的摇篮。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走到另一个门前使劲敲门并 大喊)懒东西出来!

〔里面传出张驰的声音：“彼德，别吵我!还差点儿功 夫。”

彼 德 就是螃蟹也熟了。

〔张驰：“马上就好了，我的大腿已经开始出红点了。 彼德，彼德—-"

〔彼德一把拉开桑拿室门，一股蒸气冒出来，跟着张 驰也出来了。他裹着一件浴巾，赤裸的上身肌肉发 达 。

张 驰 这可是第三次了，彼德。我还没蒸透哪! 彼 德 我可饿透了!

张 驰 彼德，你最近有点儿过分。难道我就不能安静地享

受一会儿我自己的乐趣吗? 彼 德 哦!可以，那你接着蒸吧! 张 驰 算了!你一会儿又来拉门。

〔彼德示意张驰看桌上插花的小陶罐。

张 驰 真漂亮!不过我敢肯定，一万七千年前的人，不会费

上两天功夫，做这么个小陶罐来插花。 彼 德 当然，奢侈品永远是蠢人的骄傲。

张 驰 那这个小陶罐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彼德把一个同样的小陶罐慢慢地倒扣在桌上尚待 完成的大陶瓶的口上。

张 驰 慢点儿，这大瓶的口有一个宽出来的边，怎么套进

去?哦，肯定是先套在一起再烧。 〔彼德会意地点头。

张 驰 这回更成问题了——干什么用的?

彼 德 神……神话?不，是那种仪式——对，宗教，宗教的。 张 驰 一种宗教仪式?关于什么方面呢?

彼 德 人死了…… 张 驰 死人的?

彼 德 (点头，然后出神地望着张驰)怎么死?死后会怎么 样?圣 · 奥古斯汀怎么说?一切宗教皆与死亡有关?

张 驰 我记得是：一切知识皆与信仰有关。 彼 德 (故作不屑状)你认真地考虑过死吗?

张 驰 (有点儿紧张，同时变得有点儿不自然，摇头)没有， 我优先考虑生的问题。

彼 德 (一边用手擦渗出在陶罐壁上的水，一边说)死是人 一生最后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事了。当然，年轻人用 不着考虑这个问题。

张 驰 你真的没吃饭吗? 彼 德 你想改变话题?

张 驰 如果你能再拿出一份工资雇个保姆，我就不问。

**彼** **德** 这就是一个上年纪的人的悲哀之处，不得不忍受这 些友善的侵犯。

**张** **驰** 彼德 — —

彼 德 我不是抱怨。我还没吃。

张 驰 这次是因为不会开微波炉吗? 彼 德 当然不是。

张 驰 那又为什么饿了自己? **彼** **德** 因为停电。

张 驰 ，停电?怎么桑拿有电? 〔彼德表示不理解。

张 驰 好吧，我现在去给你烧饭。

彼 德 等一会儿!张驰，你想躲开我，不想告诉我你今天参 加社会活动的结果吗?说吧!是不是又没戏?没关 系!我还挺得住。

张 驰 彼德，你干吗总逼我?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放松!可你总是让我紧张。

**彼** **德** 那你趴我床上，我可以让你放松。(说着抄起了那把 小铁锹)

张 驰 好好好，彼德，我告诉你。 彼 德 说实话!

张 驰 说实话。 彼 德 喔 !

张 驰 你赢了!

彼 德 这不是中国式的实话吧? 张 驰 不是。

彼 德 我想再听你说一遍。

张 驰 你赢了。那块地，它归你了!

彼 德 真的?谢谢你张驰!我告诉过你，我们会赢的，你不 信，怎么样!他们对我们的报告怎么说?

张 驰 大多数专家都认可，说这块遗址挖掘的价值非常高。 彼 德 那当然，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在屋子里存放墓葬的 遗址。他们识货。(捧起放在桌上的出土瓮棺吻了

一下，抱在怀里)哦我的宝贝! 张 驰 他们兴奋得真有点儿像你。

彼 德 你是个诗人，告诉我他们把死去的亲人葬在自己住

的房子里，死人和活人相伴而眠时，他们在想什么? 张 驰 他们不承认死这个事实。

彼 德 不要这么冷酷。有点儿想像力!比如，灵魂交谈

张 驰 你会信吗?

彼 德 也许大概  (讨好地)咱们该喝一杯，对不对?(去 拿放在架子上的酒，被张驰拉住)

张 驰 下午四点半以后才可以喝酒。 彼 德 只是庆祝一下。

张 驰 那也不行!

彼 德 就一杯!

〔张驰摇头。

彼 德 半杯?就这么一点儿? 张 驰 你发过誓的。

彼 德 好吧!你就去给我做饭吧!我饿坏了!小子，你拿 着我的钱和一帮贪官污吏在酒楼里胡吃海塞，让我 个快死的老头饿得喘气都困难。如今还在这儿胡扯 淡，滚!

张 驰 是，老爷。(站在原地不动)

彼 德 还看着我干什么?我是红烧排骨，还是软炸里脊?

张 驰 你想喝一口，对吗? 彼 德 当然不!

张 驰那你也离开这个房子，到外面看看你种的那些花儿。 彼 德 我刚从外面进来。

张 驰 我今天弄到了鸭子粪，放在比利时杜鹃的池子里了。 彼 德 哦，今天你吉星高照呀。

张 驰 去给花上肥吧!

彼 德 (一边摇着头往外走， 一边说)唉，真是时代变了，过 去我们家有十二个花匠和三个厨子——你爸爸就在 我们家做厨子，后来跑去革命了。

张 驰 谢谢提醒。你这个老殖民主义者，别做你那个帝国 梦了。

〔彼德很得意地吹着口哨出去了。 张 驰 一会儿饭好了，我叫你。

〔张驰刚要下，宋洁茹进来了。 **宋洁茹** 你好吗，亲爱的馆长助理?

张 驰 (下意识地找衣服，但看清是宋洁茹就坦然了)洁茹! 嗬，今天你好漂亮啊!

**宋洁茹** 谢谢!非常非常地感谢你的赞美，这是三年来你头

一次注意你妻子的穿着打扮。 **张** **驰** 什么?

**宋洁茹** 不不不，我没有讽刺的意思，真的是由衷的，由衷的。

你也还是那么吸引人。(摸摸张驰的胸，眼中充满渴 望，见张驰无动于衷，为了消除尴尬气氛所以岔开话 题)咱们馆长呢?

张 驰 他在外边拾掇花儿呢。你别叫他馆长，他听得懂你

讽刺他。

〔张驰下去穿衣服。隐隐听见彼德在小声唱歌。 **宋洁茹** 什么味儿，臭哄哄的?

〔张驰：“我刚才在植物园买的鸭子粪。” **宋洁茹** 鸭子粪?

〔张驰：“老头嫌花店里的化肥不肥。他说他过去总 是捡马粪回来上花，非逼我去捡马粪。可现在想捡 马粪比捡钱包还难。”

**宋洁茹** 他根本就不睁眼看看今天中国的现实，也许你该留

一条辫子才合他的胃口。 〔张驰上。

张 驰 没准那就是明年的时尚，你生意的卖点。好主意呀， 明年你的娃娃应该设计成辜鸿铭的样子，留着辫子 朗诵艾略特的《荒原》……

**宋洁茹** 你开始关心卖东西了，这可是辜鸿铭以来中国最大 的进步。

〔彼德唱歌。

**宋洁茹** 又挖出什么新玩艺儿了，咱们的老宝贝这么高兴?

**张** **驰** 他今天确实该高兴了。哦，你先坐会儿，我把午饭做 了，他还没吃呢。

**宋洁茹** 这都几点了?你是想饿死他吗? 张 驰 我也是刚到。(去厨房)

**宋洁茹** (在屋子里走着看着满屋的陈设，摇头自语)又多了 一 架子破烂。

〔张驰在厨房里：“你说什么?”

**宋洁茹** 我说你们家又多了一套新家具。

〔张驰探了 一下头。

**张** **驰** 什么新家具? .

**宋洁茹** 这个。上个月还没有呢!(用脚碰了碰)

张 驰 那些都是我挖回来的，自从彼德从医院回来，他就没

力气再去凤岗了。

**宋洁茹** 你真要子承父业啊!

张 驰 只是替他跑跑腿，把东西从坑里挖出来。其他的活 儿，他还是自己动手。唉，我实际也帮不了什么。 (又进厨房)

**宋洁茹** 这些是什么时期的?

〔张驰在里面回答：“是新石器晚期的，大概算兴隆洼 类型。”

宋洁茹 挺专业啊!老殖民鬼子还没死，阴魂就附到他身上 了。你知道你妹妹给你们起的外号吗?她管你叫新 石器，管彼德老头叫旧石器。

〔张驰：“他们都还好吗?” **宋洁茹** 你是问你爸和你妹?

〔张驰：“是。他们都还好吗?”

**宋洁茹** 你该自己回家看看，别通过我。

〔张驰在里面沉默着。

宋洁茹 你怎么不说话?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反正，你能 拖一天就拖，赖在这儿不走。这个老鬼子是你的借 口。嗯?你不想为自己辩解吗，为自己不回家跟老 婆过日子找个理由?唉，你总要见我们吧!也许你 不想。你天天跟老鬼子在一起有意思吗?这个老鬼 子是你什么人呢?你对他比对你亲爹还好!(拍拍 那些急救的设备)你现在明白了，他不会像那些旧石 器一样长寿的，他可活不了上万年。哦，那天，当我

手里攥着那张诊断书，走出医院大门口时，我忍不住 笑了一下，把我吓了一跳，赶紧捏了一下鼻子才止 住。我知道我笑不对，可还是笑了。我得承认我长 出了一口气，原来我以为我根本就没希望了。

〔张驰出来。 张 驰 你说什么?

**宋洁茹** 啊，你吓了我一跳。——我说，我没希望了。

**张** **驰** 怎么会?你是咱们市的大红人，著名的女企业家。

**宋洁茹** 那又怎么样呢?绝望了之后成为女企业家的，全市

可不止我一个。

**张** **驰** 你到底希望什么?

**宋洁茹** 我希望你像刚认识我时那样爱我，像你新婚时对我

说的，跟我好好过一辈子。 **张** **驰** (停顿)你想说什么?

**宋洁茹** 我爱你，张驰。 〔张驰耸耸肩。

**宋洁茹** 我爱你!你听见了吗?  真的，张驰。我没办法 控制自己，我只能跟你!别人我没感觉!你听我说 吗?我招你烦了?我……我，我想你。

〔宋洁茹想亲近张驰，可他以菜刀和围裙示意她离开 一 点儿。

宋洁茹 也许，当然，对我你可以无所谓，你可以不理睬我，问 题是你自己。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岁月，浪费在一个 古里古怪的老鬼子和没完没了的桑拿浴上吧?

张 驰 这有什么不好吗?艺术家总是与众不同，不是你说 的吗?

**宋洁茹** 你现在成了艺术家?哈!

张 驰 跟你比我不像吗，我的玩具公司艺术总监女士?

**宋洁茹** 艺术和逃避根本不是一回事，你是不愿意面对现实。 **张** **驰** 告诉我，现实是什么?

**宋洁茹** 现实是你生在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的人根本没资 格奢谈艺术，你先要喂饱自己。

**张** **驰** 我没四处要饭啊。

**宋洁茹** 那是你幸运地有一个好爸爸。

**张** **驰** 你别跟我提他好不好?我可一点儿光也没沾他的。

**宋洁茹** 我挺感激你爸爸。六年前要不是他点醒我，放弃上 了两年的研究生，到他的公司开发玩具，那现在，我 再好也不过当个教美术的大学讲师。

**张** **驰** 所以，你就牺牲了艺术嫁给我，好报答我爸的知遇之 恩?这弯儿拐得也太大了点儿吧?

宋洁茹 牺牲艺术?算了吧!我现在才不让虚头巴脑的东西 压死我呢!在社会上，别人不看你说自己是什么,看 实力!你爸爸也许什么品位都没有，可他有实力。 一句话，他想到就能做到。

张 驰 不错，他只剩下这个资本了。他肯定会好好利用。 可你那点儿无用的品位，怎么办?像我一样逃避? 对!不能让虚头巴脑的东西压疼你。最近你又生了 几胎?

**宋洁茹** 嘲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张** **驰** 嗬，我还不知道我有什么实际问题呢。

**宋洁茹** 你想要挖掘凤岗那块地的遗址? **张** **驰** 不 错 。

**宋洁茹** 可你现在只能求文物局，成不成得听人家的，但是我 能把它买下来。你我的区别就在这儿，你只有愿望

而我有办法。你的实际问题就是你不能正视这个现 实。

**张** **驰** 我现在开始正视它了。

**宋洁茹** 晚了。知道吗?我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张** **驰** 真的?(皱起眉头)

**宋洁茹** 我现在是地主。

**张** **驰** 你想让我求你吗?

**宋洁茹** 我只想告诉你，或者你有实力或者你要做个有用的

人 。

张 驰 噢!宫保鸡丁怎么做，有实力兼有用的人? **宋洁茹** 什么?

**张** **驰** 你的手艺我怎么都学不到家。(举着一颗花生)尤其 是花生不是糊了，就是沾牙。

宋洁茹 先用热水把花生皮烫一烫剥掉，然后用油炸，当这儿 裂开(指着上头的胚芽),就出锅。这样很脆，但不会 糊，白白的也好看。然后把鸡丁下锅划一下。下作 料时，花椒别炸糊了。最后起锅前记着放进些生姜 片，味道很特别。我把诀窍都告诉你了，我的咨询费 呢?

**张** **驰** 我已经付了。 **宋洁茹** 那谁贪污了?

张 驰 我听了你五分钟的教训。(扭头进厨房) **宋洁茹** 喂，艺术家，怎么看不到你的画?

〔张驰：“我不想克隆齐白石、张大千、石鲁，也不忍心 让彼德的眼睛毁在我手上。”

**宋洁茹** 那你现在糟踏什么东西呢? 〔张驰：“写诗。”

**宋洁茹** 噢，天哪!你想毁了他耳朵。

〔张驰：“你呢?又孕育出什么精美绝伦的小宝贝 了 ? ”

宋洁茹 (从包里取出一个精美的盒子，包装非常精致)我们 最新开发出一批新的，在欧洲销路好极了。(打开盒 子，取出一个漂亮的玩具娃娃)我带来了一个想让你 看看， 一次定货就是半个集装箱，二百万欧元，按今 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价相当于八百万人民币。 〔宋洁茹本想找个地方放，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最 后决定抱着这个娃娃。这时，彼德走进来。

**彼** **德** 你好。你抱的是什么? **宋洁茹** 我们的娃娃。

**彼** **德** (大声地)张驰，张驰! 〔张驰跑上来。

张 驰 什么事?

彼 德 我要喝酒!

张 驰 饭马上就好，先吃饭。

彼 德 不，我要为那个婴儿干杯。祝贺你们生了下一代。

张 驰 下一代?(看了一眼)啊，不过它的诞生，我丝毫贡献 也没有，所以你不需要为它祝福。

彼 德 我有点儿难过。这太遗憾了!你们为什么不做点儿 真正有意义的事?你们一点儿也不惭愧?我很生 气 。

**宋洁茹** 彼德，你怎么了?彼德!(问张驰)他怎么了，张驰?

**张** **驰** 彼德认为我们如果像大多数中国夫妻那样，结婚不 久就生个孩子，也许关系不会到今天的地步。

**宋洁茹** 老彼德有时候挺懂人情世故。彼德，不管这孩子和

他有没有关系，让我谢谢你。 彼 德 那他呢?

张 驰 我不领情。 彼 德 看他多残忍。 **宋洁茹** 他是石器! **彼** **德** 嗯?

**宋洁茹** 噢，是新石器。

**彼** **德** 我生气是因为失去了一次喝酒的借口，你用不着谢 我。(走出去)

〔张驰看看宋洁茹红一阵白一阵的脸，噗地笑了，赶

紧窜回厨房。这时，彼德又进来，大喊大叫 — 彼 德 张驰，张驰!

〔张驰从厨房出来。 张 驰 又怎么了?

彼 德 我们的钩子让人偷走了! 张 驰 什么钩子?

彼 德 我做的那把，给花松土的钩子。

张 驰 谁会偷那个没用的破钩子。你忘了?你把它放在窗 户下面扣着的破花盆里了。

彼 德 噢，是的。我想起来了。但是我是想告诉你，我不是 酒鬼，刚才进来不是想偷酒喝。

张 驰 那是为什么?

彼 德 我们种的草莓开了两朵小花。 张 驰 真的?

彼 德 今年春天我们能在自己的花园里品尝那一颗颗带着 黎明的露水、饱含夜莺的歌声的鲜草莓!嘶——那 股新清的香味，就像你亲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一

样甜。 .

〔张驰兴奋地拉着彼德去花园。

〔宋洁茹开始有点儿生气，可又觉得这一老一少童心 可爱，于是摇摇头，把娃娃塞进包里，系上张驰随手 丢下的围裙进厨房。

〔张驰的父亲进来。他依照传统，拎着一袋年糕。

张 父 嗯，人不在?(回身下意识地把门拉紧，然后坐在桌

子旁边端详彼德修补的陶瓶，拿起放大镜，又放下， 站起身，环视了一下，在他和彼德、张驰的合影前站 住)

〔这时张驰上。 张 驰 爸 爸 !

张 父 这个是从肇庆带来的裹棕。年糕是给你的，在泮溪

酒家买的，肯定不会比你妈做的好。 张 驰 洁茹呢?

张 父 我进来时门开着，一个人都没有。

张 驰 我们把她气跑了。我得做午饭了，彼德还饿着呢。 您随便坐。

张 父 彼德的事，我听洁茹说了，检查是癌症。我挺难过。 〔张驰沉默。他不愿有人当面提彼德的病。

张 父 你妹妹也是，如果你需要什么……我们愿意做，只要 你开口。

张 驰 如果有，我不会客气。 张 父 我们是一家人!

张 驰 我知道，爸爸。(要去厨房) 张 父 彼德知道他得的病吗?

张 驰 不。(想躲，但终于没躲掉)

张 父 你有什么打算?

张 驰 打算?(回复了那种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样子) 张 父 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张 驰 现在吗?您是不是该找个合适的时候?

张 父 我长话短说。你已经这么游手好闲地混了五六年 了，我把你养这么大，可不是让你变成一条丢了魂的 野狗。

张 驰 我……嘿 … …

张 父 你说话呀。

张 驰 ……你们挺好对吧?那就行了。

张父 家里有谁对不住你吗?我，你妹妹，还是你媳妇?为 什么你跟我们连句话都懒得说?

张 驰 你们都是好人，是我配不上你们，见到你们我觉得自 惭形秽，无地自容。您刚才把我比作条野狗，我觉得 挺恰当。

张父你又想绕圈子。我是在问你，为什么跟家里人你没 话?

张 驰 没话就是没话。嘿，要知道为什么就有得说了。

张 父 你不跟你媳妇住一块儿，那又为什么?是她跟别人 有一手?

张 驰 这您得去问她。

张 父 可搬走的不是她是你。她生活得理直气壮，不像你

一天到晚偷偷摸摸。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张 驰 (一笑)您还挺擅长推理。

张 父 推他妈的鬼理!我没什么文化，可我懂得两口子不 咬弦，要么离要么凑合。不像你们俩，离着八丈远， 客客气气，一时半会儿还用话撩对方的火。你们怎

么回事，我搞不明白。难道说受教育了，就连孩子也 生不了了——对，我什么时候能抱孙子?

张 驰 您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娶上一位年轻继母，生个小弟 弟，您才有希望。

张 父 别跟我胡扯。你还没告诉我因为什么呢! 张 驰 没什么原因，就是有点儿腻。

张 父 腻?

张 驰 反胃!想吐。

张 父 你看医生了吗?

张 驰 我连医生也腻，总是一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嘴

脸。他们的自信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张父说你，没说医生。你有病?

张 驰 我挺健康，所以我怀疑这是不是也算是种病。

张 父 我不是找你逗闷子来的。我憋了五六年，想找个适 当的机会和你谈谈。

张 驰 现在合适了，因为彼德快死了，我再也找不到一个肯 收留我、让我心安理得混着过的人了?爸，您也太着 急了点儿吧?

张父 张驰，我不是黄世仁、穆仁志上门逼你要租子!我是 你爸爸，你是我惟一一个儿子!也许你那个继母的 提议，我该考虑一下，不过现在我就你这一个儿子。 你过得好不好，幸福不幸福，你爹我心里牵挂着哪!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小的时候，每次你这么看我，

我就煽你一个耳光。你忘了吗? 张 驰 我真想让您现在也煽我一个耳光。

张 父 不，这怎么可以。人有脸树有皮，男子汉就活着一口 气，我懂这点道理。儿子，我知道你心里的虫子是什

么!你媳妇她比你强，你受不了!你想给她点儿颜 色看看，就淡着她，让她对你火急火燎——你小子的 功夫一定不错。你脸红什么?这有什么害臊的?过 去没听我说过这种话?你爸爸也是人。我看得出 来，你老婆舍不得你。你们俩隔个半个月二十天还 碰一次面对吗?我过去还不懂，那天看了本“女报”, 上面说夫妻常常分开再聚这叫“爱情再生法”。不过 你有点儿过分，拿住她就行了，别再计较表面上谁更 风光了。跟你说句老实话，要是没你老婆，咱们的腾 跃公司不会有今天这么牛皮哄哄的实力。那个小娘 们儿是天生做这行的料儿!当初上那个玩具厂，她 敢打赌贷一百万，一年就赚回来——嘿，不到十个月 就赚回来了。她是个大金娃娃，你抱在怀里还嫌沉 吗?

张 驰 我嫌凉。

张 父那你就焙热她，日久生情嘛。女人就是这样又下贱 又傲，你看她们翘屁股就给她一笤帚疙瘩，在她们眼 泪汪汪地望着你时，可别忘了给个嘴儿亲。

张 驰 爸，您对女人经验这么老道，那干吗妈都死了八年您 还一个人过?

张 父 我有个门神，她挡着不让那些女吊进门。 张驰张谨?唉，您外边去，她还管得着了?

张 父 你又想开溜。跟你说话真费劲。说正经的，我今天

来，是想告诉你，我要退休，想让你接我的班。 张 驰 啊 ?

张父“啊”什么?

张驰 您不是干得挺好的吗，董事长大人?

张父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张 驰 我要考虑什么?

张父“我……我希望你答应。 张 驰 您觉得我能干得了吗?

张 父 屁话!人什么干不了?还记得你小时候，推个破车

在咱们家门口买糖豆儿的财迷老头董拐子吗? 张 驰 记得。他对我们小孩子挺大方的。

张 父 他是个太监。为了进宫里，他自己把自己给阉了。 张 驰 我可不想。

张 父 有你媳妇帮你，你能舒舒服服地当个董事长。 张 驰 您干吗不把公司交给洁茹?

张 父 嘿!你想让人说我扒灰吗?让街上男女老少指着我 脊梁骨，说我把儿子赶跑了，霸占媳妇?儿子，我现

在虽说不当干部了，可做人的道德还没丢。 张 驰 可我要不干呢?

张 父 那只有你妹妹接了。你也知道那丫头心术不正，连 我都要防着她一手。我不跟女人胡来，就是不让她 拿着我的短。这样我还唬得住她。嗨，她要是有你 媳妇的人性，哪怕半点儿也好……这个小鬼头她早 晚毁了咱们家!她在经营上尽出邪乎的点子，有的 能把人吓死。

张 驰 您也有害怕的时候?

张父 再说，如果你不干，你媳妇肯定不依，她也不是善主 何况她有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股权。我不想为这事，

最后闹得咱家四分五裂，让我晚景凄凉。 张 驰您顾虑太多了。

张 父 希望如此。听着，你给我好好想清楚，这是咱们家生

死存亡的大事，可别来你那嬉皮士。其实，我是为你 着想：你现在这副德行还干得了什么?你有个好爸 爸是你小子的造化。还有个死心塌地跟你的媳妇， 你还想怎么着?她挺不错，丢了多可惜!不过你要 还这么吊儿浪当，可也保不定。昨天我看了一个毛 片，是个朝廷故事：一个外国娘们儿靠卖屁股当上了 女皇，可是扶她上台的那些男人们都不听她的。她 就大摆宴席，把所有人都请来吃饭，掘开了河，淹死 了那些老情人。最后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祭河仪 式，洗刷罪孽。宫女问她为什么杀死那些人，她说， 她一想到世界上还有碰过她身体的人是她的敌人， 她就睡不着觉。你看看女人下一个决心多简单实 际!最近听说你媳妇开始去教堂做礼拜了，你小子 知道吗?

〔宋洁茹在厨房问：“姜放哪儿了?”

张父 你媳妇在这儿? 张 驰 我还以为她走了。

张 父 那……我去看看彼德。他要死了，真想不到……彼 德，彼德——

张 驰 爸爸， ……彼德就快死了，要是你真把他当朋友，那 ……那就该像朋友那样坦诚相见。

〔宋洁茹又叫：“张驰，问你呢：姜在哪儿?” 〔张父犹疑了一下，下。

〔张驰看着父亲出门，颓然地坐下，眼睛里涌出了泪 水。宋洁茹出来，看见丈夫这样又退了回去，然后在 厨房里大喊：“张驰，张驰，姜在哪儿?”

张 驰 (走到门口)在冰箱第二个格里。

〔宋洁茹走出。

宋洁茹 去叫彼德吃饭吧，马上就好了。你眼睛怎么了? 张 驰 让辣椒呛的。

宋洁茹 我炒的辣椒?

张 驰 我对那玩艺儿过敏，一点儿就不行。

宋洁茹 我们在一块儿那二年，你好像没问题。 张 驰 你真想知道我忍受了你多少爱好吗? 宋洁茹 是 。

张 驰 为什么?

宋洁茹 好让我明白你爱我有多深。

张 驰 ……我去叫彼德——我爸爸来了。

宋洁茹 你的意思是我得走了吗?好让你和你的两个爸爸谈 谈家里的私事?

张 驰 有一个是你的。你做他的女儿，当之无愧。

宋洁茹 他要真是我的爸爸就好了，我就不会死皮赖脸求你，

巴结你，好让这个家庭承认我的地位。 张 驰 我看他们对你不错，至少比对我好。

宋洁茹 是客气，不是好。你爸爸马上就退休了，他会把董事 长传给谁?肯定不是我。

张 驰 你也知道他想退休? 宋洁茹 阿向叔告诉我的。

张 驰 阿向叔他怎么样了?

宋洁茹 离休了。他现在办了一个粤剧促进会，组织业余剧

社四处巡回演出。你爸爸想参加那个剧社。 张 驰 他想唱粤剧?他会说广东话吗?

宋洁茹 肯定比你说得好。你爸就是一条变色龙，在哪儿他 都能出人头地。他今年都六十八了，可还是有好多

大姑娘小媳妇拚命往他怀里挤。要不是你有个厉害 的妹妹，恐怕你不知要有几个后妈了——哎，奇怪 呀，你怎么没有那种烦恼?

**张** **驰** 什么烦恼?

**宋洁茹** 心急火燎，抓耳挠腮，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是欲 望，是赤裸裸地想要个人一块儿滚大炕的欲望。

**张** **驰** 你有吗? **宋洁茹** 你以为呢?

**张** **驰** 你有!你不搂个东西就睡不着觉。我都快忘了你躺 在床上的样子了。

**宋洁茹** 哼，现在可也有不少年轻小伙子向我暗送秋波呢! **张** **驰** 真为你高兴。

宋洁茹 我昨晚上对着镜子照了照我自己，一点儿也不差，很 难相信有我这样身材的人已经三十岁了。啊，三十

岁了，真可怕。过去上大学时听人说三十多岁觉得 遥远得不可捉摸，可刷一下子，自己已经到这个岁数 了 。

张 驰 你照镜子时，没发现自己身上的肉正争先恐后地奔 着黄土的方向去了吗?惟一不尊重地吸引力的东西 只是你的心，越来越高。

**宋洁茹** 我用不着靠身体吃饭，所以不发愁。你没听说，四十 岁的女人脑筋不坠?

〔张驰扳住宋洁茹的肩，端详她胸前的十字架。

**宋洁茹** 你看什么呢? **张** **驰** 真迷人!

**宋洁茹** 我?(用手托起两只乳房)它? **张** **驰** 这美丽的十字架。

〔宋洁茹用手握住十字架。

张 驰 你怎么会爱上我，咱们俩哪点儿投缘? 宋洁茹 你没发觉吗?

张 驰 没有。

宋洁茹 我们俩都不愿要别人送到手里的东西，可又都怀疑 自己挣来的是不是真正喜欢的。

张 驰 我没为自己挣过什么。我发愁别人送，我欠不起这 个人情债。

宋洁茹 唉，活着真辛苦!

张 驰 你既然怀疑，还这么拚死拚活地挣命干什么?

宋洁茹 人活在世上总得要点儿什么,你不能什么都拒绝。 张 驰 你想要什么?

宋洁茹 我想要属于自己的东西。

张 驰 我明白了，你今天为腾跃公司而来。我会跟老头子 推荐你的，你放心。

宋洁茹 你以为我今天来是为争家产吗?

张 驰 他要去唱戏的新闻，是你告我的啊!

宋洁茹 你们家的事我不应该多嘴，你就当没听我说。

张 驰 啊呀!你该争就争啊!你可比我跟那个家族公司的 关系近多了!你还有股份呢，我有什么?

宋洁茹 你是惟一的儿子。 张 驰 喔!

宋洁茹 你也是我惟一的一个男人。

张 驰 做惟一的一个东西太麻烦。

〔彼德和张父进屋。

彼 德 你的车可以自由进出香港? 张 父 是 。

彼 德 哦，太好了。我可以请你帮忙吗? 张 父 什么事?

彼 德 我的杂志，现在没人帮我带杂志了。 张 父 什么杂志?

彼 德 《PLAYBOY》、《PENTHOUSE》。 张 父 什 么 ?

彼 德 张驰，你替我说更清楚。

张 驰 彼德从美国订了《花花公子》和《阁楼》,是黄色杂志。 他用的信箱是五邑学院两个外籍教师在香港的信 箱。那两个老太太是基督徒，彼德叮嘱邮局包好，千 万别露馅儿，可终于还是被俩老太太发现了。她们 把彼德臭骂了一顿，跟他断绝了友谊。从此，这些撒

旦的礼物就没人带给彼德了。 张 父 怎么个黄色?

张 驰 都是女人的裸体。想看看吗?我拿给您。

张父(回头看看宋洁茹)不用了。我想海关 一 般也不会 查。好吧，我尽力而为。

彼 德 谢谢，谢谢。

张 父 (对张驰)别告诉你妹妹。 〔宋洁茹一笑，进厨房了。

彼 德 哎，咱们干一杯，为我的这个新发现。(狡黠地看了 一眼张驰，走到厨房里给张父和自己拿了两个杯子， 倒上酒，然后把张父拉到桌子前，像开始给张驰演示 的那样，把瓶子倒扣上给张父看)凤岗的这种埋葬仪 式在同时期的其他遗址是没有的，凤岗应该被保留 下来。这是你们自己的源头，它们在地下藏了一万 年，现在你们发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个幸运。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机会。

张 父 (摸着瓶子)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要是家里小孩死 了，就被装进一个盖上口的罐子，放在老人的坟头 前。原来一万年前就有了。哦，不太一样，你说是放 在家里的。

**彼** **德** 干!(要碰杯) **张** **驰** 彼 德——

〔彼德装没听见，和张父干杯。宋洁茹进来。 **宋洁茹** 张驰，都好了，叫彼德吃吧。

张 驰 彼德，吃饭吧。

彼 德 这是我一生最高兴的几天，谢谢。(进厨房)

张驰爸爸，洁茹，我想告诉你们，凤岗那块地，文物局已经 准备封闭了。今天早上，文物局邀请专家，共同研究 了我们的申请和初步的挖掘报告，他们认为这儿的 考古价值很大，准备通知国土局停止房地产开发。 我不知道你们已经买了那块地，现在你们在那块地

上的投资恐怕要打水漂儿了。 **宋洁茹** 国土局已经把地卖给我们了!

张 驰 那你不得不自认倒霉了。文物局会禁止你开发，而 且根据《文物保护法》,你的公司还要掏钱继续挖掘。

宋洁茹 你知道我们为得到那块地前前后后花了多少钱吗? 我们可不是想建个博物馆。你成心跟我们对着干， 是吗?

张 父 (止住宋洁茹，问张驰)你是为了彼德? 〔张驰点头。

张 父 洁茹，这笔钱咱掏了。反正也是为自己人呗!我欠 彼德他们家一个人情。当年，是彼德的父亲收养了

我和你向叔这些孤儿，彼德还教我们识字。现在他 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了。张驰这么做，就算咱家还 他的情了。

**宋洁茹** 彼德、彼德，总是这个彼德。我搞不明白，到底谁是 这个家的父亲?是您还是屋里的那个?

**张** **父** **洁茹!**

**宋洁茹** 您让我说!毕竟他还没休了我，我在这个家里还有

发言权——(问张驰)你说彼德是不是你的爸爸? **张** **驰** 还有智商高点儿的问题吗?

**宋洁茹** 我问你，去文物局是你的决定还是他的? **张** **驰** 是他的!

**宋洁茹** 你同意他把这块地当遗址，还是赞成我们把它留给

活人用，盖工厂和住宅? 张 驰 这……是个好问题!

**宋洁茹** 你告诉我，你究竟赞同谁?或者干脆你根本没主意? **张** **驰** 真可惜，我暂时还没拿定主意。

宋洁茹 暂时?你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大概你活了三十 一岁，到现在还需要一个疼爱你的妈告诉你该每天 晚上刷牙对吗?还说自己是艺术家——你真可笑!

张 驰 你看得太准了，简直就是一针见血。我真是没一点 儿自己的主意，也许我那亲爱的妈死得太早了。还 有，你刚才说我有多大了?三十一?这么说我已经 过了而立之年了。(抱住宋洁茹)谢谢你，好妈妈，我 一定坚持每晚刷牙。

**宋洁茹** (对张父)是您尽责的时候了。

**张** **父** 张驰，你凡事总这么嘻嘻哈哈的怎么行?你媳妇说 得对，你得有一个自己的主意，尤其是现在。

张 驰 现在怎么了?

张 父 你到了该考虑考虑自己未来的时候了。

张 驰 哦，你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吗?好吧!(对宋洁茹) 你把那个新宝贝给我。

〔宋洁茹从包里拿出那个娃娃。

张 驰 (把娃娃放在残破的陶瓶前)对，你们要我在这两者 之间选择?这太简单了，看它们谁对我好我就跟谁。 〔张驰拍拍那娃娃。它发出电子的人声：“I love you.I love you.”张驰又拍拍古瓶，没声音。

张 驰 我会选择它。我未来会有这么一个人造小姐陪着，

真该感谢你们。 〔长时间的沉默。

张 父 小子，它们能漂洋过海扬名世界，赚回花花绿绿的美 元、英镑。你能吗?

张 驰 不不，我肯定不能。您看我的手又发抖了。我整天

坐着都会紧张，哪能像个人造人，一天到晚对着美 元、英镑含情脉脉?我要去蒸蒸，你们没事可以走 了 。

张 父 哎——(跟上张驰，似乎想拦他)

张 驰 (走进桑拿浴室，回头见张父跟着)您想进来?(狡黠 一笑，关上门)

〔宋洁茹一把拉开门。 **张** **驰** 喂，我可要全脱了。

**宋洁茹** 脱吧!我也许会昏倒。

**张** **驰** 我要蒸气，你把它们放跑了。

〔宋洁茹盯着张驰。张驰只好出来。 **宋洁茹**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张 驰 谢谢你提醒我的出身。我爸爸五十年以前在老彼德 家当厨子，今天我还给他们家当厨子。我认为这丝 毫没有玷污我们家高贵的血统。爸，我这么做有辱 门楣吗?

**宋洁茹** 你说完了?

**张** **驰** 或许，我应该像爸当年那样去投八路你们才满意? 爸，最近哪儿又出秋收起义的队伍了?

张 父 张驰，我们全家拼命地赚钱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可为什么你不这么想呢?你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

张 驰 是吗?所以我们现在掉到政府公布的最低生活线以 下了呢!

〔彼德端着酒杯出来。 彼 德 张驰，太好吃了!

张 驰 你要感谢你过去的学生。

彼 德 (向宋洁茹行礼)以后我们能够每天都吃这样的菜 吗?

张 驰 可以，如果通胀率再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话。 彼 德 为通胀干杯!(进屋)

张父你们现在有经济压力?

张 驰 彼德已经把他一生的积蓄都扔到凤岗那块地里了， 可他没计算过会有多高的回报率。我们现在每天过 日子的钱不能超过四十块。我还得抽空翻译点儿东 西，写点儿让自己读着读着都倒胃口的破文烂诗，发 出去补贴家用。

张 父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老彼德也是我的朋友! 张 驰 对，抗战前在长沙你们就认识。

张 父 我无论如何不能看你们受苦不管——你没告诉我。

张 驰 也许你们太富裕了，让我们穷人觉得自己浑身发臭， 不敢靠近。

宋洁茹 爸爸，有钱不是罪过，您干吗这么低三下四地求他不 可?您退休非要他接您的班吗?(发现自己走嘴了) 〔张谨进来，所有的人都僵住。

张 谨 哟，这是怎么了?爸，嫂子，你们没见我哥他心里正 难过，你们不能这么找上门来骂他呀!哥，彼德呢?

张 驰 他在里边吃饭。

张 谨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宋洁茹** 我们总能从你这儿听到好消息。

张 谨 是真的。嫂子，我哥是个心很善的人，老彼德的病对 他打击有多大，你怎么也想不到。不过，我怀疑现在 医生的职业道德在某种诱惑下也许会降低，所以我 把彼德的化验报告给了一个医德很高的老大夫。他 的诊断是老彼德只是得了老年人常见的前列腺增

生，不是癌症。哥哥，你别担心了。 张 驰 你安慰我。

张 谨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们家里人之间从来不互相欺 骗对吗?妈妈临死前对我们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对 自己的家人说谎，家就不像个家。

**宋洁茹** 当然，如果说真话和撒谎有同样的好处，谁还用得着 撒谎?

〔彼德再次走出来。当他看见张谨的时候，便走上去 紧紧和她拥抱。

彼 德 我的公主。

张谨 彼德，你比上次我见到你好多了。

彼 德 如果我能够多一点儿酒和女人的温存会更好。

张 谨 彼德，我们中国人认为清心寡欲才有益健康。

彼 德 是啊，你哥哥就是个好榜样，你看他有多健康呀!我 的小公主，你今天又带什么好消息来了?

张 谨 今天的好消息是天下太平无事。 彼 德 这很值得喝一杯。(倒酒)

张 驰 彼德!

张 父 你让他喝吧。我也要喝一杯。彼德，咱们再干一杯。 (与彼德干杯)

**宋洁茹** 给我一杯。(倒了一杯酒，走到彼德面前)彼德，祝你 长命百岁!(一口喝干了，然后把杯子递给张谨)你 不想为彼德的健康干杯吗?

张 谨 我不会喝酒。彼德，让我亲你一下吧。

〔张谨走过来亲彼德。彼德还等着第二下，但张谨没 再 亲 。

**彼** **德** 显然一个老头子不能太贪婪。好，我还得去完成上 肥的任务。(边走边说)今天你们是约好全家到这儿 来吗?(下)

**张** **谨** 我们一家好久没聚了，嫂子对吗? **宋洁茹** 是我们两家。

**张** **父** 谨儿，你说彼德没问题是真的?

**张** **谨** 我带诊断报告和化验单来了，不信，你们看。(取出 几张纸)

张 驰 (一把抢过去，读)真的!(递给父亲)他还不会那么

快就死。真要感谢上帝! 张 谨 哥，你得感谢我。

〔张驰拍了张谨脑袋一下。张父看诊断报告。

张驰(掏出一张诊断书)洁茹，那你的这个诊断是怎么回

事?

宋洁茹 如果他真能像石器一样长命百岁，他就不需要这些 东西了。(指着氧气瓶)你们难道看不见他从外面进 这个屋都大口喘气吗?他快死了!

**张** **父** 人人都会死，可不想有人咒他们死。

**宋洁茹** (一把抢过诊断书，撕碎)可有人活着比死好受不了 多少，尤其是她还得替活死人卖命。(转身出去，临 行前扔下那个娃娃)

**张** **谨** (明知故问地)嫂子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

张 父 今天晚上我请客，大伙儿到泮溪酒家来，八点，你带 上老彼德。咱们为彼德健康庆祝一下，我也叫上文 物局的赵局长作陪。

张 驰 洁茹呢?她可不愿见赵守海。 张 父 算了!反正她也不想见彼德。 张 驰 您真惦着彼德吗?

张 父 这还用说，我和彼德是老朋友 — 张 驰 如果您希望……如果……

张 父 我要给你们钱，我不能看你们受苦。

张 驰 哎呀，我不是向您哭穷要钱。我希望您……您说欠

老彼德一家情……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张 父 我想我会考虑一下。

张 驰 好吧，好在老彼德不会这么快就死。

张 父 老彼德不会这么快就死，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是

你还得好好考虑我的提议。说好了，那晚上见。 张 驰 晚上见。

〔张父和张谨下。

〔张驰看着扔在地上的娃娃，拿起来放在桌上端详，

让娃娃出声。得知彼德没危险，他看上去挺高兴。 〔彼德进来。他使劲挺了挺自己的身体。

**彼** **德** 张驰，我们是不是朋友?

张 驰 你怎么问这个?你怀疑吗?像你这样一个又穷又老

又顽固的殖民鬼子，还能有别的朋友吗? 彼 德 你们全家来这儿，干什么?

张 驰 他们来看你。

彼 德 宋洁茹也来看我?

张 驰 她当过你的学生，怎么不该来看你?

彼 德 你不是朋友，你不对我说真话。我们去医院检查是 因为我有问题。你没告诉我，你不信任我，你不把我 当朋友。你不让我知道我还有多长的时间。可你没 权利这么做，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在最后的日子 里，我要好好安排，享受我最后的机会。你不能剥夺 我，你不能骗我这个老头，你这样做不对!不德道! 不……不道德!你可以离开我，如果你觉得我是个 累赘，你现在就可以走。你走吧，带上你的东西，我 不需要你。(大口地喘气，满脸通红)

张 驰 彼德，彼德。(扶住彼德) 彼 德 你走，你走。

张驰 对不起，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愿意相信。我不想 让你死，你是我在这世上最后的亲人。

彼 德 不是，刚才来的那一屋子才是。

张 驰 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我没 别的人，只有你一个亲人——你也一样。

彼 德 不对，我还有一个女儿，一个怪里怪气的女儿。

张 驰 但是至少现在，在中国我们是相依为命。你不是说

我们俩像初恋的少男少女一样一见钟情吗?

**彼** **德** 不可能。临死，我还不想变成同性恋，我还没做好这 个准备。

张 驰 彼德，相信我，我没骗你，你真的没事。我爸爸晚上 请客，他要请你吃饭，祝你身体健康。你要是信不过 我，你可以问随便哪一个医生。(指化验单)这是化 验单，感谢上帝保佑我这个健康的老殖民鬼子朋友。 (拥抱彼德并扶他坐在床上)躺下歇会儿。要不要吸 点儿氧气?

〔彼德摇头。 张 驰 好，躺下吧!

〔彼德又坐起来。

张 驰 怎么了?你想要什么?(见彼德指酒杯)不，你不能 再喝了。

彼 德 你为什么不跟我吵?对!你是个中国人，讲礼貌，能 忍耐，你是君子，不管自己心里有多难受也不能让自 己失态。哦，中国人，你们包在心外面的是什么?超 级装甲?他们来逼你回去?对吗?他们说你跟我在 一起没前途对吗?你对我说你的痛苦，把心里话告 诉我吧!哼，你只是可怜我这个老头，像给叫花子俩 小钱儿一样地施舍我。谢谢你，我的恩人。(躺下， 扭头不理张驰)

〔张驰在床上站了一会儿，正要转身走开，彼德拉住 他。

彼 德 对不起!是我错，我错了。你为我做得太多，我该说 谢谢。我也想为你做点儿事。你是个好人， 一个太 孤独的好人。

张 驰 (笑笑)一个没用的人。

彼 德 陪我坐一会儿。你不用怕，和我在一块儿，你不会有 太多的清闲时候。(喘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比 现在紧张得多。要是我像刚才发那么大火，你肯定 跑了!

张 驰 那时候心里没底，像夜里的耗子，听见动静就要跑。 彼 德 现在呢?

张 驰 至少不会被你吓跑。彼德，你为什么一直让我留在 你这里?

**彼** **德** 留在这里?没这回事。我会踢你屁股，让你跑，跟我 一样。我们是在一起赛跑，因为速度差不多，让你产 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挺亲密——我是开玩笑。但是 我的确一直在跑。当我决定离开英国到中国来的时 候，我女儿问我，爸爸你一生这么跑，不觉得累吗?

现在，我知道我跑什么!我跑自己。 张 驰 是离开自己，还是接近自己?

彼 德 都是。张驰，说真话，我快跑不动了。你和我在一起

的日子不会多了，以后你要一个人跑了。 张 驰 (沉默)——你给我的是别人给不了的。

彼 德 哈!那是什么?踢你屁股? 张 驰 镇定，永远准备着重新开始。

彼 德 嘿嘿，还不如说，永远准备不开始。就像弗罗斯特的 那首诗：《The Road Not Taken》——中文你怎么说?

张 驰 《另一条路》。 彼 德 (点头，背诵)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张 驰 ' (拿起床边的诗集翻开)你干吗只背最后一段?前面 还有三大段呢。

**彼** **德** 这才是全诗的精髓。你手里的那个集子是怎么译 的?

**张** **驰** (念)很久很久以后，

我会在一个地方唉叹着， 谈起这么一个故事：

路在树林里岔开，

而我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岔路远去—— 这就是一切。

彼 德 这是谁译的，这么恶心! 张 驰 是我。

彼 德 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张 驰 彼德，你们这些老鬼子们是不是都特别爱故弄玄虚? 我觉得弗罗斯特像你一样喜欢骗人。过去你面前摆 着两条路的时候，你没贪心过?弗罗斯特在第一段 里承认，他因为不能分身同时走两条路，才选了一条 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路走。为什么到最后这段，这 种无法两全的无奈却成了自觉选择的美德了呢?说 到底，人老了，就剩下怎么安慰自己没白活这点儿臭 面子事了!

彼 德 年轻人连有两条路摆在自己面前都不知道，就觉得 一条道跑到黑有理。是不是?

张 驰 又打平了。

〔张驰伸出手和彼德握住。彼德和张驰一起笑了。 张驰发现彼德握住他的手越来越紧，而且深情地凝 望着他——

张 驰 想要什么,彼德?酒?好，最后一杯。(去倒酒) **彼** **德** (躺下，把书抱在胸前)上帝保佑你 ……

〔张驰倒酒回来，彼德已经死了。

张 驰 彼德，彼德……(不知所措，趴在彼德胸口听了听，站 起身)

〔彼德身上的诗集掉到地上。 〔 幕 落 。

**第** **二** **幕**

〔一个月后。地点仍旧是彼德的房间，所有的架子上 全都用白色的布盖上了。

〔幕启时房间里没点灯。张驰用投影机在白色的布 上打出老彼德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凯茜在看。

〔照片：一个儿童的头像。

张 驰 彼德三岁的照片。 〔照片：一幢大房子。

张 驰 彼德出生的这幢房子，去年我和彼德去长沙，又找了 一次，没找到。

〔照片：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外国男人，站在一个教堂 前 。

凯 茜 我祖父。

张 驰 这是他死前最后一张照片。 〔又一张照片是一幢医院。

张 驰 这是他的医院。这个医院还有，是长沙最早的西医

院 。

〔照片：古城墙。

张 驰 一百年前的长沙。

〔大火熊熊、硝烟冲天的照片。

张 驰 五十年前抗战时的长沙。

〔年轻的彼德站在一辆卡车前的照片。 张 驰 彼德在滇缅公路给中国战区运送物资。

〔一张彩色照片：彼德在课堂上讲课。

张 驰 抗战胜利后他回英国了，那以后的事你应该都知道 了。他八四年再来中国，这是他讲课的照片。

〔灯亮。张驰、凯茜坐在那张床上。凯茜是一位年近 四十岁的妇女，但长得很漂亮，有一股子野气。

凯 茜 你们两人的照片呢?

张 驰 没有。我和彼德从来没合过影，有也是和其他人在

一 起 。

凯 茜 在哪儿?

张 驰 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我印象中有和彼德还有别的 什么人在一起的合影。

〔墙上彼德和张氏父子的照片没有了。 凯 茜 你们在一起呆了多长时间?

张 驰 我和彼德?四年。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谁也没觉 得另一个人会离开，一个人走，所以就没想要拍照

片。不过即使你有照片，又有什么用呢?

凯 茜 啊，我只是想多知道一些彼德在中国做的事。

〔张驰跳下地，想掀开那些白布，凯茜止住了他。 张 驰 这些 … …

凯 茜 我不想再看了。

张 驰 你临走前还想看什么?

凯 茜 不知道，可能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了。我一直在想，彼 德的最后几年，一直在挖掘一万多年以前的中国，这 个中国早已经消失了。这很有意思。他在找什么?

张 驰 凤岗那块地会被保留下来!我绝对有把握它会保留 下来。(很做作，为了掩饰给自己倒了杯酒)你还要 吗?

凯 茜 不，谢谢。那是你们的事。你知道，他六十岁那年来 中国时，和我母亲离婚了，而且根本没跟我们告别， 只留下了一封信，上面是弗罗斯特的一首诗。也许 那信只是写给我的，因为在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自甘堕落，选择了写诗和游荡的生涯。

张 驰 《The Road not Taken》——弗罗斯特的《另一条路》。 凯 茜 你怎么知道?

张 驰 猜的。临终前，我们还一起读了这首诗。

凯 茜 ( 背 诵 )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 … " 张 驰 你们俩读诗的表情一模一样。

凯、茜 这第一句中文怎么说?

张 驰 “那条路在秋林里岔开…… ”

凯 茜 啊!彼德是在1984年秋天里离开的家。这条路是

在1948年秋天分岔的 … … 张 驰 你是说 ……

凯 茜 对，他是回到五十年前的岔路上，走他没走的那条 路。他挺幸运还能找到他错过的生活。彼德爱中 国，这是他的命运。至于他干什么并不重要，他想在 中国结束自己的一生。噢，彼德给我的信里常提起 你。他说你想做个艺术家，学过画画，写过音乐和歌 曲，后来却放弃了，开始写诗，还翻译外国诗。他还 说你的家庭不太接受你。

张 驰 我也在另一条路上，可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下 去 。

凯 茜 至少你到七十四岁之前还可以选择许多次。只要有

一次对了，就行了。即使都错了，你也可以像弗罗斯 特那样，把你一生的错误，说成是不同凡响的信念的

*产物。*

张 驰 但是，做一个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时间让你选择。 更可怕的是，我们从不宽容普通人的错误。

凯 茜 你是说，你们不想选择，是怕犯错误?

张 驰 我们的世界要复杂得多!没有一个一劳永逸解决问 题的方法。

凯 茜 在我看来这是借口。我只接受一种复杂性，是艺术。 伯尔赫斯说：“没有一个词或者作品是简单的。因为 每一样事物都包含了宇宙，而宇宙最明显的特征就 是复杂。”所以我们这些艺术家有了存在的价值，因 为复杂的世界需要并且允许幻想存在。后面这句话 是我加的。其实，想做梦不需要理由。

张 驰 人单靠梦想，怎么能生活下去呢?

凯 茜 没有梦想，人怎么能生活下去呢?你知道彼德这个 名字的意思吗?

张 驰 是耶稣的一个门徒。

凯 茜 在希腊语里是“石头”的词根。《圣经》里记着彼德说 过这样的话：我要在我这块石头上造一座上帝的城。

张 驰 他可以做梦，因为他不是中国人。他在这儿没有家 庭，没有义务，没有压力。

凯 茜 你说得不错，很少有人能把梦作为自己生活的源泉， 因为那样没什么未来。西方人也都很实际。彼德是 个例外，他梦想在中国造一座新的上帝之城。城没 造成，但他有了你。我为彼德能遇到你感到高兴。

我敢肯定，彼德和你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他是无法在 英国获得这样的晚年的。

张 驰 你知道你祖父怎么死的吗? 凯 茜 啊 ?

张 驰 彼德没告诉过你吗? 凯 茜 你为什么提这个?

张 驰 彼德的“上帝之城”里不尽然是幸福。

凯 茜 是。彼德说过祖父被杀的那件事，好像是他收养的 一个孤儿干的。

张 驰 (紧张地给自己倒酒)他没告诉你，那孤儿是谁吗?

凯 茜 没有。他完完全全接受了。我还记得他对我说起这

件事时的表情。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在内 心深处感激这个人，他要把他当作终身知己。

张 驰 彼德感激杀父仇人?为什么?

凯 茜 他说，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只是他还没有行动的勇 气。

张 驰 我不明白——那可是他的父亲。

凯 茜 你知道，我们有句话：你无法选择你的亲属。对你无

法选择的东西，你没有义务。 张 驰 那是什么信仰呢?

凯 茜 再也不能过祖先那样的生活。我能想像。彼德无法 像祖父那样把中国当作一片野蛮的土地，为传播上 帝的福音，把医术当作攫取人灵魂的工具。他用自 己的眼睛看到的现实，让他放弃了那个自欺欺人的 天国梦。他对我说，要不是日本人来了，他会自己动 手杀死他父亲。他说：“杀死父亲是为了拒绝遗产。” 这个想法让他如痴如醉。那是他的时代精神。我不

相信他真会那样干，但是彼德为抓住自己有时会不 惜一切。彼德经常对我说，记住蒙田的话：“我们个 人愿望的产生和滋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人为代 价的。”所以，我始终相信彼德早就为抛弃我们做好 了准备。

张 驰 你恨他吗?

凯 茜 这感情太奇怪，又爱又恨，所以我来了。但是现在我 觉得我们已经和解了，因为我感到我身上也藏着一 个彼德，真难以想像。但是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我要 谢谢你，我万分感激你在中国陪着彼德。我也想报 答你，你来英国读书吧。彼德来中国前留给我一笔 钱，我一直没用，送给你。留学对你将来翻译和写作 或许有帮助。你不必现在就做决定，任何时候你来 都行。

张 驰 杀死父亲是为了拒绝遗产……(陷入了沉思) 凯 茜 好了，想不想出去走走?

张 驰 杀死父亲是为了拒绝遗产……

〔凯茜走出门外，突然撞见张谨。

凯 茜 啊，你好!你干吗站在外面不进来?

张 谨 (有点儿尴尬)我……我怕打扰你们谈彼德。

凯 茜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你进来吧。我现在想出去走走。

张 谨 要我陪你吗? 凯 茜 不用，回头见。

张 谨 别走太远，一会儿文物局赵局长要来看你。 凯 茜 谁?(耸耸肩下)

张 谨 (进屋，有意坐到张驰身边)哥……喂! 张 驰 嗯?

张 谨 彼德死了快一个月了，嫂子还没打算接你回家?

张 驰 我在这儿给凯茜做个伴。她第一次来中国，也许也 是最后一次。

张 谨 嫂子对你可真放心。

张 驰 我有什么让人担心的呢?

〔张驰取酒，脚下有点儿不稳。张谨要扶他，被他挡

开 。

张 驰 没事。你想喝什么? 张 谨 除了酒你还有什么? 张 驰 自来水。

张谨哥，我记得你过去不喝酒。

张 驰 你还记得你哥哥有什么优点?

〔张驰晃晃瓶子，没酒了。张谨掏出一瓶酒递给他。 张 驰 你怎么想起买酒送我?

张 谨 本来是想送彼德的。哥，最近嫂子真没来看过你吗?

张 驰 你们生意人都一样，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你有什 么事?

张 谨 看看你不行啊?瞧把人说的，把酒还给我。 张 驰 好好，我错了。

张 谨 我们是一家人。说实在的，哥，我有时真心疼你。

张 驰 谢谢，我挺好。……不不，我的意思是有人惦着挺 好。

张 谨 哥；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你能坦白地告诉我吗? 张 驰 我没秘密。你问吧。

张 谨 你为什么不和宋洁茹离婚?—算了，这种事不该 我 问 。

张 驰 不不，你问，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张 谨 我不明白，你们四五年了这么分着，可始终不离，到

底是怎么回事? 张 驰 缘分未尽吧。

张 谨 你们之间还剩下什么?感情，性，家庭生活? 张 驰 你认为婚姻里就这些吗?

张 谨 还有什么?你们该不会订了什么契约吧? 张 驰 我穷光蛋一个，谁跟我订合同?

张谨 这我就不懂了——是宋洁茹不想离?

张 驰 你今天是闲着无聊，来关心我们夫妻生活?

张 谨 你以为谁爱管你们的闲事，我只觉得你可怜。哥，我 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怎么样?

张 驰 干什么?你怕我一个人寂寞?我也挺忙，只不过没 钱 挣 。

张 谨 哥，你为谁这么守身如玉?人家不领情。你想知道 我嫂子的浪漫史吗?那可是四十集连续剧题材，今 天肯定讲不完了。

张 驰 讲。我正想受点儿启发，好知道我老婆身上还有多 少可取之处。(倒酒)讲啊!昨天我翻老彼德那些杂 志，那上面说，如果你对一个女人厌烦了，最好去看 看她怎么跟别人做爱。

张 谨(静了片刻)哥，你真要走吗? 张 驰 去哪儿?

张 谨 去英国留学。刚才你和凯茜不是正谈这事吗?

张 驰 我还没打算做个丧家之犬。也许我还要继承咱们家 的产业呢……

张 谨 爸爸跟你说了他要退休的事吗?

张 驰 而且还三顾茅庐请我出山。我跟他说三顾茅庐恐怕

不够，他得七擒孟获。 张 谨 你答应了?

张 驰 (装疯卖傻)我正考虑。这可是从天上掉下一块大馅 饼，“啪叽”掉我头上了。你说我去英国干什么?有 钱在哪儿都是天堂。腾跃公司到底有多少资产?我 现在天天琢磨这事。 一旦我接手了，该怎么花那些 钱?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我口袋里从没装过超过 一千块钱。我真想体验一下口袋里揣着一万到处转 的心情。你说给你一万，让你一天都花出去，是不是 也是个负担?

张 谨 哼!我买一套衣服，再上趟美容院，恐怕还不够。 张 驰 我开始动心了。

张 谨 哥，你根本就不知道咱家有多大能量，你要知道不会 不动心。我经常一个人开着我那辆敞篷的“宝马”, 绕着这座城市转，一边开一边对我自己说：这是我们 的工厂，这是我们开发的别墅区，这是我们参股的高 尔夫球场，这是我们公司的摩天大楼。下个月，我们 要把这座山炸掉填到海里去，明年我们要在长洲岛 造一座侏罗纪公园。我还有个愿望，就是办一个高 档的产科病院，让产妇们像在自己家一样生小孩。 哥，我不是咱们家的老大，有些事我还想像不到。不 过我知道咱们家非比寻常。哥，我听别人提到咱们 家，哪怕是因为妒嫉，眼里都透着馋劲儿。你知道当 我介绍自己时，每次都尽可能压低声音，慢慢说出来 —-那时你能从他们握你手的动作和时间上知道对 方想和你拉上关系，交个朋友。有这样一个家做靠 山，在外面你会觉得安全。无论走到哪儿你都有面

子，有人买你的账。这就是每次我说咱们家时，心里 冒出来的感觉。你以后也会有这种感觉的。这要比 你一个人喝闷酒可过瘾多了。

张 驰 (手开始发抖)你们一个月给他们多少钱? 张 谨 谁 ?

张 驰 打工妹。

张 谨 不少，全市最高的，大概一千。

张 驰 难怪有人卖淫。 张 谨 这挨得上吗?

张 驰 你坐着，我得去歇会儿了。

张 谨 你又要上你的笼屉里躲着去?

张 驰 哼，我还能去哪儿?你的高档产房?

〔张谨挡住张驰。 张 驰 你干吗挡着我?

张 谨 你不跟我说实话，我不让你去。 〔张驰推开张谨。

张 谨 我拔电门。(开关着投影机，冲着张驰微笑) 张 驰 你让我说什么?

张 谨 你要走。你想去英国! 张 驰 没这回事!

张 谨 你骗我。我要惩罚你。

张 驰 你别跟我闹。我真需要放松，你看我的手。 张 谨 你真打算接爸爸的班?

张 驰 你们不都这么希望吗? 张 谨 那你要答应我几件事。 张 驰 你说。

张 谨 你要承认你是这个家的人。

张 驰 我有别的选择吗?

张 谨 爱这个家，爱咱爸，承认我们做的有价值，承认你爱

钱，为钱你可以做出任何牺牲。 张 驰 没人敢说“不”。

张 谨 忘掉彼德，不再嘲讽，不能醉生梦死。恬不知耻、趾 高气扬、吆五喝六都可以，但不许让我们提心吊胆， 像你对宋洁茹，说走就走，连招呼也不打。你要让我 们知道你的心，知道你把它交给了咱们家，愿意咱们 家兴旺发达。你要对咱妈的亡灵发誓，你不会做伤 咱们家心的事，永远忠于她——

张 驰 行了，我的天哪!一口一个家——那是家?那是个 公司，我的小姐!我可受不了在一个家里，有人干一 个月挣的钱，还不够另一个人上一趟美容院花掉的。 别让我效忠这种事业，你愿意你去，我不属于你那个 家。

张 谨 (笑)这才是你，贼不打三天自招。啊，哥，你还是去 英国吧!

张 驰 你干吗盼着我走?

张 谨 这个世界你一天也呆不下去了，你自己也清楚。你 犹豫是想着宋洁茹。可她真向着你吗?你看她怎么 对彼德---这几天她上下活动，要把凤岗那块地从 文物局的手里夺回来。她铁了心要让推土机碾碎老

彼德的梦，也是你的梦。 张 驰 彼德死后我不再有梦了。

张 谨 而且，她还在不断地逼咱爸退休。 张 驰 洁茹?不会!

张 谨 爸没说他退休后想去干什么?

张 驰. 他想去唱戏。他跟阿向叔说过，他愿意进他那个剧

社 。

**张** **谨** 你觉得咱爸，一 生都宁做鸡头、不做牛后的人，老了 会甘愿去到一个业余的戏班子里当个跑龙套的吗?

张 驰 那可说不准。谁规定人活一辈子，不能干点儿让别 人意想不到的荒唐事?

张 谨 只有你这种人才相信这种无聊的理由。 张 驰 我都糊涂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张 谨 哥，你像咱妈，是个善良的好人。 张 驰 唉，废物才这样被人恭维。

〔张谨掏出一包烟，让张驰。张驰摇头。

张 谨 (吸烟)你去上笼屉里躲着吧。哥，人家蒸桑拿是图 有小姐给按摩，你天天在自己家里蒸图什么?

张 驰 那是我的巢穴。只要一闻见潮乎乎、热烘烘的蒸气 味，我就觉得回到家了——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张 谨 你神经出毛病了，都是跟老鬼子待的。哥，我觉得你 一生没遇上好人，开始是宋洁茹，后来是老鬼子。

张 驰 咱爸呢? 张 谨 咱爸?

张 驰 他从不洗桑拿，他不需要放松。这样的人不可怕吗? 张 谨 我可不怕。哥，要说我是有点儿恨他。爸他只偏心

你一个，我真妒忌你。其实我爱那个家也没用，我得 不到它。

张 驰 别难过。等我死了它就归你，而这随时都可能发生。 张 谨 爸没提第二个接班的人选吗?

张 驰 我建议他考虑洁茹。

张 谨 (大张眼睛)哥，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你忘了，在馈

赠爱情玫瑰花之前，你没有在花园里当过一天园丁! 〔张驰直视着张谨。

〔张父和赵守海上。张谨赶紧熄灭香烟。 张 父 哎，凯茜呢?

张 谨 我告诉过她赵局长一会儿来看她，她出去散步了。 **张** **父** 赵局你坐，随便坐。

**赵守海** 这就是彼德的家?没想到这么简单。(拍拍箱子，意 思是：“他就睡这儿?”)

**张** **谨** 我们都管这儿叫博物馆，石器博物馆。彼德和我哥 是新旧石器时代的活化石。

**赵守海** 他叫彼德?在希腊语里就是石头的意思。我早就听

说有个外国人搞考古，挺奇怪的，一直想来看看。

张 父 哎，看不看也没什么关系，这些破瓶子、烂罐子没 一

样能用。我倒是有一批古董想请你帮我过过目，是 头些日子在文物拍卖会上买的，都是磁器。你知道 我过去是厨子，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可最近听说 日本人又研究出来中国菜过去还讲究“器”,就是吃 饭用的家伙，而且专门著书立说把历史上宫廷的餐 具全数叨了一遍。我这回买的就都是皇上用过的家 伙，有乾隆的、道光的。我也不太懂，反正说是官窑 的，有两大箱子，(指着彼德的床)对，这么大，还没开 箱呢。哪天你帮我看看买得值不值。

赵守海 好，我去开开眼。(对张驰)张驰，我真不好意思跟你 说：这间房子，我们买不起。房主听说政府要收购， 把价提得太高。不过我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你看行 不行：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我们局可以专门安排 两间屋子存放，算个纪念馆吧。而且我们已经跟《考

古研究》杂志说好，给彼德的挖掘专门发一期特稿， 纪念一下——毕竟一个外国人，毫无所图地自己出 钱出力，挖掘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很不容易呀!可 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我们文物局不像其他政府部 门，我们是个清水衙门，太穷了。

张 驰 赵局长，我知道我的要求有点过分了。我只是不愿 意这么快就再也找不着彼德了。

赵守海 不，不能算过分，只是我们力量有限。

张 父 儿子，你为什么不跟你爸爸提呢?我可有的是力量。

你想不想看看你爸爸拥有多大力量呢? 张 驰 我知道。

张 父 不，你不知道。(掏出无线电话)喂，阿龙?你把我办 公室的那两个箱子搬来。什么?哦，我在彼德这儿。

(合上电话)赵局，你们那里一年的行政经费有多少? 赵守海 大概加起来不超过六十万，不算工资。

张 父 我再赞助你六十万，你能成立个研究会专门研究一 下我们这地底下藏着什么吗?我可不想下次花那么 多钱买一块地，还没盖房子，先给你们文物局挖两年 破烂儿。

赵守海 六十万恐怕不够。

张 父 够了。六十万能办一个厂子，养活几十号工人。地 下的东西不消耗什么,它们就躺着，不吃不喝，也不 用穿名牌- -你只需点儿胶水和放大镜，就能把它 们拾掇得像模像样的。(掀开架子上蒙的白布的一 角)看看，老彼德就是这么干的。你蒙不了我。这东 西不值钱，可也费不了太多钱。就是这么回事。不 值钱的东西，没法找人多要钱，就是这么个道理。你

看看这些玩艺儿，它们挺讨人喜欢，黑不溜秋的，像 非洲的那些娘们儿，泰国也有。没用，可真好玩。赵 局长，咱们就这么定了，我给你们钱，这也算是帮助 精神文明。

赵守海 行啊，反正总比没有强。

张 父 哎，这才像句话。出钱的人永远不喜欢听的两个字 就是“不够”。

〔外面有小伙子喊：“张总!” **张** **父** 他们来了。

〔阿龙和几个小伙子搬着一只沉重的大箱子进来，放 下 。

张 父 (吩咐阿龙)打开。 〔阿龙打开箱子。

张 父 (突然发现有一个盘子碎了)阿龙，怎么碎了一个? 阿 龙 我们一直轻拿轻放的，不知道怎么……

张 父 幸好，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拿出一个盘子，送到

赵守海眼前)你是专家，看看值多少钱。 赵守海 这是吉州窑的，不是官窑。

张 父 我上当了?他们可是说都是官窑的上品货，供皇上 用的。国家的博物馆也骗人?

赵守海 不错。虽说不是官窑，可这种木叶天目的盘子确是 供皇家的，而且只有北宋不过二百年期间在江西吉 安出产过。后来这工艺失传了，剩下的可以说都是

绝品。

张 父 值多少钱?

赵守海 难说，至少要十七八万吧。

张 父 阿龙，你现在欠我十七万五，听好了!(突然让手中

的盘子跌到地上摔碎了) **赵守海** 你 — —

**张** **父** (看看张驰又看看赵守海)阿龙，再拿一个来。

〔阿龙又拿出一件瓷器。张父把它递给赵守海。

**张** **父** 你看看这个。

**赵守海** 这是明朝的青花。 **张** **父** 值多少钱?

**赵守海** 这个便宜一点儿，大概一两万。 **张** **父** 哦!(伸手过来拿)

〔赵守海犹犹豫豫地递给张父，张父又扔地上了。 **赵守海** 张总，你这是……

张 父 这叫碎碎(岁岁)平安。过去家里死了人都要摔盆打 碗，这回彼德死了，我挺堵心，毕竟我们五十多年前 就认识了，我得有个表示。

**赵守海** 可你不能换个方式吗?这……太可惜了!

**张** **父** 我用这个方式最合适不过。你知道吗?当年在长沙 我给彼德他们家当厨子，我打了一个碗，当时有个管 家，是个印度人，用棍子打了我一顿，还罚了我六个 月的薪水。阿龙，再拿一个来!

赵守海 我不看了。

张 父 嘿，这儿贴着价呢!八千。一个小碗值八千，放屁。

(又要扔) 张 驰 爸爸!

张 父 嗯?儿子，你想说什么? 张 驰 太丢人了!

张 父 哦，你们谁还干过这种丢人的事吗?没有对吗?儿 子，这就叫力量。有人能干特别丢人的事，可别人不

能，这就是力量。你也可以拥有这个权利，给，你也

能有像你爹这样的力量。(把那小碗递到张驰面前) 张 驰 我不想要。

张 父 (又摔碎了这个碗)看来它不值钱，我儿子看不上它。 那个印度管家用那么粗的棍子打我，打得好!要不 是他，我还不知道这世上有碗比人值钱的道理。阿 龙，把那个箱子也搬来，让我儿子挑，让他挑。我想 知道他到底看上的是什么?

〔张谨走过去，拿出一个盘。 张 父 谨儿，你要干什么?

张 谨 我想在您把这些碗都砸碎之前拿一个我喜欢的。 张 父 放回去!这是我和你哥之间的事。

张 谨 您的一片苦心怕是会像这些躺在地上的碗。 张 父 什么意思?

张 谨 白糟践了。 张 父 嗯 ?

张 谨 我哥哥他已经插上翅膀，就差什么时候一飞冲天、杳

如黄鹤了。

张 父 (问张驰)你想走? 张 驰 是的。

张 父 去哪儿? 张 驰 还没想好。

张 谨 爸，这个盘子上都是凤，给我吧! 张 父 放回去。我说了，让你放回去。

张 谨 (把那只盘子扔进箱子里砸碎了)我把它放回去了。 哥，祝英国旅行愉快!(很轻松地离开了屋子)

赵守海 (也觉得自己再继续呆下去有点儿多余)张总，我还

有点儿事先走一步。告辞告辞!(临走前出于职业 的好奇心还向箱子里瞄了一眼)

张 父 明天我就把支票给你。

**赵守海** 啊?——哦，谢谢。(下)

〔阿龙还站在一边，因为董事长还没吩咐他离开。

张 父 阿龙，你出去。

阿 龙 董事长，您没事吧?

张 父 我和我儿子呆在一块儿能有什么事?快滚! 阿 龙 好的，我就在外面的车里等您。(下)

张 驰 … …(想说什么)

张 父 (举手止住)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见面?彼德死了快 一个月了。

张 驰 我也要找个合适的时间。

张 父 ……我说，儿子，我们之间，照你看还有没有一个能 谈谈的话题呢?

张 驰 爸爸，您希望谈的话题是什么?

张 父 难道我把公司交给你是想害你吗?假如你不叫张 驰，也不是你妈和我惟一的儿子，假如你不是穿开裆 裤骑在我脖子上撒尿的小金牛，你以为我还会这么 对待你吗?像阿龙，对我忠心耿耿，我局完屎让他给 我擦屁股，他都不会皱眉头，可我还会让他赔我十七 万五。阿龙比你小三岁，按理说，小应该关照点儿， 至少该宽待一点儿，可我从来就没有心软的时候。 在厂子里那些可怜巴巴的小女工，十八九了，发育得 还不如你妹妹十三岁时结实，我也只有心情特别好 时，才发她们点儿红包，意思意思。可每次见到你， 那心里就不一样，真是疼你爱你，想搂过来胡噜胡噜

你脑袋。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我的心，线的另一 头在你手里，你拉一下我就疼一下，可你不拉它我就 空空的，像什么都没有一样。你知道我这一辈子酸 甜苦辣吃遍了，挨打、受气、造反、革命、当官听话，为 了什么?就是想让儿女不再活受罪。庆幸啊!我觉 悟得早，从官场上退出来做生意。妈的，现在当官的 人人都做生意。当初，我也傻得可爱，觉得当个党的 干部，得有理想，而且手脚要干干净净的。既然我不 信宣传的那一套了，就干脆别骗人，奔钱去就是了。 一根筋——我现在承认我脑袋不算最灵活的，可至 少有一样好处，不用说大话使小钱，口是心非。直到 现在我才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为子女挣下了这 份家业。现在我要趁自己还没死之前好好培养培养 你。老彼德的死给我的教育太大了，说不定哪天我 也奔云雾山庄去了。

张 驰 到那时候我可不给您出殡：您这分量，我扛不动棺 材 。

张 父 哼，我看你怕到时候会高兴得蹦起来。你早就盼着 自由早日到来了，对不对?

张 驰 让我说句实话：我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那样我就 真轻松了。

张 父 你讽刺也没用，这回我不会放过你。 张 驰 我也没想过逃跑。

张 父 你已经没地方跑了。哎，儿子，我实在不懂你想干 吗?你看你才三十一岁，背倒开始驼了。可你身上 压过什么重东西， 一百斤的米袋子你背过吗?年轻 时，你爹一扛就是四包。现在我都六十八了，还是昂

头挺胸走路。可你天天耷拉着脑袋，愁眉苦脸的。 你的脑袋太重了，它把你害了。唉，如果能换的话， 我倒情愿你装个猪头，它可是天天笑呵呵的。

张 驰 那样我真不知该怎么感激您了。

张 父 放他妈的狗屁!是我想感激你，想感激我那个看不 上他爸爸 一 生苦挣苦斗的不肖子孙!(喘了 一 口气) 有烟吗?

〔张驰摸了一下身上，就要去找。 张父算了，医生不让我再抽了。

张 驰 您什么时候看过医生?您从来不上医院的。怎么回 事，您病了?

张 父 (摆摆手)给我口水喝吧。

〔张驰递给父亲一杯酒。 张 父 我不要酒。

张 驰 我只有这个——或者喝自来水?

张 父 算了。我听说彼德得了癌，想想我这辈子做了这么

多坏事，肯定有个什么恶病。 张 驰 查出什么了吗?

张 父 他妈的什么毛病也没有。哈!你真要去英国吗? 张 驰 不知道。我乱糟糟的。

张 父 你不能喝这么多的酒，脑子会喝伤的。我知道你难 过，彼德死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你可以开始 实实在在地做人了。你不小了……哦，我说得太多

了，该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张 驰 咱家到底有多少钱?

张 父 你想知道这个?这容易!你真想知道? 张 驰 您劝降日本鬼子时，也得给人开个价吧?

张 父 有两本账。一个是说给别人听的，一个是自己心里

的数，这两个我都告诉你，嗯?你真的想知道吗? 张 驰 真的。

张 父 我们对外说有四五千万，实际上我们有将近三亿。 是票子，不算房产和物业。

张 驰 我不在家这几年，你们挣这么多钱!怎么来的? 张 父 反正不是抢来的，都是合法挣的。

张 驰 难怪有人要修改宪法。您赚这么多钱想干什么?

张 父 这话问的!挣钱干什么,挣钱就为挣钱呀!俗话说 钱生钱容易，人生钱难。

张 驰 您现在觉得挣够了，所以您想玩票唱戏去?

张 父 够?哈哈，人这种东西，是个怪物，有多少拿多少永 远没个够，一直到死，能扒拉什么就扒拉什么。昨天 看报纸，说美国有一个老头死了一个月才被人发现， 在他住的房子里堆了二十多年的旧报纸，都是他捡 的。他是个财主，光股票就有几千万美元，可临死前 还去街上捡旧报纸存着。人这东西，他妈的，就是这 么怪，有了的就不会嫌多，存、存、存，别人的永远也 不保险，国家的万能保险公司也不行，就靠自己存。 这不是钱包和存折问题，是另一种保证。

张 驰 像故事里说的，蚂蚁一声不吭地往家里运粮食，而 蝉，整个夏天都在歌唱。

张 父 对!结果，蝉在冬天里饿死了。

张 驰 爸，您六十多年天天都在为那个冬天担心?心里没 想过别的?

张 父 别的是什么?

张 驰 比方说，您没想过，去爱一个女人?

张 父 爱?儿子，你妈可不是因为爱我才嫁我的，我也不是 因为爱她才娶她的。你爹过去可不是说书的，没功 夫上演“大西厢”。

张 驰 可您说和向叔去唱戏是怎么回事?您不想退休，就 别赌气。真有人逼您吗?

张 父 啊?哦，你向叔，他，你不知道?我想给他钱，他不 要，所以我说参加。要说有谁逼我退休，有：彼德!

张 驰 彼德?

张 父 不瞒你说，我最近时常心里烦，就是老彼德死前后这 一段儿时间。嘿，刚开始赚钱我美，简直就跟你妹养 的那条墨西哥无毛狗似的，天天蹦高。可后来，就觉 得有点儿别扭，好像有人借了你的钱想赖账。我那 天到凤岗，就是彼德死的那天，坐在你们挖的那个大 坑边上，朝那里边看：土把一切的一切全都埋了，不 管你有什么,有多少，它们都成了黄土。在这件事上 你能有什么保证呢?儿子，这事可不那么简单呢!

张 驰 您觉得有人骗了您?

张 父 是的!

张 驰 做个再优秀的蚂蚁，也逃不过真正的冬天。

张父对!真他妈的不要脸!我哭了。我想起你爷爷，你 奶奶，你妈。嘿!我那天真不要我这张老脸了!我 像个让人一把抢走了嘴里冰棍的小孩，哇哇地哭。 后来是个巡逻的民警把我送回来——怎么能这样 呢?儿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回到 家，那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我一辈子从没低过头， 没求过人。这次也不能，我不会轻易放弃的。死吓 不倒我，因为我运气好，在我临死前老天爷赐给我一

个宝贝，那就是你，我的儿子。想到这儿我又放声大 笑起来——儿子，你就是我的救星!

张 驰 您的意思是希望我接着做一个蚂蚁吗?

张 父 你不用，我已经做得够好了。你愿意做个蝉也没关 系，只要守着咱的家业唱歌就行了。就像老彼德的 破瓶子、烂罐子一样，只要它在你手里，我就跟彼德

似的，死了也活着。这叫什么?永垂不朽! 张 驰 就是说您自己决定退休?

张 父 对，咱们家也不能搞终身制。我也要培养一个接班 人，把咱们这个家族公司整得兴旺发达，进世界前十 名首富的行列。凭什么大陆中国人就得仰人鼻息!

张 驰 可您为什么不把它交给一个各方面看上去都合适的 人呢?

张 父 你说的是谁?

张 驰 ……反正我不合适。

张 父 你是说洁茹?洁茹这孩子我是特别中意，要是她真 是我女儿，就没二话。

张 驰 我去跟她说。 张父 你别走题!

张 驰 咱们什么时候定了一个范围了，只能谈我? 张 父 那我预皮赖脸跑着干什么来了?

张 驰 好吧!您就继续说吧! 张 父 该你说了。

张 驰 我已经说了!

张 父 你说什么了?我可什么都没听见! 张 驰那是我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

张 父 你不要?

张 驰 我不要什么?

张 父 你不要你爸爸一生的心血?

张 驰 您给我的我已经全部拿走了，剩下的不是我的。 张 父 我们谈点儿别的吧——儿子你信什么?

张 驰 信 ?

张 父 比如你媳妇，开始信上帝了。

张 驰 我……不知道。 ……我愿意人人说实话，也许那样 就容易判断该信什么了。

张 父 那你说老实话，你为什么老想躲着我们?

张 驰 其实挺简单，像宋洁茹说的，我想逃避现实。

张 父 为什么? 张 驰 谎言太多。

张父你和洁茹怎么样?她也对你撒谎?

张 驰 不，我们俩很真实，我们承认关系一般化，和大多数

中国夫妻一样，不好也不坏。

张 父 所以就在一个城市里两地分居?

张 驰 这只能说我们比大多数夫妻更诚实坦白，不是貌合

神离，同床异梦。 张 父 是异床同梦。

张 驰 您什么时候也开始学习幽默了?

张 父 我是认真的。你们两个还不离婚，说明就能做同一 个梦。你能告诉是什么梦吗?

张 驰 至少在情理上，您不会剥夺她在这个公司的权利吧? 张 父 你媳妇也是这么想吗?

张 驰 洁茹怎么想，我不管。反正我是这么想。 张 父 你以为把公司交给洁茹，她会接吗?

张 驰 会的!她能让全世界的小孩一人抱上一个娃娃。这

是她的梦想。

张 父 可我想知道你的梦想! 张 驰 看 。

张 父 看?我们别再绕圈子讲话，要直来直去。 张 驰 我一直都很坦白。

张 父 你想让我怎么做?

张 驰 您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骂我一顿呢?我越来越得意 地发现我是这么受宠爱，大概现在我去杀个人，您也 会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而且会买一个人替我去顶死 罪。您还没发现我在利用您对我的感情折磨您吗?

张 父 我说儿子，咱们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张 驰 我想也是。

张父彼德能给你多少? 张 驰 什么?

张 父 钱!你做他的儿子，他给了你什么? 张 驰 我是您的儿子。

张 父 我能给你的是个天堂，彼德给了你什么? 张 驰 他给我另一双眼睛。

张 父 可我给了你一条命。 张 驰 谢谢。

张 父 儿子，你得明白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以后的日 子可是你自己挨着。我真不明白，我用我的热脸贴

你的冷屁股干吗这么上劲儿! 张 驰 我明 白：您就我这一个儿子。

张 父 那是你小子造化!我琢磨不透，我老了老了倒要死

皮赖脸求你这个小王八蛋。 张 驰 您懂得幽默了。

张 父 你真觉得你能这么混下去吗?彼德已经死了!

张 驰 他活着的时候，我已经学会怎么独立生活下去了。

张 父 独立?你靠什么混那一天三顿饭? 张 驰 ……我?……我可以写 … …

张 父 哦，写——那你这一个月都写什么了?也许我现在 连中国字也看不懂了，全市的大刊小报上哪有阁下 的尊姓大名?

张 驰 (恼怒)我现在没心情。

张 父 儿子，你别喊，你的秉性我知道。你妈临死的时候嘱 咐我，给你找个能干的媳妇，她知道你靠自己非饿死 不行。当父母的不会害自己的儿女。儿子，你稍微 下降这么一点儿，别总在天上飘着。其实也没委屈 你什么,就是服个软，承认想依靠家里人，这也不丢 面子。

张 驰 好像您弄颠倒了，现在到底谁求谁呀?

张 父 你为什么,这么、这么没心没肺呢?好，你看这样吧， 彼德的房子，你还住着，东西也别搬，我出钱买下来，

办个名符其实的博物馆，你答应接我的班怎么样? 张 驰 爸爸，您就不能不拿您那个破公司烦我吗?

张 父 你别对着我大喊大叫!要是你真那么清高、那么纯 洁，就别偷偷摸摸去找“鸡”,还把手表给人家。你觉 得对你老婆心里有愧，就体体面面地做点儿漂亮事， 让她佩服你，或者认个错回家。没人把你当圣人供 着，可也没人会为这点儿事给你饭碗里下毒，都是你 太自以为是。

〔张驰呆住了，他没想到父亲知道令他羞耻的事。 〔张父走过去想拉张驰，张驰避开了。

张 驰 您一直都知道?您一直都——

张 父 你别这么傻乎乎的，好多事无意中碰巧让我知道了。 我本来不想说——我是不明白你怎么了，才让人查 了一下 。

张 驰 您还派人监视我?

张 父 是关心你。好了，嗨，这都是——我们都忘了刚才说 过的话，对，你一直都是爹的好儿子。振作起来，别 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太较真儿，要把眼睛盯到大事上。

张 驰 大事?(拿起酒瓶)

张 父 咱们家的大事—-—孩子你不能喝了，你会把脑子喝 坏的!

〔张父去抢酒瓶。张驰躲开，但摔倒了。张父要扶他

张 驰 您别碰我!(站起来)好吧，您还想说什么,今天都倒 出来吧 。

张 父 我不想伤咱们父子感情，我不是要揭你的短。我问 过大夫，他们说那病可以治的。现在韩国又出了一 种完全是中草药做的SS 软膏，据说治性无能有奇

效。还有美国的“伟哥”,我让人去买了。 张 驰 亏您想得出来!

张 父 我这辈子见的怪事多了。(掏出手表)你怎么能把老 婆送你的结婚礼物给了“鸡婆”?你真是缺钱还是想 破罐子破摔?我花了不少钱，才从那个姑娘那儿要

回来的。(把表放桌上) 张 驰 您干吗要这么做?

张 父 你找妓女我无所谓。我想说，要是为这事逃避不值 当的。董拐子把自己都阉了，不是照样活得有滋有

味的吗?让我说句粗话：有钱你就是个假的，也有人 愿意你操。

〔宋洁茹进来。她手里捧着一个像第一幕时彼德复 原的那个瓮棺。

**张** **父** 洁茹，你拿了个什么东西?

**宋洁茹** 是彼德! **张** **父** 彼德?

**宋洁茹** 对!是彼德，这个瓶子里装的是彼德的骨灰。 **张** **父** 我们把它埋在凤岗那块遗址里了。

**宋洁茹** 我又把它们挖出来了。 **张** **驰** 洁菇—

**宋洁茹** 你看，这个瓶子是我亲手烧的，按他复原的那个瓮棺 烧的。让凯茜把它带走吧!凯茜呢?凯茜——

**张** **父** 洁茹，这么做有点儿不妥吧?毕竟人都入了土，咱中 国人讲入土为安，你还不让他安静吗?

宋洁茹 爸爸，彼德只要在这儿，哪怕是埋在土里，他都不会 安静的，更要命的是他不会让我们安静。也许是今 天晚上，他就站在您的床头看着您从梦中惊醒，然后 会自言自语地回到墓里去。想到这个，您不觉得可 怕吗?

张 父 洁茹，你最近神经太紧张了，大白天有这种鬼事?回 去好好睡一觉，你不能这么丢了魂似的跑来跑去的。 把这个给我吧!

宋洁茹 (躲开了)你们别以为我恨彼德。不是的!我挺喜欢 这个怪老头。我要说我喜欢彼德超过您，虽然您是 我的公公。他慷慨，心眼好，老年人的毛病他几乎没 有。他不财迷，不唠叨，不怕死，没有朋友没有名誉

也不抱怨。我把彼德和您对比，发现他身上那些我 挖苦的旧石器性格，其实都是很美好的东西。他很 单纯，有什么欲望会表达——他爱看色情杂志，会托 人捎进来。而您呢，我不相信您愿意洁身自好。您 之所以压抑您的欲望， 一定有别的原因。还有彼德 他不贪婪。通常一个人不贪婪就会小气，他们不愿 意付出，可彼德愿意付出。当然您不小气，您也愿意 付出。那是因为您预期会得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 回报，因为您贪婪。我说的是真心话。张驰，我爱彼 德也许不比你差。你知道，当时彼德在学校搞那个 工业设计工作室，所有去的人都冲着彼德能资助他 们出国才去的，可彼德发觉他们不回来，就再不送人 出国了。从那以后，没人愿意给他做助手了，那时我 去了。彼德当时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对我 说，他来中国是想对中国有点儿帮助，想让自己做的 事对中国有实际的用处，他受不了那些中国人骗他。 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这个古怪的才华横 溢的老头吧，不让他再受伤害。可他实在是不明白 自己生活在什么世界里，不久以后他开始训斥我们 新来的这些好心人，说我们帮企业搞工业产品设计 收费太高。其实，我们的费用比外面的已经低了不 知多少倍了。他说，他愿意掏钱付我们奖金。可我 们自己有能力挣钱，为什么要领他这份情?最后我 们生气都走了，设计室也就停了。后来我想过，也许 彼德希望他带给中国人的只是工业设计的技术，而 不是借此发财的生意经。我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 所以有一次我诚心诚意地对他说，跟着他那五个月

学的东西，比在工艺美院两年多学的还多时，他骂我 是伪君子。张驰，我说句坦白的话，你跟老彼德在一 块儿，我没有反感。相反，我有点儿妒嫉。彼德像个 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个挖掘不完的宝藏。但是他 不属于这儿，对中国有用只是彼德的错觉，假如不是 他一生最大的错误的话。你们不觉得吗，他应该回

到他的世界里去。凯茜，凯茜—— 张 驰 凯茜不在。你交给我吧!

宋洁茹 张驰，你原谅我，原谅我。(扑到张驰怀里)我不是要 咒他死。那张化验单是我一时糊涂--—不，这样说 不对，是我自私。我确实对这个公司起贪心了，可我 不是咒彼德。上帝饶恕我!彼德是个好人，我不愿 意他死。你明白吗?

张 驰 我知道你的心，洁茹，而且我们要是相信你的话就好

了。你听我说，别责怪自己，彼德的死不是你的错。 宋洁茹 我不好，不好。彼德他死了……在他所有的痛苦中，

我有一份。还有对你——我办了那个该死的玩具 厂，就把你扔在了一边。我抛弃了你们俩。

张 驰 那更不是你的错。如果说咱们家真有好人的话，只 有一个，那就是你。

**张** **父** 彼德，彼德，你让我们喘口气过正常的日子吧!洁

茹，张驰要去英国，你劝劝他，让他留下来。

**宋洁茹** 张驰，彼德已经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未来。

张父说得对极了。其实对彼德也不是什么坏事。俗话说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彼德七十三，用 中国的老话，这是喜丧。人老了总得死，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的老喜丧就是人死了，吹灯拔蜡，人人皆大

欢喜地聚一回吃一顿，回去各干各的，生活重新开

始。让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彼德早该死了。

张 驰 您对自己有一位外国朋友不是很骄傲吗?逢人就说



张 父 骄傲?他们欺负了我一辈子!

张 驰 您不是不堪欺凌投奔八路去了吗?

张 父 我是说在心里。你问你向叔。虽说他们家收养了我 们，但我们从来不会感激他们。

宋洁茹 为什么我们家要让一个外国人搅得鸡犬不宁呢?张 驰，说说你和我之间的事。我受不了了，再这么下去 我快疯了。

张 驰 洁茹，我们再在一起还会有未来吗?

宋洁茹 有啊!张驰，我们到我们喜欢去的地方。我们可以

一起搞艺术，我们现在有钱了。 张 驰 洁茹，怕是不行。

宋洁茹 为什么?噢!爸爸，您让张驰走吧!他愿意过他的 生活。我陪着他，他不会受苦。我不要公司的股份， 这些年我攒了些积蓄足够我们生活的。我想通了， 我要我愿意要的东西。我要爱，不是财产。

张 父 唉，真没想到会这样。儿子，既然你去意已决，我留 你也没意思。现在这个事算是我求你，我把家产一 分为三：你，洁茹，你妹，一人一份。(拿起酒杯猛喝 一口)出国吧!你爸爸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出身，我知 道在中国早晚容不下像咱们家这样的暴发户。你们 走，也是让咱们家流芳百世的一条路。洁茹，我把儿 子托付给你了。

张 驰 我的天，原来您容忍我在彼德家呆下去，是给您的财

产留一条后路!我还以为，我还以为……爸爸，您造 反时的那点儿骨气哪儿去了?(悲极而乐)哈哈 ……

哈哈哈哈 …… **宋洁茹** 张驰!

张 驰 (平静地拿出那只洋娃娃，摆在装着彼德骨灰的瓶子 边)一个月以前我在这两者之间徘徊，同一个时间彼 德走完了他的另一条路。我为他写了一首诗，只有 上半篇：

(念)你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 穿过无数朝代兴亡的走廊。

多少江河，你身后就不再流淌， 在诗人的故事里，

你以变迁作故乡。 现在我有了下半篇：

(念)你，十足的陌生人， 这世界怎么可能容忍。 除非大地也掩盖恶意，

在断层之间栖息你的遗址， 把岔路立为墓碑。

(看看那瓮棺，又看看手表，开始在砚里加水磨墨)我 现在该开始练字了。

张 父 (慢慢地走过来)哈哈，我真爱看你装疯卖傻。 张 驰 我从来都很正常。

张 父 你这脑子里到底天天想什么?

张 驰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您再给点儿水行吗?您手里拿 着杯子呢。

张 父 (把杯子往桌上一蹶)这是酒!没用的东西是什么?

张 驰 什么都没有或者都是。

张 父 洁茹，你懂这个意思吗?小子，你给我听清楚，人活

着要尽本分!

张 驰 我的本分是什么?

张 父 你认为呢?你觉得一个好丈夫和一个好儿子你已经 做到了吗?

张 驰 这个我想明白了，我做不了，也不想做。

张 父 你倒回答得挺快，也知道得挺清楚!那你能做什么? 张 驰 我已经说了，我现在能写诗。别的，不知道。

张父 不行。你必须知道，你肯定知道。我从你听得懂人

话时就一直教你的道理，你怎么能不知道?

张 驰 您对我撒了多少谎，您为什么非说那是道理?

张 父 什么叫撒谎?你小子懂得多少?人心险恶，你体会 了多少?你觉得我们在骗你，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 就是在撒谎?我们罪过是没狠心到能看着你像个丧 家犬被人踢来踢去。你离开这个家去试试!告诉 你，别用撒谎骂我们。要是我们不承认还爱你的话， 你早就得滚蛋了!

**宋洁茹** 张驰 — —

张 驰 洁茹，你别再说什么了。我要离开这儿。实际上，我

和彼德差不多，我对这儿没一点儿用，我也不属于这 儿 。

张父 你、你，张驰，看看我!你属于这儿，你属于我，你是

这个家里惟一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

张 驰 不，您要的不是您的儿子，您要的是您自己。 张 父 你为什么是我的儿子呢?

张 驰 那不是我的错。爸爸，我今天第一次敢面对自己，也

敢面对你们。我不再觉得羞愧难当。爸爸，您说得 对：逃避没有用，是你的命运就迎上去。我要离开你 们，只有这样我才觉得问心无愧。我没对公司有过 贡献，也不想有，继承它跟抢劫差不多。洁茹，对你 也一样，你需要一个热情似火的人，我不想自欺欺

*人。*

张 父 妈的，今天就是用绳子捆也得把你捆回去!

张 驰 爸爸，也让我对您说一件我无意中知道的事：我看了 老彼德的日记，杀他父亲的人就是您。是您骗他说 有孕妇难产，他就跟您走了。

**宋洁茹** 爸爸，这是—-

张 父 让我自己来说：游击队绑架了彼德他爸，想换回被抓 的弟兄。可管家不守信用叫来了警察，游击队才杀 了他。那管家才是凶手。

张 驰 您为什么不对彼德亲口解释呢? 张父他已经死了 。

张 驰 现在他女儿在。

张 父 儿子，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过节儿。老彼德自己也 清楚，他们不是作为客人被请来的。代价，历史就是 这么写的。好在我们都快死了。

张 驰 爸爸，您为什么不能就像这样对他们说?老彼德和 凯茜都会理解的。

张 父 不 !

张 驰 爸爸，彼德不恨您。他说他感激您，您让他摆脱了他 父亲。

张 父 不可能!

张 驰 这都是凯茜告诉我的。她说老彼德把您当成知己，

因为你们属于一代人，杀死父亲为了拒绝遗产的一 代。爸，告诉凯茜，您就放松了。

张 父 我恨他们全家!

〔张父转身向外走，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张 驰和宋洁茹想上来扶他，他拒绝了。

张 父 洁茹，把阿龙找来。 〔宋洁茹去找阿龙。

张 驰 爸 爸 !

张 父 (看着张驰，说不出话) … …

〔宋洁茹、阿龙上。阿龙和另一伙伴抱出张父。临走 前张父想回头再看一眼张驰，但忍住了。

**宋洁茹** 张驰!以后你怎么办呢?真要去英国吗?

张 驰 你觉得我会用彼德和凯茜的钱与感谢去英国吗?他 们不欠我什么。

**宋洁茹** 你不能指望你的家了。 张 驰 洁茹，我们也离吧。

〔宋洁茹难过地抽泣。

张 驰 洁茹，我想对你说句真心话，我真正爱过的女人只有

你 。

宋洁茹 我们刚说了离婚，别再伤我的心了。这四年我一直 抱着希望等你。你这句话听来，简直是笑话我太傻 了 。

张 驰 其实离开我，你会觉得轻松的。别骗自己了，我不是 一个合适做丈夫的人，这你也清楚。但是你我真正 相爱过，也是真的。也许我们一生都会惦着对方，可 是没法在一块儿生活。但爱还是爱，离婚并不意味 着没有爱，就像结婚并不见得有爱一样。

**宋洁茹** 我碰上你真是冤家路窄。

**张** **驰** 所以你要尝试另一条路，你肯定有另一条路啊。我 们都能找到另一条路，在那里与命运相遇。(看着这 一切，突然从心里迸发出喜悦，微笑地看着宋洁茹)

**宋洁茹** 那你以后想要干什么呢?

**张** **驰** 我现在就得干了。

**宋洁茹** 干什么?

**张** **驰** 彼德临死前，我给他读过我翻译的弗罗斯特的《另一

条路》,他总是说不好。现在我明白了，是我没找到 一个中国人独到的感觉去领悟这首诗。现在，我有 点儿开窍了。

宋洁茹 彼德的意思，大概是让你寻找一个相应的中国传统 中的母题。他在教我们工业设计时也是逼我们这么 做，设计一个灯罩要让人联想起旧时古人的纱笼，同 时又不能复古。

张 驰 一个关于不同道路的母题，那就是歧路。

**宋洁茹** 像李白诗里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张 驰 是的，歧路。千百年来人们都为歧路哀叹，而我为歧 路暗自称快。

**宋洁茹** 你疯了。

〔两人拥抱。

〔凯茜进来，惊动了张驰二人。

凯 茜 Excuse me.Oh,sorry,sorry.(退出)

〔暗转。

〔以下谢幕。

〔彼德嘟嘟哝哝地上场，找眼镜，终于在头上发现，然 后又拿起放大镜要找什么。

彼 德 我爸爸刚来中国的时候，给一群瞎的麻风病人治眼 睛。那时候医学还不懂什么叫“异体排斥”,于是，他 就把猪的角膜给他们换上。他们也能看见几天东 西，就把我爸爸当神供着。后来，这个机理被发现 了，他就去找当地军阀说：你们杀了那些土匪，能不 能把他们的角膜给我，让我给盲了的人换上，那样他 们就能看东西了。军阀听完马上命令他的卫队进 来，立正，整整齐齐地排在他面前。军阀说：你挑哪 个顺眼，我就砍了他的头，眼珠立马就归你了。我爸 爸问，为什么?他们都是好人呀!军阀说对呀，那些 坏人的眼球给好人安上，他们也就看歪这个世界了。 你们看，真诚的无知和刻意的善良是我们这个世界 上最基本的两种疯狂。这就是我临走前留给张驰的 忠告。(抱着一个瓶子下去了)

〔赵守海上。阿龙指挥着两个人抬着一个箱子随后

上 。

**赵守海** 喂!慢点儿!

〔阿龙他们下，箱子里发出瓷器碎了的声音。赵守海 一哆嗦。

**赵守海** 有多少国宝毁在这些人手里啊，简直是焚琴煮鹤。

〔张父坐轮椅上，手里拿着一个盘子。 张 父 老赵，你再看看这批我收的。

赵守海 (接过去)你买了多少? 张 父 六大箱子，二百多万。

赵守海 恭喜你，这是公元1996年出产的大明青花。 张 父 我上当了!

赵守海 您慢慢欣赏吧!(下)

张父他妈的!阿龙，都给我扔海里去——哎，别，送咱们

酒楼去。(下) 〔 张 谨 上 。

张 谨 我爸爸现在有八个相好的，六个比我还小。这我管 不着，他把公司交给我了。(下)

〔 凯 茜 上 。

凯 茜 嘿，老外，你好!想去中国?那儿的菜好吃，但是别 以为你对中国有用。你们要是非得问问，有没有一 个外国人对中国贡献最大，我告诉你们，有!是卡尔

· 马克思。可他从没到过中国。(下) 〔张驰上。他身后跟着宋洁茹。

张 驰 怕什么?你又不是第一次去我们家。

**宋洁茹** 我还是怕。张驰，你知道你会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张 驰 哈，也希望是最后一个。

**宋洁茹** 张驰，你对我说句真心话，你真的想娶我? 张 驰 我们认识了快三年了，我不想娶你想娶谁? **宋洁茹** 除了你，我谁也不要!

张 驰 可惜我妈去年死了。她对我说过，喜欢你做她的媳 妇 。

**宋洁茹**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

**张** **驰** 像那首歌，《明天会更好》。(边谈边下)

**——剧终**

·75 ·



**红** **鼻** **子**

〔台湾〕姚一苇

**登场人物**

曾化德 胡义凡 彭孝柏 小 丁 邱大为 何美丽 叶尧治 叶太太 叶小珍 王珮珮

经 理(周成全) 侍者甲

侍者乙 报 贩 萧老板 老板娘 小猴儿。

红鼻子(神赐) 田大力

小 卢

洋琴手(小李) 喇叭手(小张)

舞娘甲 舞娘乙

舞娘丙(小林) 舞娘丁。

**时** **间** **：**现 代

**地** **点：**某海滨避暑地一家中等旅馆内

第一幕：降祸 第二幕：消灾 第三幕：谢神 第四幕：献祭

**第** **一** **幕**

〔景：这是某避暑地的一家中等旅馆的大厅间。正 后方为旅馆大门。自大门进入，右边为柜台，柜台 内有门通内室；经过柜台，有门通后面；再向前有 楼梯通客房。舞台偏右有沙发一套；偏左置数张餐 桌(最少四张，如舞台大，可多摆两张)。左方有 一排落地窗，可通阳台，远处可以看见海景。

〔幕启时，正是一个初秋的薄暮，外面下着大雨， 远望海景， 一片迷蒙。室内邱大为独据一桌，正喝 着酒，桌上零乱地放着几张乐谱。侍者甲、乙在收 拾其他的桌椅，以备开饭。经理坐在柜台内，正伏 案工作。

〔收音机播出一段轻快的音乐。

〔邱大为在乐谱上书写，然后又撕去。

〔收音机：“现在报告气象：热带性低气压所产生的 潮湿气流与南下的冷风面遭遇，形成一道滞留峰， 使本地带来豪雨。三日来雨量已达八百五十公厘。 现在这一热带性低气压团已有开始移动迹象。预计 雨势当可减弱。明日是阴偶雨的天气；东南风四到 三级；温度在摄氏三十度到二十六度左右。由于这 一次的雨量太大，使各地造成山崩现象；北上交通

因公路坍方，各线班车自下午五时起均已停驶。公 路当局已派出工程队，正抢修中。南下班车虽部分 道路有浸水现象，惟情形还不严重，目前尚维持通 车。但是否提早收班，要看雨量及水势而定，请大 家随时收听广播。”

〔收音机播出音乐。 〔电话铃响。

经 理 (接电话)蓬莱别馆，是的，蓬莱别馆。嗯，嗯， 什么?什么班子?杂耍班子?啊— 一 ，我懂了。你 们有多少人?十二个人，啊!要几间房间?我们没 有那么多空房间。嗯，嗯，大厅上睡，那怎么行? 是的，是的，不用客气。我知道，交通断了，我刚 听到广播。嗯，嗯，我们没有办法，嗯，嗯，不是 不帮忙，我们没有空房间。不是这样讲，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不高兴地搁下电话) 经 理 (对侍者甲)有一个杂耍班子要来。

**侍者甲** 啊!杂耍班子?有意思。

**经** **理** 你别管它有没有意思，他们有十多个人，我们没有

这么多空房间，再说咱们这儿是他们住的地方吗? **侍者甲** 是，是!

〔侍者甲由右边门下。

邱大为 ( 哼)多勒迷化梭 — — 化迷 — — ,多勒迷化梭 — 化迷—— ,(叹气)他妈的!(把乐谱撕碎，以手支 额，陷入沉思)

〔胡义凡与曾化德自楼上下。胡义凡手提皮箱在前， 曾化德懒洋洋地跟在后面。他们来到柜台前。

胡义凡 我们结帐。 经 理 好的。

胡义凡 你给我们看看，现在有没有班车? 经 理 南下还是北上?

胡义凡 北上。

经 理 北上的班车停了。 胡义凡 (大惊)什么?

经 理 刚刚听到广播，北上的班车因为山崩，全部停驶。 胡义凡 那——,那，什么时候通车?

经 理 不知道。工程队正在抢修中，明天或许可以通车，

我想最快明天可以通车。

胡义凡 (发愣，半晌)糟了，糟了。

经 理 我想——,我想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这是帐单，

不过我看您两位恐怕要再留一天—-? **曾化德** (挥手)好了，好了，改天结吧!

〔曾化德拉着胡义凡坐下。 **曾化德** 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胡义凡 你会说风凉话，你知道票据明天到期，如果解不进 的话——

曾化德 破产。我替你说了。 胡义凡 破产，你高兴?

曾化德 (歇斯底里地)哈 — ,我高兴，老胡，你要我怎 么说?

**胡义凡** (不愉快地)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你让我搁下正 事来找你?

**曾化德** 我跟你说过一千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没有 办法，我救不了它，我凡是想得到的办法我都试过

了。我不能眼看着它倒下去，我不能眼看着我一草 一木建起来的工厂就这样属于别人，于是我就这样 走了出来。

**胡义凡** 你都试过了?

**曾化德** 我都试过了。老实说，我借不到钱，没有人会借钱 给我们，他们不推你一把算好了，没有人会帮你。

**胡义凡** 照你看来那只有死路一条啰? **曾化德**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更好的路? **胡义凡** 我们不是有一张很大的订单?

**曾化德** 一张订单管什么用?谁相信一张订单?一张订单不 代表你的产品， 一张订单更不保证他不会被退货， 谁会凭一张订单借钱给你?

**胡义凡** 但至少一张订单代表了我们的将来。

**曾化德** 将来?你说得好!将来是建立在想象上的，可是钱 不是建立在想象上的，他们重视的是你的现在，不

是你的将来，没有人会凭想象借钱给你。 胡义凡 但是我的想法不是这样。

**曾化德** 那么谈谈你的想法。

胡义凡 我认为逃避不是办法。

曾化德 好，对，那你一定有更好的法子?

胡义凡 现在来说已经没有意思了，交通断了，即便有什么 再好的法子，也来不及了，因为明天早晨他们把票

据解进银行，神仙也救不了。我们说的全是废话。 曾化德 即使是废话，说说有什么关系?

胡义凡 我是说，我们可以求求他晚两天解银行。

**曾化德** 求求他?你求谁去? 胡义凡 老彭。

**曾化德** 彭孝柏?大华纺织公司的董事长?

胡义凡 是的。你觉得好笑是不是?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机

会 。

**曾化德**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我和他的儿子是同学。你难道

不知道他的为人?

**胡义凡** 我知道，我认识他。

曾化德 他的绰号叫做六亲不认，何况我们与他无亲无故。 胡义凡 但是你不能说一个人不会有一次例外!

曾 化 德 好的，就算有一次例外，就算他允许延长几天，延

长几天?你要延长几天? 胡义凡 一个星期。

曾化德 天啦，一个星期管什么用? 胡义凡 (改口) 一 个月?

曾化德 一个月，算了吧!只不过把痛苦延长一个月罢了。 胡义凡 那你要延长多久?

**曾化德** 最少要半年。

胡义凡 我看三个月也就够了。 **曾化德** 最少要半年。

**胡义凡** 三个月，我说三个月，只要货装上了船，我们可以 做押汇——-

**曾化德** 你能保证三个月货能装船吗?我告诉你，工程方面 你不如我。

胡义凡(大不愉快)工程方面我不如你，可是经营方面你 不如我，如果有三个月的时间，即使货不能装船， 但是我们有成品了，成品就是钱。

**曾化德** 好，好，就算你对，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你想他 会通融三个月吗?

**胡义凡** 这个——

**曾化德** 这不过是个梦想罢了。

**胡义凡** (颓然)可是现在连梦想都不能够了。我们只能坐

在这儿，我们只能坐在这儿扯淡。 **曾化德** (唤侍者)喂，喂，酒，来一瓶酒。

**胡义凡** (站起)我可不能和你坐在这儿喝酒，我还是把我

带来的文件再研究一下，再挂个电话回去。

**曾化德** (揶揄地)当然，你是一个实际的人。 **胡义凡** 我想总比坐在这儿空想好些!

**曾化德** 可是有时候实际和空想并没有什么不同。

〔侍者乙送上酒。 **胡义凡** 我不和你争辩!

**曾化德** (斟酒)喝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为我们的伟

大的好运干杯! 〔他们饮酒。

胡义凡 好了，好了，你慢慢喝吧! 〔胡义凡持皮箱上楼。

〔曾化德喝酒，他不是一个能喝酒的人，最后终于 伏在桌子上。

〔彭孝柏自大门上。小丁持大皮包跟在后面。 **彭孝柏** 我们只好在这儿歇会儿了。

**小** **丁** 是 。

**彭孝柏** 可是我可不能在这儿过夜。 小 丁 只要路一通就走。

彭孝柏 今天晚上恐怕没有希望了。 小 丁 难说。

彭孝柏 你看雨势是不是小些?

小 丁 好象是小些。

**彭孝柏** 气象台怎么说?

小 丁 气象台是说雨会小下来。

**彭孝柏** 可是我不能不赶回去，你知道我的儿子要回来，他 一去美国就是八年，好不容易盼望到他回来。

小 丁 您看是不是先订一个房间?

**彭孝柏** 好吧!这样，你去订一个房间，然后挂两个电话， 一个挂到公司，如果我赶不及的话，要他们派人去 接我儿子，要他们随时和飞机场联络，你听懂没 有?

小 丁 是，我懂。

彭孝柏 再挂个电话回家，说我今晚被阻在这个鬼地方，免

得那老太婆不放心。 小 丁 是 。

彭孝柏 要他们准备两份晚餐，你知道我要吃什么—— 小 丁 是 。

〔彭孝柏找个位置坐下。

〔小丁走向柜台。

小丁有没有最好的房间? 经 理 最好的房间?

小丁你们这儿最大最好的。 经 理 没有，对不起。

小丁 你们没有房间? 经 理 没有，都满了。 小 丁 那怎么办?

经 理 对不起。

小 丁 你能不能为我们想个办法?

经 理 不是你要住?

小 丁 我们的董事长，彭董事长，彭孝柏，大华纺织公

司、华洋贸易公司的董事长。 经 理 (大惊)他在哪里?

小 丁 那不是?

经 理 啊!这是请也请不到的贵客，你怎么不早说? 小 丁 有没有房间?

**经** **理** 你等一会——

〔经理跑出柜台，走向彭孝柏。小丁跟在后面。 **经** **理** 董事长，光临小店，荣幸之至。

**彭孝柏** (严厉地)小丁，是不是你又把我给抖了出来?

**小** **丁** 没有—— **彭孝柏** 还说没有!

**小** **丁** 因为——因为不说出您老的大名，就没有房间。

**彭孝柏** 你跟我这么多年，这毛病就是改不了。 **小** **丁** 是。

**经** **理** 是真的没有房间，因为交通断了，房间都给人订光

了 。

**彭孝柏** 这么一说，那我们只好走了。

**经** **理** 哪里，哪里，您老是请也请不到的。这样，我来想 法子，把别人订的挪一挪。

**彭孝柏** 那就麻烦你了。

**经** **理** 是是，来人啊! 〔侍者乙上。

**经** **理** 你引这两位先生到二〇五号房间。 **侍者乙** 是。

**经** **理** 请，您老有什么吩咐，尽管找我，我叫周成全。

(递上一张名片)

**彭孝柏** 我要挂几个长途电话，房间里好挂吗? **经** **理** 可以挂，可以。

**彭孝柏** 给我准备 一 点吃的，呆会儿小丁会告诉你。 **经** **理** 是，恐怕没有什么好的招待。

**彭** **孝** **柏** 我要随时知道交通情形，路一通就要走，你知道我 有急事。

**经** **理** 我一定随时注意，误不了。

**彭孝柏** 小丁，你得跟这位——这位——

**经** **理** 周成全。

**彭孝柏** 周经理学学。 **经** **理** 1您老夸奖!

〔彭孝柏、小丁与侍者乙上楼。 〔经理回到柜台内。

〔叶尧治、叶太太领着叶小珍自楼上下。

〔叶小珍是一个八、九岁的呆痴症患者，虽然长得 清秀端正，但表情呆痴，动作迟钝，语言对她是失 效的。

〔三人占据了一张桌面。侍者甲上。 **叶太太** (看菜单).虾，我要虾。你呢?

**叶尧治** 我随便。

**叶太太** 那就还是鱼，怎么样? **叶尧治** 好吧。

**叶太太** 小妹来个牛肉饭。 **叶尧治** 给我来一瓶啤酒。

〔侍者甲下。

**叶尧治** 日子过得真快。

叶太太，日子过得真快。

叶尧治 我的假期就要完了。

叶太太 这是我们盼望了许久的假期。 叶尧治 可不是，盼望了许多年。

叶太太 没有料到会碰上这样一个坏天气，把我们关在屋子 里，那还不如呆在家里好些!

叶尧治 真的，我也是这样想。 叶太太 我们还不必花这些钱。 叶尧治 你不要提到钱好不好? 叶太太 为什么?

叶尧治 当我们出来玩的时候，最好不要想到钱。 叶太太 连说说也不行?

叶尧治 我们不要说，也不要想。 叶太太 但是我禁不住就会想到。 叶尧治 我们要快乐。

叶太太 我常常都是很快乐的，不象你，你不是个乐天的

人 。

叶尧治 你说什么?我是个乐天派。老实说，我什么都看破

了 。

叶太太 你算了吧，我顶怕看你皱起眉头的那个样子，看着 什么全不顺眼，开口就是骂人，打孩子，好象天下 的人都是你的仇敌。

叶尧治 好了，好了，你要是抱怨起来，就没个完，唠唠叨 叨，说得人心烦。

叶太太 我有时候多说两句，实在是气不过，因为有时侯你

实在不讲理。 叶尧治 我不讲理?

叶太太 你不讲理的时候多呢! 叶尧治 我从来最讲道理。

叶太太 好了，好了，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叶尧治 那么你说说看，我哪次不讲道理? 叶太太 哪次?多啦!你要我抖出来?

叶尧治 你说!

叶太太 你真要我说? 叶尧治 你说不出!

叶太太 那次!那次为了打破一个茶壶—-- 叶尧治 一把茶壶?一把什么茶壶?

叶太太 你忘了?一把茶壶就是一把茶壶。 叶尧治 我真的记不起来一把茶壶的事情。 叶太太 你看你的记性!

叶尧治 我的记性顶好，记性坏的是你!

叶太太 算了吧!你连一把茶壶都记不得，我告诉你吧，那 把蓝花的细瓷茶壶!

叶尧治 啊——啊——啊!你快别提那把茶壶，那是我心爱 的茶壶!

叶太太 心爱的茶壶怎么样?也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啊! 叶尧治 我生气?

叶太太 你不记得?你气得把饭碗都摔了。 叶尧治 我不该生气吗?你说!

叶太太 当然不应该生气!

叶尧治 打破了心爱之物还不应该生气，那么什么时候应该 生气?

叶太太 打都打破了，有什么好生气的?

叶尧治 你说得好轻松，这种情形人人都会生气的。

叶太太 生气有什么用?

叶尧治 这不是有用没有用的问题，而是应该不应该的问

题 。

叶太太 根本不应该!

叶尧治 应该!

叶太太 不应该! 叶尧治 应该!

〔侍者甲送上食物、饮料。 〔他们沉默。

〔他们用食。 〔他们赌气。

叶太太 这样难吃的虾，从来没有这样难吃的虾! 叶尧治 我觉得很好。

叶太太 实在难吃。

叶尧治 你不要挑剔，好不好?

叶太太 这不是挑剔，难道你觉得好吃?

叶尧治 我没有说好吃，我也不说难吃，我只是吃就是了， 我不批评。

叶太太 在家里你是顶会批评的。

叶尧治 那是——那是—— 叶太太 那是什么?

叶尧治 那是实在太难吃的时候。 叶太太 那你是说比这还要难吃?

叶尧治 我 没 有 说—— 叶太太 你还说!(哭) 叶尧治 好了，好了。

〔他们僵在那儿。

叶太太 我真后悔出来了。

叶尧治 你不是老想出来玩玩。 叶太太 可是什么全不对劲。

叶尧治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对劲。 叶太太 花钱，还要受气。

叶尧治 你不是说对孩子很好吗?

叶太太 孩子?啊，小珍，小珍，你怎么啦?你没有吃。

来，来，我来喂你。

〔叶太太给叶小珍喂饭。 〔叶尧治喝酒。

叶太太 我们不能老把孩子关在屋里，老是坐着，将来腿都 不会走路。

叶尧治 我觉得，最要紧的是看医生。 叶太太 看医生?看医生有什么用? 叶尧治 不能这样说。

叶太太 你忘了医生说的吗?这种病是无法医治的。 叶尧治 应该这样说，这种病没有药物医治。

叶太太 那不是一样?

叶尧治 不一样。他只是说没有药可以吃。 叶太太 那不就结了。

叶尧治 没有药可以吃，或许——或许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叶太太 别的方法，你说说看。

叶尧治 譬如说，物理治疗。

叶太太 那么医生为什么不给试试?

叶尧治 我——我只是这样想，或许我们没有这样的设备， 或许还没有发明——

叶太太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方法!医生是这样说

的，这种病虽然无法医治，可是有一天，它会自己 好起来的。

叶尧治 自己好起来?

叶太太 医生说，有一天，或许受了什么刺激，她会自己清 醒过来，就象是做了一场梦似的。

叶尧治 那是什么道理? 叶太太 你别问什么道理。 叶尧治 当然要问。

叶太太 医生说他也不知道。

叶尧治 他不知道，就是没有道理。

叶太太 不能这样说，他说我们虽不明白它的原因，但是有

这样的病例。 叶尧治 真的?

叶太太 千真万确的。

叶尧治 她是一个好女孩，(对叶小珍)你是一个好女孩! 叶太太 (对叶小珍)你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叶尧治 (对叶小珍)你不会永远这样，是吗? 叶太太 (对叶小珍)你不会永远这样的!

叶尧治 (对叶小珍)你听得懂吗? 叶太太 (对叶小珍)你会好起来的!

叶尧治 (对叶小珍)有一天，你会好起来的。小珍，我要 带你爬到高高的山上。

叶太太 (对叶小珍)会的，会的。小珍，我们带你到海上，

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叶小珍呆看着他们。

〔他们相互交换一个视线，眼中闪着泪光。 〔他们象梦中醒来似的。

叶尧治 我们的饭都凉了。 叶太太 我们该吃饭了。

〔他们用餐。 〔音乐。

〔何美丽提着一个手提箱自大门上。她站在门口一 会，向四周打量了一阵，又犹豫了一会，然后她走 向邱大为。

邱大为 (猛然抬头)怎么的?你没有走? 何美丽 走不了。

邱大为 为什么? 何美丽 交通断了。

邱大为 啊——啊!所以你就回来了。

何美丽 (坐下)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邱大为 譬如说，再找一家旅馆——

何美丽 我想，我这一点聪明还是有的。这儿一共有三家旅 馆，我一家家全去过了，客满，没有一个地方愿意 收容我。

邱大为 啊 ——,那难怪—— 何美丽 你以为我希望回来? 邱大为 我没有这样说。

何美丽 你以为我是来看你的? 邱大为 我没有这样想。

何美丽 你不要自作多情。 邱大为 我没有自作多情。

何美丽 告诉你吧，我希望一辈子都不看见你。 邱大为 一辈子是很长的。

何美丽 当然是很长很长的。

邱大为 你能预料得这样远?

何美丽 这不是一种预料，这是一种决心。 邱大为 一种伟大的决心!

何美丽 就算是伟大的决心，怎么样?

邱大为 没有怎么样，决心最怕的是动摇。

何美丽 动摇?你做梦! 邱大为 我是在做梦。

何美丽 你就是会做梦，你成天做梦。 邱大为 会做梦也不坏。

何美丽 告诉你，有一天会连梦也做不成了。 邱大为 为什么?

何美丽 当梦变成事实的时候，那就不是梦了，对不对? 、 邱大为 只有这句话是对的。

何美丽 谢谢你，我居然也有一句话是对的!

邱大为 我问你，我们又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做梦还是事 实?

何美丽 当然是事实! 邱大为 那就好了。

何美丽 什么好了?

邱大为 那就证明我不是在做梦。 何美丽 这是废话!

邱大为 本来就是废话。

何美丽 你就不会说一句正经话吗?

邱大为 正经话我们早就说过了，而且说完了。 何美丽 讨厌!

邱大为 这句话我听过一百次了。

何美丽 讨厌，讨厌，讨厌!我还要说一千次， 一万次—

邱大为 (不耐)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假设一种情 况------

何美丽 假设一种情况?我不懂。

邱大为 你刚才说你不愿意看见我? 何美丽 当然。

邱大为 而我的话全是废话? 何美丽 本来是废话!

邱大为 所以让我们假设，我们并未相遇，我们彼此全没有 看见，也全没有听见，我们——我们共同假设没有

对方的存在，懂吗? 何美丽 懂，我同意。

邱大为 从现在起不要说话。 何美丽 好!

邱大为 我们来钩一钩手指，一言为定! 何美丽 (钩手指)一言为定!

邱大为 谁先说话，谁受罚。 何美丽 好，罚什么?

邱大为 罚什么?让我想想。 何美丽 我也要想想。

〔 他 们 沉 思 。

何美丽 有了，罚一百元。

邱大为 一百元，太轻了。不行，不行，不能罚钱。 何美丽 那么罚什么?

邱大为 罚站，罚站一个晚上。 何美丽 这不公平。

邱大为 为什么?

何美丽 我穿高跟鞋，你穿平底鞋，你穿高跟鞋站站看，只

要站一个钟头试试看。 **邱大为** 那么——那么打赤脚! **何美丽** 打赤脚站，好!

**邱大为** 打赤脚站，一言为定! **何美丽** (钩手指)一言为定!

〔于是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彼此一本正经地不说话。 〔邱大为又伏案写他的乐谱。何美丽打开手提箱， 拿出手袋，自手袋中取出镜子，端详着。

〔侍者乙走来。

**侍者乙** 您是不是要用餐?

**何美丽** 嗯!(看看邱大为，不语，改做手势)

〔侍者不懂，何美丽大窘。最后从侍者手中夺下菜

单，在菜单上指指点点。 **侍者乙** 您要这个?

〔何美丽频频点首，不语。

**侍者乙** (对邱大为)您是不是要再来点什么? **邱大为** 不要。啊——,啊，啊，再来瓶啤酒!

〔侍者乙退。 **何美丽** 你说话!

**邱大为** 我没有和你说话啊! **何美丽** 和别人说话可以吗? **邱大为** 当然可以!

何美丽 (透一大口气)啊!

〔他们又开始沉默。邱大为继续写他的乐谱。何美 丽自手提箱取出一本书来，看了两行，看不下去， 于是浑身不自在起来，摇头，叹气，扭动身子。

邱大为 (哼)多勒迷化梭——化迷——,多勒迷化梭 — —

西多——,多西勒多西拉梭—— 〔何美丽倾听。

**邱大为** (哼)多勒迷化梭 — — 化迷 — — ,多勒迷化梭 — 西多——,多西勒多西拉梭——,多勒迷化梭—— 化迷，多勒迷化梭——西多，多西勒多西拉梭 ——,(声音越来越凄楚可怖)多勒迷化梭——化 迷，多勒迷化梭——西多——,多西勒多西拉梭 ——,多勒迷化梭——化迷——,多勒迷化梭——

西多—,多西勒多西拉梭—— 〔用餐的人全瞧着他。

**何美丽** (实在忍耐不住)你怎么还是这两句?

〔邱大为颓然倒在椅子上，以手蒙面，哭。

**何美丽** (大惊)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你说你怎么啦?你

说你怎么啦? **邱大为** 你不要管我。

**何美丽** 你这是怎么啦?

**邱大为** (哭)我 — — ,我 — — ,我没有才能 — **何美丽** 你不要这样说，你快别这样说。

**邱大为** 我真的没有才能。

**何美丽** 你有才能，你有才能，我知道你有才能。 **邱大为** 没有，压根儿没有。

**何美丽** 有，有，有的。

**邱大为** 三天，整整的三天，我只做了这三句，狗屁，狗屁 的三句，我就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我的脑子就象 是封冻了似的，就象是铁铸的那样硬。

**何美丽** 那是我不好，是我故意跟你吵闹。 **邱大为** 不关你的事。

何美丽 怪我，都应该怪我。

邱大为 你走后，我也并没有写出一句来啊!

何美丽 那是灵感没有来。 邱大为 灵感?

何美丽 灵感不来，什么也写不出。 邱大为 真的吗?

何美丽 真的，真的。我爸常说，他灵感不来，就写不出诗 来，我爸是一个诗人。

邱大为 他那是什么诗人。

何美丽 他是的，他就是诗人。 邱大为 好，好，就是诗人。

何美丽 所以灵感非常重要，如果灵感不来，就是最大的天

才也不管用。 邱大为 我不信。

何美丽 要信的，要信的! 邱大为 我不信这一套。

〔邱大为伏在桌子上。

〔侍者乙送来一大托盘菜肴。 何美丽 怎么这样多!

侍者乙 您要的啊! 何美丽 我?

侍者乙 (拿出菜单)你刚才指这个，指那个。 〔侍者乙退。

何美丽 (发呆)怎么办?大为!大为!大为!怎么办?(推 邱大为)你说怎么办?

邱大为 你想我会不会有一天写出一首伟大的作品来? 何美丽 一定的，大为， 一定的。

邱大为 你相信? 何美丽 我相信。

邱大为 我不是说现在。 何美丽 你吃一点!

邱大为 我是说将来。

何美丽 来，来吃一点，吃一点就会好的。

邱大为 (梦幻似的)将来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将来—-

何美丽 吃一点就会好的。 邱大为 会吗?

何美丽 会的，会的。

〔邱大为与何美丽进食。 〔轻柔的音乐声又起。

〔彭孝柏自楼上下来。小丁跟在后面。 〔彭孝柏占据一张桌面。小丁站着。

彭孝柏 小丁，你坐下来。 小 丁 是。(坐下)

彭孝柏 这是在外面，不要拘礼。 小 丁 是 。

彭孝柏 公司的电话你挂过了?

小 丁 挂过了。都交待好了，我要他们准时到机场去接， 误不得；我又关照他们有重要的事情，挂电话来。

彭孝柏 我那宝贝儿子不知长成什么样子了，他一去就是八

年，我真想看看他变得怎样? 小 丁 还没讨媳妇?

彭孝柏 可不是，我催他多少次了，这叫做你急他不急，这

次回来说什么也要他讨门亲。 小 丁 我等着喝喜酒。

〔经理走了过来。

**经** **理** 董事长，我都关照过了，只是没有什么好招待。 **彭孝柏** 哪里，哪里。

**经** **理** 我们这里有一道贵妃鱼，是小店的名菜，呆会儿请 您老指教，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彭孝柏** 那怎么行?我们萍水相逢，怎么可以打扰。

**经** **理** 您老是请都请不到的，这点小意思算得什么。

**彭孝柏**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经** **理** 不打扰了。

**彭孝柏** 你忙，你忙。(想起)啊——啊——,喂，喂! **经** **理** 有什么吩咐?

**彭孝柏** 路有没有希望通?

**经** **理** 今天是没有指望了，要看明天，您老安心在这儿过 夜吧!

**彭孝柏** 好吧，好吧。 〔 经 理 退 。

**彭孝柏** 那么我们就舒舒服服过一个晚上吧。 〔侍者甲安排桌面，送上酒菜。

**彭孝柏** 来，来，我是有点饿了。 〔彭孝柏与小丁进食。

〔 报 贩 上 。

报 贩 晚报，晚报!有大消息，好消息!晚报! 〔叶尧治买晚报。

**报** **贩** 晚报!有大消息，有好消息!晚报! **彭孝柏** 你去买份晚报。

〔小丁向报贩买晚报。小丁将报纸递给彭孝柏。

**彭孝柏** (看报)没有什么大消息。什么?什么?飞机失事，

机上乘客全部罹难—-

小 丁 (惊起，一同看报)什么?什么?

**彭孝柏** 太平洋公司的班机，(惊慌失措)太平洋公司，天 啦!(在身上口袋里乱找)

小 丁 什 么 ? 什 么 ?

**彭孝柏** 电报，那封电报，我明明记得搁在口袋里。(把身上 口袋都翻过，最后找到电报)这个——,这个——, (手发抖)你看——,我看不清—!(顿时显出老 态)

小丁(接过电报，念)“儿搭乘十五日太平洋公司班机经 东京返国。”

**彭孝柏** (喃喃)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公司。(对小丁)你把 ——你把这报纸念念。

小 丁 (读报)“十五日由美国开出之太平洋公司班机一架， 于今晨飞抵东京时，于浓雾中失事，飞机坠海。日 本水上警察厅正派遣船艇营救中，惟生还者希望似 已渺茫。该机共载旅客五十九名，正式名单尚待公 布。”

**彭孝柏** (颓然倒在椅子上)正是这一班。

**小** **丁** 哪有这么巧? **彭孝柏** 完了完了。

**小** **丁** 要不要挂个电话问问?

**彭孝柏** 挂到哪里去?小丁，我告诉你，这事你别让我那老 伴知道。

**小** **丁** 是。

**彭孝柏**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她受不了的。 小 丁 我不会说，如果她看到报纸呢?

**彭孝柏** 她不是一个留意报纸的人。万一她看到报纸，我们

得撒个谎，知道吗? 小 丁 我 懂 。

彭孝柏 或许是我这一辈子做多了恶事，上天要惩罚我。人 家都说我精明刻薄，我是精明刻薄，我不留人家余 地。你说，做事业的人哪能不精明刻薄?一个烂好

人还能做出什么来?

**小** **丁** 您——您老不是这样人。

彭孝柏 但是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啊!我没有要过一文 昧心钱，我勤勤恳恳，劳碌奔波，赚的是本份钱， 我只是比别人精明些、能干些罢了。我为什公要受 这种惩罚?为什么要受这种惩罚?

小 丁 您不要这样，或许吉人天相——

**彭孝柏** 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 这样惩罚我——,为什么— (声音变成 一种喃

喃，最后靠着椅子，以手蒙面) 〔轻柔的音乐声响起。

〔胡义凡自楼上下来，来到曾化德的桌旁。曾化德 仍伏案大睡。

**胡义凡** (推他)老曾，老曾，你怎么啦?

**曾化德** 啊，啊，我睡着了，我怎么会睡着的呢? **胡义凡** 你晚上没有睡好，是不是?

曾化德 嗯?(掩饰)没有什么。

胡义凡 (发现彭孝柏)喂，你看他是谁? **曾化德** 谁?你说谁?

**胡义凡** 老彭，他怎么会到这儿来?

**曾化德** 他决不会是来玩的，啊——,啊，会不会是因为交

通断了?

**胡义凡** 这倒是巧得很啊!

**曾化德** 你想和他打交道?这个家伙难弄得很。 胡义凡 试试有什么关系?

**曾化德** 只不过是碰个钉子罢了，我不去!

胡义凡 你和他儿子是同学，你能不去?去，去， 一定要 去!

**曾化德** 好吧，如果你一定要试试的话— 胡义凡 去，去!

〔胡义凡与曾化德走向彭孝柏。

〔彭孝柏正望着远方发呆。小丁在看报。摆着一桌 的酒菜无人动用。

〔彭孝柏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胡义凡与曾 化德为眼前的情况怔住了，他们彼此碰碰。

胡义凡 董事长，柏老。

**彭孝柏** 啊，啊，胡经理。

**胡义凡** 这位曾化德，曾先生，是令郎的同学。 **曾化德** 老伯!

**彭孝柏** 嗯，嗯，啊 —

**曾化德** 令郎听说去了美国，我们许多年不见了，应该是个 博士了吧?

**彭孝柏** 今年夏天他拿到了博士学位。 **曾化德** 恭喜，恭喜。

彭孝柏 哪里，哪里。(对曾化德)你今年贵庚? 曾化德 叫三十二了。

**彭孝柏** 跟我儿子同年。

**曾化德** 是同年，可是他已经是博士了。

(叹气)博士有什么,能象你就好了。 老伯夸奖，象我就没出息了。

彭孝柏 曾化德 彭孝柏 胡义凡 彭孝柏 曾化德 胡义凡 彭孝柏 胡义凡

彭孝柏 胡义凡 曾化德 彭孝柏 胡义凡 曾化德 彭孝柏 胡义凡 曾化德 彭孝柏 胡义凡 彭孝柏

你现在哪儿高就?

我们合伙搞一个工厂，他是厂长。

这不是很好了吗?要拿博士干什么? 我们正搞得焦头烂额。

我们正要请您老帮个忙。 啊，帮个什么忙?

我们和贵公司有一笔交易，明天是交割期，能不能 请您老关照一下，延几天。

啊——,为什么?

这几天，我们紧得很，实在兜不过来。 这几天实在困难。

困难?

困难得很。

弄不好这几年的心血就全白费了。

(爆发)可是你能不能叫飞机失事延几天吗?

什么?

(面面相觑)

飞机失事?

你看见晚报没有? 还没有。

你们看!

〔小丁将报纸指给他们看。

(念)“太平洋班机失事，乘客全部罹难。”这是怎 么回事?

胡义凡

我儿子就是搭乘这班飞机。

彭孝柏

|  |  |  |
| --- | --- | --- |
| **胡义凡** |  | 有这么回事! |
|  | (同时) |  |
| **曾化德** |  | 那真是不幸! |
| **彭孝柏** | 就有这样的事，摆着一份大的家私他不要，有现成 的经理他不做，他要去念博士。 | |
| **胡义凡** | 遇到这种事，柏老，只能想开些。 | |
| **彭孝柏** | 想开些?你知道我只有一个儿子。 | |
| **曾化德** | 但是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 |
| **彭孝柏** | 是天意?是报应?是不是? | |
| **胡义凡** | 不是这样说。 | |
| **彭孝柏** | 那么应该怎么说? | |
| **胡义凡** | 这 个 — — 这 — | |
| **彭孝柏** | 你说 — — ,你说 — - ,(大声)你说!你说! 〔胡义凡与曾化德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曾化德向胡义凡摊摊手，耸耸肩，表示“完了”。 | |
| **彭孝柏** | (爆发)你说这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自大门进入杂耍班的十二名人员，由萧老板率领。 他们的名单是萧老板、老板娘、小猴儿、红鼻子、 田大力、小卢、洋琴手、喇叭手、舞娘甲、舞娘 乙、舞娘丙、舞娘丁。  〔他们的服饰、姿态、动作都有些特别?需要专家 的设计，惟其中最特别的是红鼻子，他戴着一个大 红鼻子的面具。  〔他们进得门来， 一字排开，脱下帽子。 | |
| **萧老板** | 各位好!各位好!(挥帽)  〔他们的到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立即不安静起 来。红鼻子先做了一个鬼脸，小猴儿在地上跳，田 大力伸个懒腰。洋琴手拉手风琴，喇叭手吹一两 | |

声，舞娘们随着节拍开始跳动…… **老板娘** (碰碰萧老板)这种旅馆咱们住得起? **萧老板** 吉人天相，老婆子，少嘀咕!

小猴儿 咱们要吃大菜，是不是?

老板娘 吃大菜，吃大菜。别嚷，小猴儿。 〔经理赶了过来。

**经** **理** (慌张)你们!你们!

**萧老板** 敝姓萧，是这个班子的老板。 **经** **理** 杂耍班子?

**萧老板** 是的，您老说得对!

**经** **理** 我这儿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 **萧老板** 我可是跟您老挂过电话来的! **经** **理** 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房间。

**萧老板** 哪里话，咱们只要有个地方蹲蹲就行。 **经** **理**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

**萧老板** 朋友，行行好，拣明儿路一通就走。 **经** **理** (坚决地)不行，不行!

**萧老板** (对团员)孩子们，瞧你们的了! 〔团员们立即显得活泼起来——

〔小猴儿在田大力的身上倒立，小卢唱，洋琴手拉 手风琴，喇叭手吹喇叭，舞娘们跳舞。

小 卢 (唱)得开心来且开心嘞。

**杂耍班** (全体合唱)且开心，且开心。 小 卢(唱)唱个荒唐歌儿您来听。

杂耍班 (全体合唱)您来听，您来听。 小卢(唱)西边日出东边雨嘞。

杂耍班 (全体合唱)嘿!东边日出西边雨嘞。

小 卢 (唱)满天月亮一颗星。 .

**杂耍班** (全体合唱)嘿!一颗月亮满天星。 小 卢 (唱)姜子牙十二为丞相嘞。

杂耍班 (全体合唱)嘿!秦甘罗十二为丞相嘞。 小 卢 (唱)秦甘罗八十钓鱼渭水滨。

杂耍班 (全体合唱)嘿!姜子牙八十钓鱼渭水滨。 小 卢 (唱)孔夫子骑牛函谷去嘞。

杂耍班 (全体合唱)嘿!李老君骑牛函谷去嘞。 小 卢 (唱)李老君门下七十二贤人。

**杂耍班** (全体合唱)孔夫子门下七十二贤人。

**经** **理** (气极)不要吵，不要闹，请你们出去。去，去， 去!

老板娘 (一扭一扭向前)各位朋友，各位老朋友，慢来， 慢来，留着点儿，留着点儿，咱们还没有吃饭嘞。

谁管咱们的饭? **红鼻子** 我管，我管。

〔戏的主体移到红鼻子身上，其余的人成为陪衬。 亦即当红鼻子向各个食桌游走时，其他的团员们可 以作一些配合的动作，但中心则只有一个。

**红鼻子** 咱们是一群走江湖的朋友。

**杂耍班** (和)走江湖的朋友。 **红鼻子** 初到贵境。

**杂耍班** (和)初到贵境。

**红鼻子** 咱们想找个地方歇歇。 **杂耍班** (和)管吃又管住。

**红鼻子** 朋友们! **杂耍班** (和)有!

红鼻子 你的嘴巴长在哪里? 杂耍班 (和)长在头上。

红鼻子 它要吃。

杂耍班 (和)要吃还要喝。 红鼻子 你屁股长在哪里? 杂耍班 (和)长在腿上。

红鼻子 它不能老拎着。 杂耍班 (和)它爱躺着。 红鼻子 朋友们!

杂耍班 (和)有!

红鼻子 打起家伙来! 杂耍班 (和)是!

〔音乐声起。

红鼻子 (念)咱们江湖里生，江湖里老。

杂耍班 (同念)咱们江湖里生，江湖里老。 红鼻子 (念)五湖四海任咱们跑。

杂耍班 (同念)五湖四海任咱们跑。 红鼻子 (念)张家哥哥李家的大嫂。 杂耍班 (同念)张家哥哥李家的大嫂。

红鼻子 (念)帮个忙儿行个好! 杂耍班 (同念)帮个忙儿行个好!

红鼻子 (念)要知道，天无十日晴，人无三日好。 杂耍班 (同念)天无十日晴，人无三日好。

红鼻子 (念)行船的怕风暴； 杂耍班 (和)不怕，不怕。 红鼻子 (念)要饭的怕狗咬； 杂耍班 (和)不怕，不怕。

(念)裁缝师傅怕补破衣袄； (和)不怕，不怕。

红鼻子 杂耍班

红鼻子 杂耍班 彭孝柏 红鼻子

红鼻子 杂耍班 曾化德

胡义凡 红鼻子

红鼻子 杂耍班 邱大为 何美丽 红鼻子 杂耍班 红鼻子 杂耍班

红鼻子 杂耍班 红鼻子

〔红鼻子来到彭孝柏的一桌。 (念)坐飞机的还怕摔大跤； (和)不怕，不怕。

(一惊站起)什么?什么? (对彭孝柏)不怕，不怕。

〔红鼻子来到曾化德、胡义凡的一桌。

(念)做买卖的怕钱弄不到。 (和)不怕，不怕。

什么?什么? (同时吃惊站起)

什么?什么? (对他们)不怕，不怕。

〔红鼻子来到邱大为、何美丽的一桌。 (念)用脑子的先生就怕不开窍。

(和)不怕，不怕。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同时吃惊站起)

(对他们)不怕，不怕。

(念)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念)我怕没有地方睡大觉。

(和)不怕，不怕。

〔红鼻子来到叶家夫妇的一桌。

(念)小妹妹，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和)不怕，不怕。

(念)小妹妹，不怕，不怕。小妹妹，来，来，不 怕，不怕。

**杂耍班** (和)小妹妹，不怕，不怕。

〔叶小珍眼睛闪着亮光，向红鼻子慢慢的一步一步 走 去 。

**红鼻子** (念)小妹妹，来，来，来，不怕，不怕。 **杂耍班** (念)小妹妹，不怕，不怕。

**全** **体** (象着了魔似的，和念)小妹妹，不怕，不怕。 **叶太太** (尖叫起来)我的天!我的上帝!

**叶尧治** (差不多同时)老天!老天爷!上帝!

**经** **理** (清醒过来)好了，好了，不要闹了，留你们住就 是了!

**——幕急落**

**第** **二** **幕**

〔前幕二小时之后。景同前。

〔舞台中央由两张餐桌并成的长桌，杯盘狼藉，杂 耍班子的团员们刚刚食毕，他们散布在舞台的各 处。有的喝水，有的剔牙，有的坐着，有的站着。 其余的客人均已离去，惟有彭孝柏独据原位，在那 儿发呆。

〔萧老板和老板娘仍坐在食桌旁说话。

**萧老板** 这顿饭倒顶不坏的。

**老板娘** 老爷子，你知道什么价钱吗? **萧老板** 你甭担这个心好不好?

**老板娘** 不是我担心，我怕你进得来出不去啊!

**萧老板** 咱们哪儿没有去过?什么风什么浪没见过?还能把 咱们怎么样?

**老板娘** 今儿个你是老板，老爷子，咱们是全看你的，你要 是给砸了，你叫咱们往哪儿躲去。

**萧老板** 老婆子，少操心，砸不了，俺是命带贵人，到时候 自有办法。

**老板娘** 好，好，瞧你—— **萧老板** 嘘 !

〔侍者甲前来收拾食具。

侍者甲 ( 一 面收拾)您带这个班子? 萧老板 是 。

侍者甲 贵姓?

萧老板 敝姓萧。 侍者甲 萧老板! 萧老板 不敢。

侍者甲 你们常年在外边跑是不是? 萧老板 常年在外边跑。

侍者甲 真有意思。 萧老板 混口饭吃。

侍者甲 我说真有意思。 萧老板 我说混口饭吃。

侍者甲 您客气! 萧老板 您客气!

侍者甲 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喜欢杂耍班子。 萧老板 啊 !

侍者甲 那时候我住在乡下，有时来个杂耍班子，我就成天

和他们混在一起，差点没跟着他们走。 萧老板 幸好没跟他们走。

侍者甲 要是跟他们走了就好了。(认真地)你知道他们都 是顶好的人，顶够朋友的。

萧老板 这是不错的，出门靠朋友。可是这是一碗辛苦饭，

今天在这儿，可不知明天在哪儿。 侍者甲 可是总比老看着一个屋顶好些。

萧老板 (自言自语)咱们倒真愿有一间屋子呆下来呢!

侍者甲 (自言自语)从早上起来，就在这间屋子里打转，

也不知打了多少个转，转来转去，都没有转出这个 屋顶，真烦人的。

(自言自语)有间屋子就可以歇会儿了，免得常年 在外边跑，人总得有个归宿，老鼠还得有个窝。

萧老板

侍者甲 萧老板

舞娘甲 舞娘丁 舞娘乙 舞娘丙 舞娘甲 舞娘乙 舞娘丁 舞娘丙 舞娘甲 舞娘丁 舞娘乙 舞娘甲 舞娘丙 舞娘丁 舞娘乙 舞娘甲 舞娘丁 舞娘乙 舞娘丙

( 自言自语)烦死人，唉!

(自言自语)烦死人的! 〔侍者甲收拾起碗盘退下。

〔此时戏剧的中心移到四个舞娘的身上。 累死了!

我不累。

我只想有张床铺。 我不觉得怎么样。

有一张床和洗个热水澡。 热水澡，我赞成。

这样的天气，我要洗冷水。 我最爱游泳。

外边就是游泳场，你可以游个痛快。 现在天黑了，不行。

我——,我什么都厌烦了，烦死人。 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烦什么? 为什么?

(差不多同时)

跳舞，跳，跳，跳，跳他妈的，跳他奶奶的。 你怎么说得这样难听!

(自言自语)跳舞没有什么不好，我很喜欢。 早知道，我宁可去当店员。

我不要当店员。

我也不要当店员。

舞娘丁 舞娘乙

舞娘丁 舞娘甲 舞娘丙 舞娘甲 舞娘乙 舞娘甲 舞娘乙 舞娘丙 舞娘丁 舞娘甲 舞娘乙 舞娘丙 舞娘丁 舞娘甲 舞娘乙 舞娘丁 舞娘丙 舞娘乙 舞娘甲 舞娘乙 舞娘丁 舞娘乙 舞娘丙 舞娘丁

我是有机会当店员的，那时我只象她(指舞娘丁)

这样大，我的想法也和她一样。 我绝不当店员。

你要是当了店员，说不定你现在是老板娘了。 老板娘怎么样?从早忙到夜，比咱们苦多了。 至少，你总有个家了，是不是?

你别说了。你呢? 我不想什么。

哦!你有小张。 是的，我知道。

我也知道。 不要胡说! 谁胡说?

(同时)

她没有胡说。 真的，真的。

你有小卢。

小卢?胡说八道。 可是他追你。

是的，我看得出来。

你这两个娃儿知道什么。 你不喜欢他?

讨厌，不要说了。 你喜欢红鼻子。

你胡说，当心我拧你的嘴! 他为什么老爱戴个红鼻子? 怪事，我问过他。

舞娘甲 他怎么说?

舞娘丁 他说戴着好玩。

舞娘丙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舞娘甲 会不会是个逃犯，要掩盖他的本来面目?

舞娘乙 瞎说，人家是正正经经的人，还是个大学生呢，不 要胡说八道。

舞娘甲 要不就是脸上长了个什么?

舞娘丙 没有这回事，我看过他的脸孔。 舞娘乙 真的?

舞娘丁 他是什么样子?

舞娘丙 他长得白白净净，清清秀秀。 舞娘甲 真的?

舞娘乙 ( 同 时 ) 真 的 ? 舞娘丁 真的?

舞娘丙 谁还骗你们不成。有一次他的面具掉了下来，给我

偷看到了。 舞娘乙 他怎么样?

舞娘丙 他对我笑笑，立刻把它戴了上去。 舞娘乙 他没说什么?

舞娘丙 他没说什么,可是——可是他笑得有点怪。 舞娘乙 笑得有点怪，是什么意思?

舞娘丙 我——我说不上来。哦，哦，有点害羞。 舞娘丁 害羞?

舞娘乙 是的，他是有点害羞。 舞娘丙 可是，他是一个好人! 舞娘丁 是一个好人!

舞娘乙 不错，是个好人!

**舞娘甲** 他不象我们。 **舞娘乙** 你说什么?

**舞娘甲** 他不象我们，他不是我们这种人，他和我们不一

样。

**舞娘丙** 他是个谜。

**舞娘丁** 一个谜?一个什么谜?

**舞娘甲** 我想起一件事，不，一个笑话。 **舞娘乙** 什么笑话?

**舞娘丁** 我爱听。

**舞娘甲** (四处看看)过来，要听就过来。

〔四个舞娘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观众除了听到一 两声笑声之外，她们谈的什么可听不见。

〔戏的中心转移到几个男人身上。 **田大力** (呵欠) … …

小 卢 (呵欠)无聊!

洋琴手 (走了过来)小卢! 小 卢 干吗?

洋琴手 有没有钱? 小 卢 没有。

**洋琴手** 行行好，一百、五十也行，明儿就还你。 小 卢 前帐未清，甭谈，甭谈。

洋琴手 我实在淡出个鸟来了，吃饱了总该喝点什么,你说

对吗? 小 卢 喝水去!

喇叭手 哈哈，对，对。

洋琴手 你请我喝一杯，明儿请还你。 **喇叭手** (耸耸肩)我跟你一样。

小 卢 他的钱都归库了，有办法你向那边的大姐要去。 **喇叭手** 不要乱说。

洋琴手 田大哥怎么样?

**田大力** 你知道我不喝酒的。

**喇叭手** 你少打他的主意，他的钱要养家的。 **田大力** 阿弥陀佛!

**小** **卢** 小李，向老板借去。

**喇叭手** 老板?他是自顾不暇啊! **洋琴手** 这个班子迟早是完了。

**田大力** 阿弥陀佛!

**喇叭手** (对洋琴手)你不是说有个夜总会要请你吗? **洋琴手** 这 个——

**小** **卢** 小李，别忘了拉我一把。 **洋琴手** 这个已经过去了。

**小** **卢** 过去了，怎么就过去了?

**喇叭手** 夜总会又怎么样? 小 卢 总比跑江湖好些。

喇叭手 我不是这个想法，老实告诉你吧，干咱们这一行 的，就得跑，老蹲在一个地方，有谁来看你，你的 玩意儿总有一天会穷的，不信，你问田大哥。田大 哥，你说是不是?

**田大力** 阿弥陀佛! **洋琴手** 阿弥陀佛!

**小** **卢** 我想我总有一天能够到大都市去演唱。

**喇叭手** 当然，当然，成为一个光华灿烂的红歌星，你的名 字登在最大的报纸上，捧角儿的象潮水似的拥进 来，连站的位置都没有，电台播着你的歌曲，唱片

行卖着你的唱片—— 小 卢 别挖苦人啦!

喇叭手 不是挖苦人，人人都是这样想，我也是这样想。田 大哥，你是过来人，你说是不是?

田大力 阿弥陀佛!

洋琴手 想有什么用?

喇叭手 总比想都不能想的好些!

小 卢 我可没有那样想过，我只是想我不能老蹲在一个江

湖班子里混一辈子，我想我总得有个机会闯闯看。 喇叭手 这个不难。

小 卢 你呢?你想什么? 喇叭手 我什么也不想。

洋琴手 他想娶亲、生子。 小 卢 (回敬)这个不难!

喇叭手 这个不难?你凭什么说这个话，咱们凭什么结婚，

凭什么养孩子，你看看田大哥。 田大力 阿弥陀佛!

小 卢 那么你怎么办?

喇叭手 我不敢想，我只能做梦。 小 卢 做梦?

喇叭手 做梦，做一个美丽的梦。不，不是什么美丽的梦， 我只梦想有一点儿钱，一点儿的钱。当我有了一点 儿的钱，我就把这喇叭踹在地上，踏得扁扁儿的。

小 卢 为什么? 田大力 阿弥陀佛!

喇叭手 我要把它踏得扁扁儿的，我这辈子不再吹它，我的 儿子、孙子都不再吹它。

**洋琴手** 要是我，我宁可拿来换酒喝。

**喇叭手** 决不，不，我一定要踏它，踩它。 小 卢 真可怕!

洋琴手 小卢，我的洋琴押给你怎么样?借几文! 小 卢 看你馋得这个样子，算了吧，我请你一杯。 洋琴手 真的?

小 卢 只有一杯，讲清楚，只有一杯! 洋琴手 一杯，当然。

小 卢 真的，我——我也想喝一杯。 〔小卢与洋琴手向柜台走去。 〔田大力端坐不动，有如佛像。

〔喇叭手陷入沉思之中。 〔音乐声起。

〔戏剧的中心移到红鼻子与小猴儿的身上。 **小猴儿** 红鼻子叔叔，红鼻子叔叔!

**红鼻子** 嗯 。

**小猴儿** 您在想什么? **红鼻子** 我没想什么。

**小猴儿** 我告诉您一件事。 **红鼻子** 嗯 。

**小猴儿** 我爸说，夏天过了他要把我送到中学里去念书，他

不让我跟着班子出来。 **红鼻子** 好呀!

**小猴儿** 为什么?我不要念书，我不要念书! **红鼻子** 为什么?

**小猴儿** 念书不好玩，我喜欢在班子里，我将来要变成一个 魔术大王，我欢喜魔术。

红鼻子 你知道能念书总是好的。

小猴儿 您也这样说吗? 红鼻子 当然。

小猴儿 您念过中学吗? 红鼻子 念过的。

小猴儿 您念过很多的书吗? 红鼻子 嗯 。

小猴儿 他们说您念过大学，是真的吗? 红鼻子 这个——嗯。

小猴儿 念了中学，念了大学，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 红鼻子 干这个有什么不好?

小猴儿 对呀!可是我爸不让我干这个。 红鼻子 你爸有你爸的理由。

小猴儿 您呢?

红鼻子 我有我的理由。

小猴儿 我也有我的理由。

红鼻子 可是你是个小孩子。 小猴儿 您呢?

红鼻子 你真会讲话，我讲不过你。 小猴儿 您真的喜欢做一个小丑吗? 红鼻子 真的。

小猴儿 您快乐吗? 红鼻子 我快乐。

小猴儿 我也快乐。

红鼻子 (唱)我真快乐，我真快乐，我有个小猴儿同我玩， 我真快乐。

小猴儿 (唱)我真快乐，我真快乐，我有红鼻子叔叔同我

玩，我真快乐。

**红鼻子** 我 有 小 猴 儿

(齐唱)我真快乐，我真快乐， 同

**小猴儿** 我有红鼻子叔叔

我玩，我真快乐。 〔经理自右侧门入。

经 理 (拍掌)各位先生，各位先生，你们的房子我已经 腾出来了，你们可以休息休息。

〔大家一阵欢呼，以下的声音吵成一片。 **舞娘乙** 我要洗澡!

**舞娘甲** 我爱睡!

**喇叭手** 走吧!

**田大力** 阿弥陀佛!

**老板娘** 小猴儿!小猴儿! **小猴儿** 来了!来了!

〔大家拥挤着，吵闹着自右侧门下。 〔舞台上只剩下红鼻子和彭孝柏。

**红鼻子** (浑然不觉，唱)我真快乐，我真快乐，我有小猴

儿同我玩，我真快乐。(声音滑稽而痛苦)

〔在红鼻子歌唱声中，彭孝柏慢吞吞站起，走了过 来。此时的彭孝柏在观众看来老了许多。

**彭孝柏** 喂，喂! **红鼻子** 您老叫我?

**彭孝柏、**我问你，你看过晚报没有?

**红鼻子** 晚报?什么晚报? **彭孝柏** 今天的晚报。

**红鼻子** 啊——,没有，没有，我很少看报纸。 **彭孝柏** 那你怎么知道飞机失事?

红鼻子 飞机失事?什么飞机失事?

彭孝柏 今天有一架太平洋公司的班机在日本失事。

红鼻子 我不知道。 彭孝柏 你不知道?

红鼻子 真的不知道，日本离咱们很远，可不是? 彭孝柏 很远。

红鼻子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彭孝柏 没有关系?那你为什么要说? 红鼻子 我说过吗?

彭孝柏 你刚才不是唱“坐飞机的还怕摔大跤”?

红鼻子 我只是随便唱唱的，这只是说飞机摔跤是很少的事 儿，虽然是很少的事儿，但有时还会发生。我说有 时候，可不是吗?

彭孝柏 啊——,可是它和我却很有关系。 红鼻子 和您老?

彭孝柏 我的儿子在上面。 红鼻子 您少爷?

彭孝柏 你知道，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宝贝儿子。 红鼻子 那真是!

彭孝柏 他是一个很乖很听话很聪明的儿子，他今年在美国 拿到博士了。可是有什么用?我本来是不让他去 的。我说：儿子呀，你去什么美国，你应该留在我 身旁，继承我的事业。(此时他把红鼻子当做了自 己的儿子)你知道我有钱够你花的，我有事业够你 做的，你不要；有漂亮的妞儿你不要，你不娶亲， 你要去美国。去美国干什么?去念博士，丢下我们 二老，连个孙子也不让我们抱抱，你不乖，你自作

聪明，你混蛋!你该死!你——,你——,我要打 你!打你!打你——(打红鼻子)

红鼻子 啊啃，啊啃，您打错了。

彭孝柏 我打错了?你还说我打错了，(打红鼻子)打死你

红鼻子 啊啃，啊啃，我不是你儿子，我是红鼻子。 彭孝柏 哦!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糊涂了。

红鼻子 不打紧，老伯。

彭孝柏 你说我该不该骂? 红鼻子 该的!

彭孝柏 该不该打的? 红鼻子 该的!

彭孝柏 可是有什么用，他——,他——他死了! 红鼻子 他死了?

彭孝柏 他死了，他死了! 红鼻子 谁死了?

彭孝柏 我的儿子死了。 红鼻子 您儿子死了?

彭孝柏 你这人是怎么的?我刚才不是告诉你太平洋公司班

机失事吗?

红鼻子 您怎么知道?

彭孝柏 晚报上写得明明白白。

红鼻子 晚报上可有说你儿子死了?

彭孝柏 没有，当然没有，它只说飞机失事。 红鼻子 那您怎么能说您儿子死了?

彭孝柏 我儿子坐的是这班飞机。 红鼻子 您怎么知道?

**彭孝柏** 有电报，有他的电报，(自口袋中找出电报)你看。 **红鼻子** (念)“儿搭乘十五日太平洋公司班机经东京返国。”

报纸呢?

**彭孝柏** 有，有。(自餐桌上取来报纸)

**红鼻子** (读报)“十五日由美国开出之太平洋公司班机一 架，于今晨飞抵东京时，于浓雾中失事，飞机坠 海。日本水上警察厅正派遣船艇营救中，惟生还者 希望似已渺茫。该机共载旅客五十九名，正式名单

尚待公布。”这两样东西并不能证明什么。 **彭孝柏** 并不能证明什么?

**红鼻子** 并不能证明您的儿子已经死了。 **彭孝柏** 为什么?

红鼻子 因为这中间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可能。或许您的儿子 这天并没有走，或许您的儿子搭的不是这班飞机， 或许您的儿子已经被救了起来，飞机坠海生还的可 能性是很大的。您不能判定您的儿子已经死了。

**彭孝柏** 他没有死?

**红鼻子** 您读过法律没有?法律上的死亡，必须尸体经过医 生的诊断，才能认定他是否死亡。

**彭孝柏** (失望)我们不是在讨论法律的问题。

**红鼻子** 您知道法律所依据的是事实，死亡的判断也是如 此。这两样东西不能代表任何事实，它不能拿来判 断什么。

**彭孝柏** 你认为——?

**红鼻子** 我认为您是恐惧多于事实。 **彭孝柏** 为什么?

**红鼻子** 因为人一生下来就会恐惧。

彭孝柏 我不懂。

红鼻子 人就是如此。人一生下来上天就赋予他一种本能， 一种忧虑，一种恐惧的本能，他恐惧生也恐惧死。

彭孝柏 什么?恐惧生也恐惧死?

红鼻子 是的，正是的。他为钱发愁，他为家庭发愁，他为 事业发愁，他为名誉发愁，他为儿子发愁，这是生 之恐惧；当然他更为自己愁，他怕死，没有人不害 怕死的，这是死之恐惧。

彭孝柏 你说这个干吗?这与我儿子有什么关系? 红鼻子 如果您的儿子平安回来?

彭孝柏 如果我的儿子平安回来，我将是天下最快乐的老 人。我有钱，我有地位，我不缺少什么,我不会为 什么发愁。

红鼻子 那么您将做什么?

彭孝柏 我要做些好事，做点善事。

红鼻子 有这句话您的儿子就会平安回来。 彭孝柏 为什么?

红鼻子 从您的话里您真正恐惧的不是您的儿子，而是您自

己 。

彭孝柏一什么?你说什么?

〔灯光转暗。阴风惨惨，红鼻子变成了黑鼻子，使 吾人联想起地狱。

红鼻子 (一个字一个字吐出)你做过多少恶事?

彭孝柏 (此刻变成了被审讯的囚徒)没有，没有! 红鼻子 还说没有!

彭孝柏 有，有一点。 红鼻子 只有一点?

彭孝柏 有一些，有那么一些。 红鼻子 你说!

彭孝柏 我刻薄待人。

红鼻子 岂只刻薄待人! 彭孝柏 我放高利贷。

红鼻子 还有。

彭孝柏 我欺负—— 红鼻子 欺负谁?

彭孝柏 孤儿寡妇。

红鼻子 你有点人性没有?

彭孝柏 我有!我后悔，我后悔，我后悔，我后悔 … … (声 音变得凄厉而恐怖)

〔灯光复明。彭孝柏突然跌倒在地上。红鼻子将他 扶起。

红鼻子 您怎么啦?没事吗? 彭孝柏 没事。

红鼻子 您觉得怎么啦?

彭孝柏 这会儿好些了，我觉得好些了。 〔小丁自楼上奔下。

小 丁 董事长，董事长，有您的长途电话，公司里挂来

的 。

彭孝柏 哪里?在哪里? 小 丁 在您的房间里。

〔彭孝柏急走两步， 一个踉跄。 小 丁 怎么啦?

红鼻子 你扶着他，扶他走!

〔小丁扶着彭孝柏慢慢上楼。

红鼻子 (喃喃自语)上天可怜可怜他们，可怜可怜他们



〔轰然一声，邱大为拿着酒瓶自楼梯上滚了下来。 何美丽紧跟在他后面跑下。

〔红鼻子赶忙奔了过去。

何美丽 你怎么啦?(哭声)你怎么啦?

〔红鼻子帮着何美丽把邱大为扶起。 红鼻子 你——?

邱大为 我 —— ,我没什么。(欲站起) 红鼻子 慢点，让我看你有没有受伤。 邱大为 没有，没有。

红鼻子 (检查邱大为的身体)还好，真的没有什么,只是 这儿碰起一个疙瘩。

邱大为 是一个疙瘩。 何美丽 好大的疙瘩!

红鼻子 这不要紧，只要没有内伤。 何美丽 让我来揉揉。

邱大为 啊啃，啊啃，好痛!

红鼻子 你别碰它，让他先歇会儿。

〔红鼻子与何美丽扶邱大为坐在沙发上。 红鼻子 你喝多了酒是不是?

邱大为 喝了一点。 红鼻子 只一点?

何美丽 他平常是不喝酒的，今天有点反常。 红鼻子 那怪不得。

何美丽 你知道他是个音乐家。 红鼻子 音乐家?

邱大为 别听她的，我不是什么音乐家，我什么也不是。

何美丽 他是个音乐家，邱大为，他叫邱大为，写过许多的

曲子，你听过他的名字没有? 红鼻子 邱先生，久仰久仰。

邱大为 那是过去的事。

何美丽 电影的插曲有许多是他作的，电台经常播着他的 歌，他有一首“微云”的曲子顶有名的，你听过没 有?

红鼻子 我——我想是听过的。

邱大为 你别听她的，那都是不成东西的。 红鼻子 你客气!好得很!

何美丽 近来他忽然变了，他觉得他应该写 一 点更好的东 西 。

红鼻子 啊!更好的东西!

邱大为 不是老写那些，对不对?那些人家管它叫通俗的东 西 。

何美丽 (抢着说)他要写艺术的歌曲。

邱大为 那些更高尚的东西，更深刻，和更富想象的。 何美丽 更美丽的，你懂吗?

红鼻子 我好象懂得。

何美丽 于是他要找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来到 这 里 。

邱大为 让我说吧，我们来到这里许多天，我什么也写不

出。

红鼻子 为什么?

邱大为 写不出就是写不出。

何美丽 他不是写不出，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他觉得不

满 意 。

邱大为 因为写的永远是那老套，我才知道我根本没有才 能，我根本不是什么音乐家。

何美丽 别听他的，他是有才能的，他是天才!

邱大为 谁说的?谁说我是天才?

何美丽 许多人这样说，人人这样说。 邱大为 你说，谁这样说?

何美丽 那些电影制片商，那些唱片行的老板，还有电台的 节目制作人。

邱大为 你相信他们? 何美丽 我当然相信。 邱大为 你自己呢?

何美丽 我 ?

邱大为 你怎么说?

何美丽 我——我相信。 邱大为 你说我是天才?

何美丽 你——你是天才。 邱大为 (大声)你撒谎! 何美丽 我没有撒谎!

邱大为 你还说没有撒谎!你怎么说，你忘了吗?你说：你

作的什么曲，难听死了。 何美丽 那是在吵架。

邱大为 吵架的话最见真情。 何美丽 吵架的话不算数。

邱大为 当然算数。

何美丽 那么你怎么骂我，你要我抖出来? 邱大为 我骂你什么?

何美丽 你真的要我抖出来? 邱大为 我不记得我骂过你。

何美丽 (大声)你骂我丑八怪，你骂我自作多情，那也是 真情吗?

邱大为 — — 这，这 — — ,这 —

何美丽 怎么说?这怎么说? 邱大为 很难说。

何美丽 该死!(哭)你该死，刚才为什么不把你摔死! 邱大为 (站起)你咒我死!

何美丽 你没有心肝，你再也写不出什么曲子! 邱大为 胡说!

何美丽 (大怒)你胡说! 邱大为 丑八怪!丑八怪!

何美丽 什么天才!屁!狗才狗才!

〔二人气极。红鼻子过来解劝。 红鼻子 好了!好了!

何美丽 我是好意，他这人不识好歹。 邱大为 我恐怕正是她所说的，狗才。

红鼻子 算了，算了。 何美丽 狗才!狗才!

〔邱大为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 何美丽 (大惊)你——,你怎么啦? 红鼻子 没有什么吗?

邱大为 (平静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红鼻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声音? 邱大为 什么声音?

红鼻子 一种声音， 一种神秘的声音，我不知道它来自哪

里，它或许来自我们的心底，或许不是，或许来自 天上，或许来自宇宙以外，那不是人类的声音，那 是人类所从不曾有过的美妙而神秘的声音。

**邱大为** 我不曾注意过。

红鼻子 你试试看，当你心思宁静的时候，或者当你受到某 种刺激的时候，或者当你在爱的时候，或者当你在 哭泣的时侯，但没有人能确定它什么时候会来。

**邱大为** 啊 !

**红鼻子** 但是只有虔诚的人能听得到，只有纯净的人能听得 到，只有象儿童一样天真的人能听得到，只有音乐 家能听得到，真正的音乐家能听得到!

**邱大为** 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

**红鼻子** 你试试看。 **邱大为** 啊 !

**红鼻子** 你不妨试试。 **邱大为** 你别讲话!

〔飘浮起一阵轻微而美妙的音乐。 **邱大为** (如醉如痴)啊!那是什么?

**何美丽** (莫明其妙)什么?什么?

**邱大为** 别响!听，我听到了什么? 何美丽 (对红鼻子)他说什么?

**红鼻子** 嘘 !

〔美妙的音乐声渐响。

**邱大为** (狂暴地)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何美丽 (大惊)他听到了什么?

**红鼻子** 嘘!

**邱大为** (跳起)我有了，我有救了!

〔邱大为奔上楼。

何美丽 (跟去)你怎么啦!怎么啦? 〔邱大为与何美丽下场。

〔红鼻子站在舞台中央，仰着头对着空中发呆，空 中响起了一阵美妙的音乐。

〔叶尧治夫妇和他们女儿叶小珍自楼上下来。 〔音乐声止。

叶太太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 红鼻子 您唤我?

叶太太 大家呢?你们班子呢? 红鼻子 他们在房间里休息。

叶太太 啊——

红鼻子 您有什么事?

叶太太 是我小妹妹——

红鼻子 (抚摸叶小珍的头)可爱的小妹妹! 叶太太 她——,该怎么说?

叶尧治 你让我来。(对红鼻子)是这样的，我这女儿在三 岁，不，还是四岁那年，忽然变得呆痴起来，不说 话，也似乎听不懂别人的话， 一天到晚痴痴呆呆，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夫妇为了她不知花了多少钱， 看了多少医生，全不管用。

红鼻子 受过伤?摔倒过? 叶尧治 没有。

红鼻子 受过什么刺激?

叶尧治 我不记得，似乎没有。 叶太太 没有，没有。

红鼻子 那———那—

**叶太太** 可是医生说有一天会自己好起来，有过这样的病 例 。

**红鼻子** 可能的，可能的。

**叶太太** 刚才，就是刚才她看了你们的表演，她似乎有些不 同，有些不同。不再那么安静，从她的眼睛可以看 出来，你看!

〔大家蹲下来看叶小珍。

**叶太太** 你看她的眼睛，有一种光芒， 一种从未有过的光 芒，她会不会是醒过来?

**叶尧治**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她似乎要醒过来。老天爷，救

救她，让她醒过来。 **红鼻子** 她叫什么名字?

**叶太太** 小珍，叶小珍。

**红鼻子** 小妹妹!小珍!过来!过来! 一 二三，我叫 一 二

三，一二三，你就过来。开始!一 !二!三! 〔叶小珍两眼发直，开始移动。

**叶太太** 怪了，怪了! **叶尧治** 嘘!

**红鼻子** 对了，来，来，来，慢慢走。 一 !二!三!一 !

二!三!

〔叶小珍踏着稳定的步子向前走去，红鼻子便不断 倒 退 。

**红鼻子** 一 ! 二 ! 三 ! 一 ! 二 ! 三 ! 一 ! 二 ! 三 ! 一 ! 二 ! 三! … …

〔他们又转了回来。

**红鼻子** 伸出你的手来，象这样，象这样，伸出你的手来! 〔红鼻子帮着把她的手平伸。红鼻子握着她的双手。

红色的光圈照着他们，此时的红鼻子宛如一座天神。 **红鼻子** 我是叶小珍，我是叶小珍，叶小珍，叶小珍，叶小

珍，小珍，小珍，小珍!

〔于是红鼻子握着她的手开始跳动。

〔叶小珍和半蹲着的红鼻子开始合着音乐拍子( 一

种含有神秘感的音乐)跳出一种奇妙的舞蹈。 **红鼻子** (边跳边唱)

是花儿的都归花儿， 是鸟儿的都归鸟儿。

是你的都归你， 是我的都归我。

是叶小珍的都归叶小珍， 是叶小珍的都归叶小珍。

花儿开了， 鸟儿叫了。 你笑了，

我笑了。

叶小珍也笑了， 叶小珍也笑了。

(这个歌可视需要而反复多次)

〔在他们跳动声中，旅馆的经理、侍者、杂耍班的全 体人员一个个上场，都为这一景象所怔住。于是驻 足以观。

〔曾化德、胡义凡自楼上下来，站在一旁观看。

〔王珮珮自大门上。她带宽边黑眼镜，提手提箱， 进来时在门口略停留一下，向四周打量，但没有引

起任何人的注意。于是她犹豫了一会，最后亦站在 一边观看。

〔彭孝柏与小丁自楼上快步跑下。

**彭孝柏** 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一看见目前景象，立即 把话打住，挤过来观看)

〔下面的戏由红鼻子领唱，而全体则象着了魔似的 和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响。

**红鼻子** (唱)是花儿的都归花儿。

**全** **体** (和唱)是花儿的都归花儿。 红鼻子 (唱)是鸟儿的都归鸟儿。

**全** **体** (和唱)是鸟儿的都归鸟儿。 **红鼻子** (唱)是你的都归你。

**全** **体** (和唱)是你的都归你。 **红鼻子** ((唱)是我的都归我。

**全** **体** (和唱)是我的都归我。

**红鼻子** (唱)是叶小珍的都归叶小珍。

**全** **体** (和唱)是叶小珍的都归叶小珍。 **红鼻子** (唱)是叶小珍的都归叶小珍。

**全** **体** ((和唱)是叶小珍的都归叶小珍。

〔此时邱大为自楼上奔下。何美丽跟在后面。 **邱大为** (大喊)吵什么?吵什么?你们吵什么?

〔邱大为的喊声无人理会，他们亦站过来观看。 **红鼻子** (唱)花儿开了。

全 体 (和唱)花儿开了。 **红鼻子** ((唱)鸟儿叫了。 **全** **体** (和唱)鸟儿叫了。 **红鼻子** (唱)你笑了。

全 体 (和唱)你笑了。 红鼻子 (唱)我笑了。

全 体 (和唱)我笑了。

红鼻子 (唱)叶小珍也笑了。

全 体 (和唱)叶小珍也笑了。 红鼻子 (唱)叶小珍也笑了。

全 体 (和唱)叶小珍也笑了。

〔音乐与舞蹈突然停止。叶小珍“哇”的一声大哭 起来。大家都蹲下来围着她。

红鼻子 不要哭，不要哭! 全 体 不要哭，不要哭!

叶小珍 (费力地拚出两个字)我—— 怕— 红鼻子 不怕，不怕!

全 体 不怕，不怕!

叶尧治 (着了魔似的)她，她，她，她!

叶太太 (着了魔似的)她会讲话，她会讲话! 叶尧治 天啦!她好了，她好了!

叶太太 (过去抱起叶小珍)宝贝，宝贝，你好了!

叶尧治 天啦!这是怎么的，怎么的? 红鼻子 她好了，是的，她会好的。

〔彭孝柏与邱大为同时过来拉住红鼻子。红鼻子向 两面看看。

彭孝柏 你请! 邱大为 你请!

彭孝柏 我儿子真的没死。 红鼻子 啊 !

邱大为 我真的听见一种声音。

红鼻子 啊 !

彭孝柏 我公司里刚刚接到他的电报。 邱大为 一种心底的声音。

彭孝柏 他临时有事没有搭乘那班飞机。 邱大为 一种来自天上的声音。

彭孝柏 他改搭明天的飞机。 邱大为 我相信我能够写了。 彭孝柏 谢天谢地!

红鼻子 当谢天地! 邱大为 我有了自信! 红鼻子 恭喜，恭喜!

彭孝柏 我要请你们演奏一场，以示庆祝。(拍掌)喂，喂， 各位先生，我要请这个杂耍班子演一场。

老板娘 (对老板)他说什么? 萧老板 嘘 !

彭孝柏 经理，经理! 经 理 有 !

彭孝柏 我要请杂耍班子为大家演奏一场。 大 家 (欢呼)啊!

经 理 您老——

彭孝柏 一切的费用我付!

叶尧治 不，不，我也要付一份。 经 理 好极了!

彭孝柏 我一个人付，下次你付。 叶尧治 我付一半。

彭孝柏 不，不，不行，不行! 大 家 (欢呼)啊!

经 理 (把萧老板推了过来)你听见了没有?

萧老板 咱们只好献丑了! 大 家 (欢呼)啊!

**彭孝柏** 快快，咱们开始! **萧老板** 伙计们!

**杂耍班团员** 有 !

**萧老板** 听见没有?这几位先生要咱们演一场，大家要卖点 儿劲啊!

**杂耍班团员** **好!**

〔曾化德与胡义凡挤了进来，走近彭孝柏。 **彭孝柏** 胡经理!

**胡义凡** 柏老!

**彭孝柏** 你两位刚才跟我谈什么来的?

**胡义凡** 我们和贵公司有一笔交易明天到期。 **彭孝柏** 啊，我记起来了。

胡义凡 我们的票子，希望能晚几天解银行。 彭孝柏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胡义凡 要请您老挂个电话回去。

彭孝柏 好，好，就挂，就挂。(拍手)喂喂，请大家准备!

〔彭孝柏和胡义凡、曾化德向柜台走去。

**彭孝柏** 我这就挂，其余的改日细谈。 **曾化德**

谢了，谢了。

胡义凡

**彭孝柏** 不用谢我!

**萧老板** 请大家让一让，我们要准备场地!

**——幕急落**

**第** **三** **幕**

〔时间紧接前幕。景同前。

〔舞台上食桌业已移开，作为表演场所。

〔杂耍班的团员们坐在后面。观众，包括彭孝柏、 小丁、邱大为、何美丽、曾化德、胡义凡、叶氏夫 妇和叶小珍、王珮珮、经理和侍者甲、乙，分坐两 旁。

〔表演即将开始，萧老板站起走入表演区，老板娘 跟着上。观众鼓掌。

**萧老板** (向三面抱拳敬礼)各位先生! **老板娘**(抱拳敬礼)还有各位女士!

**萧老板** 还有各位女士，咱们是个江湖班子。 **老板娘** 不错，江湖班子。

**萧老板** 今天能够来到这样漂亮的大客栈- **老板娘** 要说旅馆。

**萧老板** 大旅馆来卖艺。

**老板娘** 老爷子，要说表演。

**萧老板** 表演，来表演，真是十分的感动。 **老板娘** 哎——老爷子，要说荣幸。

**萧老板** 荣幸，真正地道的荣幸。如果演得不好，还请多多担

待!

**老板娘** 多多包涵!

**萧老板**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伙计们!

**杂耍班团员** 有 ! **萧老板** 打家伙!

〔洋琴手和喇叭手进入表演区。

〔洋琴手和喇叭手吹奏了一段。然后开始为下面的 节目伴奏。

〔萧老板变了一套小魔术。 **观客们** 再来 一 个!再来 一 个!

**萧老板** 老婆子，听见没有? **老板娘** 听见了!

**萧老板** 咱们得上点劲儿! **老板娘** 得上点儿劲!

〔萧老板变了一套滑稽的魔术，引得大家大笑。 〔萧老板与老板娘回坐到后面原位。

〔田大力进到表演区，作了两次大力士的表演。 〔观众叫好，鼓掌。

〔小猴儿进到表演区，翻了几个筋斗，又打了一套 拳。观众叫好。

〔小猴儿与田大力合作，表演了两次特技。观众叫 好 。

〔小猴儿与田大力回到原位。

〔四个舞娘进到表演区，开始跳舞。她们的舞蹈需特 殊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必须具有原始而神秘的意 味。

〔观众鼓掌。

〔小卢进入表演区，与四个舞娘合舞。

小 卢 (唱)从前有四位仙女， 下凡来到人间。

她们想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要渡他成仙。

大姊做事儿最会挑剔；

二姊心底里有点儿私偏； 三姊怀着几分的妒嫉；

只有小妹妹糊里糊涂 既纯真又乐天。

大姊看中的人二姊不满意； 二姊中意的三姊有怨言；

只有小妹妹无所谓，

她觉得个个都可爱 一个也不嫌。

她们找了一天又一天

她们找了一年又一年，

想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要渡他成仙。

有的人大姊嫌他太丑； 有的人二姊嫌他太妍；

有的人三姊嫌他太高还是太矮； 只有小妹妹无所谓，

丑的、妍的、高的、矮的都不嫌。 有的人大姊说他有些儿懒惰；

有的人二姊说他意志欠坚；

有的人三姊说他不够机敏； 只有小妹妹无所谓，

她只看人的长处，不看人的缺点。

她们找了一天又一天，

她们找了一年又一年，

想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要渡他成仙。

大姊有大姊的想法； 二姊有二姊的意见； 三姊有三姊的打算； 要她们三个全合意， 真个是难似登天。

她们经历了千山万水，

她们把整个世界都找遍，

一直找到现在， 一直找到今天， 一直找到今天!

**侍者甲** (推侍者乙)她们找到没有? **侍者乙** 谁知道!

〔 观众哄笑 。

小 卢 (唱)一直找到今天!

一直找到今天! 〔观众鼓掌。

〔小卢与四个舞娘回到原座位。 〔红鼻子进到表演区。

**红鼻子** 各位先生，我叫红鼻子，红鼻子没有什么本领，他

只会讲故事。今天我要表演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古 老的故事。在许久许久以前有一位国王，是一个精 明能干的国王，他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真是个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一个 问题，那就是什么叫做快乐?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 快乐的人?他越想起这个问题就越不快乐，于是他 把国内最聪明最智慧的臣子找来——(下面开始独 角戏的表演)

**国** **王** 人家都说你聪明智慧，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什 么叫做快乐?

**大** **臣** 这个——,这个——,这个— **国** **王** 不要老是这个这个。

**大** **臣** 回陛下，快乐就是无忧无虑。

**国** **王**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谁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大** **臣** 当然是陛下。

**国** **王** 我最快乐?

**大** **臣** 陛下是这个世界最快乐的人。

**国** **王** 我忧国忧民，有多少事使我操心，难道说我无忧无虑 吗?

**大** **臣** 这个-—,这个—— **国** **王** 我问你，你快乐吗? **大** **臣** 我——我快乐。

**国** **王** 你比我都快乐吗? **大** **臣** 我怎能和陛下比。

国 王 我是问你快不快乐? **大** **臣** 我——我不快乐。

**国** **王** 我再问你什么叫做快乐?

大 臣 我——我，我不知道。 **国** **王** 你不知道?

**大** **臣** 我真的不知道。

**国** **王** 别人说你聪明，我看不过如此。 **大** **臣** 是，是。

**国** **王** 现在我限你一个月，一个月之中你给我找出一个真

正的快乐的人来。 **大** **臣** 是，是。

国 王 如果你找不出来，那你就真的是最不快乐的人了。 大 臣 是，是。

〔大臣退了出来，揩着额上的汗。

大 臣 (自言自语)这真是一个难题目，真是一个难题目! 〔大臣在舞台上踱来踱去，想。

大 臣 (自言自语)我不妨出个赏格。 〔大臣写赏格。

大 臣 (念)“凡人能知快乐二字之意义者，赏黄金十两；

凡人能自认是这个世界中最快乐之人者，赏黄金一 百两。”

〔大臣贴赏格。

**大** **臣** (高喊)有谁能答复我的问题?有赏，有赏 …… 〔王珮珮站立起来，一步一步进入表演区。

**王珮珮** 我，我知道，我能答复。 **红鼻子** 你?你?

**王珮珮** (脱下黑眼镜)神赐，你不认识我了吗? **红鼻子** (吓得后退)你?你?

**王珮珮** 神赐，神赐，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红鼻子** 我——,我——

〔王珮珮逼近他， 一把将他的面具抓下。

〔红鼻子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是一张惶恐、羞涩而 又稚气的脸。

〔红鼻子怔住了一会，突然以手捂着他的脸蹲了下 来。观众大哗。

**——幕急落**

**第** **四** **幕**

〔次日黎明。景同前。

〔餐桌已摆回原来的位置，已恢复第一幕开幕时的 样子。

〔幕启时，晨曦微露，天气业已好转，惟仍刮着五 至六级的风，海上波涛起伏，约略可见。

〔室内仍留着余存夜气，此时仍然是好梦犹酣的时 分，一切均显得静悄悄。

〔红鼻子(此时未带面具)与王珮珮并坐在沙发上， 他们显系一夜未睡。

**王珮珮** (猛力地吸着烟)我把那大门的样式改了，换了新

式的拉门。 **红鼻子** 什么大门?

**王珮珮** 当然是我们的老店。

**红鼻子** 啊—— ,那老店怎么样?

**王珮珮** 招牌换了新的，里面重新装修，现在是完全变了样

儿，变得你都不认识了。 **红鼻子** 那一定的。

**王珮珮** 你知道我们不能不改，我们隔壁又开起一家药店， 完全新式的装璜，如果我们不改，还有什么生意好

做 。

红鼻子 生意怎么样呢? 王珮珮 生意还好。

红鼻子 我们那地方的人是很守旧的。

王珮珮 我记起来了，我们为这个吵过一场，我说大门要 改，而你坚持不肯改，你记得吗?

红鼻子 我们吵过吗?我不记得了。 王珮珮 你不记得吗?

红鼻子 我——我们真的吵过吗?

王珮珮 我说把大门改改有什么不行? 红鼻子 对呀!

王珮珮 你说不行。

红鼻子 我说不行吗?

王珮珮 你说不行，你坚持说不行，不改就是不改，你是存

心和我捣蛋来的。 红鼻子 我存心和你捣蛋?

王珮珮 我不知道。唉!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红鼻子 但是你胜利了。

王珮珮 我胜利了?什么?你说什么?

红鼻子 我只是说，我只是说，你终于把大门改了，不是 吗?

王珮珮 那是在你走后。 红鼻子 是的，是的。

王珮珮 在你走后我学会了许多事，尤其是生意上的事儿。 你走了，我不能不管，我不能也丢下来不管，我只 好学。这几年，我真也学到不少。

红鼻子 你是很能干的，我知道你是对付得了的。

**王珮珮** 你说得好方便，能干?能干什么?我连自己的丈夫

都管不住，都跑了，还能干什么? **红鼻子** 那不能怪你，那是我不好。

王珮珮 你走后，我真不好意思，我怎么说，别人问起来我 怎么说?“喂，你先生呢?”“你先生哪里去了?” “你先生在哪儿得意?”我说你到美国去了，到美国 留学去了。

**红鼻子** 啊，啊，到美国去了。

王珮珮 我只能忍着一肚皮的委屈，我想你总会回来的，我 想你一定会回来的，回来再和你算帐。可是等了一 年、二年、三年，仍然没有音信，现在他们不是这 样问了。他们说：“你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你先 生该回来了吧!”“你先生再不回来，莫不是讨了个 洋婆子嘞。”

**红鼻子** 讨了个洋婆子?

**王珮珮** 讨了个洋婆子倒不打紧。

**红鼻子** 真的吗?

**王珮珮**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讨个洋婆子的。

**红鼻子** 可是我并没有去美国，也没有讨洋婆子呀!

**王珮珮** 是呀!我知道你没有去美国，我根本知道你不会去 美国的。

**红鼻子** 那么将来你怎么说呢?

**王珮珮** 我想，——我想——我想我总是对付得了的。

**红鼻子** 你会不会说你先生从美国回来了?

**王珮珮** 这个一—,这个

**红鼻子** 你会不会说你先生已经拿了个博士什么的回来了?

**王珮珮** 这个-  ,这个-

红鼻子 你会不会说你先生现在在什么洋机关做事，赚了大 钱呢?

王珮珮 这个——,你不要管，我还没有仔细想过，我想我 一定能对付的。

红鼻子 我想你一定会这样说的。

王珮珮 那么,我问你，你叫我怎么说呢? 红鼻子 我不知道。

王珮珮 你难道要我说我先生这几年混在一个杂耍——(觉 得不妥，打住)

红鼻子 我替你说了吧，杂耍班子当小丑。

王珮珮 (诚恳地)难道这几年你都在杂耍班子里吗?

红鼻子 这话你问了好几遍了。 王珮珮 是的，我不相信。

红鼻子 我到班子里来只有年把光景。 王珮珮 其余那几年呢?

红鼻子 我什么都干过。 王珮珮 究竟干什么?

红鼻子 都是拿不出去的事儿，都是说不出去的事儿。 王珮珮 对我说说有什么关系呢。

红鼻子 我教过书，我做过推销员，我当过几天记者，我也 摆过摊子，我都没有做成。

王珮珮 你是怎么搞的?

红鼻子 我觉得我做什么全不成，什么全做不好，我不是这 样一块料，我会害怕。

王珮珮 你会害怕?

红鼻子 我会害怕。当我教书的时候，我看见学生会害怕 非常害怕，当然更当不来推销员了。

**王珮珮** 可是我看你表演时，你一点也不害怕。

红鼻子 那是当我带上面具的时候，当我带上面具的时候我 不害怕。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觉得非常自由，我觉 得我是自由了，自由地生活在一个我自己的世界。

我觉得我可以冷静地观察别人，而不必害怕我自 己 。

**王珮珮** 你从没有想到回家?

**红鼻子** 想过的，我想过回家。

**王珮珮** 可是你从来没有回来过，连个音信也没有。 **红鼻子** 是的，可是我不能带着面具回来。

**王珮珮** 难道你不能脱掉你的面具吗? **红鼻子** 我不能，不能。

**王珮珮** 你现在不是脱下来了吗? **红鼻子** 那是你替我脱下来的。 **王珮珮** 不是一样吗?

红鼻子 你知道，我生长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从小爸和妈是 这样的爱护我，他们为我安排一切，从一双袜子开 始，我连一丝的头脑都不要用，连手动一动都不 必。后来我又娶了一个好太太，她也象我爸、妈一 样，一切都为我打算，我可以什么都不必做，什么 都不必想。但是当有一天，我问我自己：你到这个 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你的存在有没有意义?我问 我自己：你究竟能做些什么?你究竟要做什么?想 着，想着，我就不安起来了。

**王珮珮** 于是你就离家出走?

**红鼻子** 怪不得释迦牟尼会离开他的王子之尊，会离开他的 美好的家庭。

王珮珮 你要做释迦——?

红鼻子 不要乱说，不要亵渎圣人，我只是这样想。 王珮珮 这就是你离家的理由吗?

红鼻子 于是我就糊里糊涂的跑了出来，我只是尝试着在没 有人照顾之下，还能做什么。或者，应该这样说，

我要真正用我自己的眼睛来看看世界。 王珮珮 你看到了没有?

红鼻子 我看到了 一点点，只一点点。 王珮珮 你觉得你能做什么吗?

红鼻子 我觉得还能做一点，那是当我来到杂耍班之后，当

我带上了这个面具之后。 王珮珮 (讽刺地)做一个小丑?

红鼻子 我觉得我还可以给人们一点快乐，哪怕是最短暂的 快乐，你知道快乐是什么?

王珮珮 你刚才表演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

红鼻子 我问你快乐是什么? 王珮珮 我——我不知道。

红鼻子 你快乐吗?

王珮珮 我会快乐吗?

红鼻子 我告诉你吧，快乐就是牺牲。 王珮珮 什么?牺牲?

红鼻子 牺牲，真正的快乐就是牺牲。 王珮珮 我不懂，我一点也不懂。

红鼻子 当一个人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他最快乐。当释迦 牟尼步出他的宫廷的时候，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

候，当吴凤——你知道吴凤吗? 王珮珮 当然知道。

**红鼻子** 当吴凤骑在马上要去献祭的时候，他们才是世界上

最快乐的人。 **王珮珮** 神赐!

**红鼻子** 珮珮!(他的眼睛中流露着怪异的光芒) **王珮珮** 神赐!

**红鼻子** 你唤我?

**王珮珮** 神赐!你想到哪里去了? **红鼻子** 我 ?

**王珮珮** 你——你是个妄想狂! **红鼻子** 妄想狂?

**王珮珮** 当我嫁给你的时候，你就是的，你的可爱处也在这 里 。

**红鼻子** 你说什么?

**王珮珮** 你不了解你自己，你妄想你要成为一个伟人。我告 诉你吧，你是平凡，比平凡的人还要平凡，胆小、 懦弱；在人多的场合，你会口吃、害羞；夜晚你怕 一个人睡，你怕黑，你什么都怕，你甚至怕耗子， 怕一条小虫，看见一条毛毛虫你会大叫；你怕穿新 衣服，你怕会引起人的注意；你怕打雷，你怕生 病，你更怕死。

**红鼻子** ( 口吃地)你——你——不——不——不，不要

—不要——不要说——不要说了! **王珮珮** 你忘记了你是什么?

**红鼻子** 我——我——我——我——

**王珮珮** 因为你太渺小了，因此你妄想，你妄想成为一个大 人物，你妄想要征服这个世界。

**红鼻子** (痛苦地)你- 你——你——你——你—

王珮珮 (象一个母亲对待她的淘气的孩子)好了，好了，

(抚摸着他)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

王珮珮 你不要生气。

红鼻子 没——没——有。

王珮珮 我说得有点过份，是不是? 红鼻子 没有。

王珮珮 这会儿你好些吗? 红鼻子 好些。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

王珮珮 天都大亮了。 红鼻子 亮了。

王珮珮 时间过得好快。 红鼻子 是的。

王珮珮 可是有时候却很慢，象冻结了似的。 红鼻子 是的。

王珮珮 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睁开眼睛看着窗外，时间象 是一动也不动，象是冻结了。

〔阳光自落地窗照进来，灿烂夺目。 红鼻子 太阳，太阳!

王珮珮 我有时想时间要真是冻结不动，也是好的。 红鼻子 今天是个好天。

王珮珮 神赐! 红鼻子 嗯!

王珮珮 我们今天就可以到家了。 红鼻子 嗯 !

王珮珮 你还欢喜吃海鲜吗?

红鼻子 嗯 !

王珮珮 我要准备大虾和生鱼，你还是不能喝酒吗? 红鼻子 不能。

王珮珮 一点怎么样? 红鼻子 只一点点。

王珮珮 可是我要喝一点。 红鼻子 当然。

王珮珮 我最近学会了抽烟和喝酒，你不见怪吧? 红鼻子 不 。

王珮珮 你还是这样的温和。 红鼻子 温和?

王珮珮 (笑)温和得象一个乖孩子。 红鼻子 你把大门改了?

王珮珮 改了，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

红鼻子 你漆了什么颜色? 王珮珮 照旧是朱红。

红鼻子 为什么不漆白的? 王珮珮 白色?那怎么成? 红鼻子 为什么?

王珮珮 没有人漆白色的大门的，再说白色不经脏。 红鼻子 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吗?

王珮珮 有这些理由还不够吗? 〔红鼻子黯然不语。

〔侍者甲、乙自右边门进入。他们抹拭桌椅，打开 收音机，传来一阵轻快的音乐。

〔他们打开窗门，让海风吹入。 侍者甲 早!

王珮珮 早 ! 侍者乙 早 ! 王珮珮 早 !

侍者甲 今天是个好天!

王珮珮 你们这儿什么时候开早餐?

侍者甲 恐怕要等一会了，我们这儿的早餐是七点到九点。 〔邱大为与何美丽自楼上下来。

邱大为 啊!(打个呵欠)好天气! 何美丽 你昨晚整晚没睡?

邱大为 没睡。

何美丽 写成了?

邱大为 可以说写成了。 何美丽 怎么样?

邱大为 我告诉你，这是我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作品，和我

以前所写的全不一样，是一种全新的东西。

何美丽 啊 !

邱大为 那是一种深藏在我心底的声音，(夸张地)一种深

藏在我心里许久许久的声音。 何美丽 那太好了!

邱大为 这一下可以洗刷我的耻辱。 何美丽 耻辱?什么耻辱?

邱大为 你知道，许多人都认为我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他 们都认为邱大为是倒了，完了，“江郎才尽”了。 他们都在高兴嘞!

何美丽 我不认为人家会这样想，我从来不曾听人家这样说 过 。

邱大为 你知道什么?人家怎么会告诉你，人家怎么会当着

你的面说我?

何美丽 我倒是听别人常常夸奖你。

邱大为 那是表面的一套，骨子里满不是这回事。我告诉你 吧，没有人喜欢别人成功，他们只高兴别人倒霉，

只欢喜别人失败。 何美丽 你说得这样可怕。

邱大为 我说的是真话，可是我不能让他们高兴，我要让他 们吓一跳，我要让他们知道邱大为不是那样容易倒 下去的。我要让他们知道邱大为有的是才能和活 力。他有天才!真正的天才!有天才的人是不会倒 下去的 。

何美丽 你怎么又自夸起来了? 邱大为 自夸?谁自夸?

何美丽 你难道忘记了昨天晚上的事? 邱大为 昨天晚上怎么的?

何美丽 你忘了那个红鼻子对你讲的一番话? 邱大为 哪个红鼻子?

何美丽 那个杂耍班里的。

邱大为 啊 — — ,啊 — ,那个杂耍班的小丑! 何美丽 正是他。

邱大为 他是什么东西?他不过是一个江湖班子的小丑，他

懂得什么?

何美丽 他说得不对吗?

邱大为 我早已不记得他说过什么了，你不要再提到他好不 好?

何美丽 那么你让我听一听行不行?

邱大为 你——?那当然，不过不要急，慢慢来。啊!这样

好的阳光，让我们先欣赏一下海景。

〔邱大为拉着何美丽向左方阳台走去。当他们经过 红鼻子时连瞧都没瞧一眼。

邱大为 (边走边说)你不要急，我们的时间有的是! 红鼻子 (握着王珮珮的手)珮珮!

王珮珮 你听见没有? 红鼻子 嗯!

王珮珮 你都听见吗? 红鼻子 听见了。

王珮珮 你觉得你还能做什么? 红鼻子 我做什么?

王珮珮 你不能，我们不能，除了我们自己。 红鼻子 我们——?你说我们?

〔叶尧治、叶太太、叶小珍自楼上下来。叶小珍虽 仍显得呆滞，但比前幕要好些，至少可以从她的眼 睛中看出来。他们占据了一张餐桌。

叶太太 你仔细看看她是不是好些?

叶尧治 好些，当然好些。

叶太太 宝宝!小珍!小珍!

〔叶小珍只以眼睛的转动代替回答。 叶太太 我们就回家，就回家!

〔叶小珍神秘地一笑。

叶太太 你说，你说：回——家——,回——家——家— 叶小珍 (嘴唇在动，但观众不闻)回——

〔侍者乙走了过来。 侍者乙 早点要稍待一会。

叶太太 来三份火腿蛋，蛋要嫩一点，不要太老。

〔 侍 者 乙 退 。

叶太太 我想我们得请个家庭教师，专门教她。 叶尧治 我们不能自己教吗?

叶太太自己教怎么成?这是很费时间，很要耐心的事儿。 叶尧治 可 是—

叶太太 这钱是省不下来的。 叶尧治 让我考虑一下。

叶太太 考虑什么?没什么好考虑的。

叶尧治 你说得好便当，你难道不知道我一个月的收入是多

少?负担这一家人的生活已是很吃力的。 叶太太 那你昨晚还争着要付杂耍班的钱。

叶尧治 这个 — -

叶太太 那你怎么说?

叶尧治 这是场面上的事，你不懂。

叶太太 我怎么不懂，你这个人，我又要说你了。 叶尧治 你说我什么?

叶太太 你这人用钱常常不在刀口上。 叶尧治 我问你我们付了没有?

叶太太 我问你你争着要付没有? 叶尧治 你先答复我的问题!

叶太太 你先答复我的问题!

叶尧治 好，我先答复你的，我争过的，可是我并没有付 啊!争过并不等于付过。

叶太太 争过就是表示你有钱付。 叶尧治 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叶太太 怎么是另外的问题。

叶尧治 他是大老板，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没有看见这个

旅馆的经理巴结他的样子吗? 叶太太 大老板怎么样?

叶尧治 大老板就是大老板。

叶太太 大老板有什么了不起，人越有钱就越吝啬。 叶尧治 你根本不识人。

叶太太 我不识人?要是我就让你付。 叶尧治 那是你!

叶太太 我问你如果他真的让你付，你怎么办? 叶尧治 付多少?

叶太太 全部，全部费用。

叶尧治 怎么会是全部?我只说付一半。

叶太太 好，好，一半就一半，一半是多少?

叶尧治 我不知道。我问你，我们的女儿病好了，有转机 了，付点钱应该不应该。

叶太太 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是付不付得起的问题。 叶尧治 我问你应不应该?

叶太太 (大声)好，就算应该，那么请个家庭教师应不应 该?

叶尧治 好，好，轻一点，轻一点。

〔侍者乙送来三份早餐后退下。叶家人开始进食。

〔曾化德与胡义凡自楼上下来，他们据有一张餐桌。 曾化德 昨晚睡了一个好觉。

胡义凡 那是因为你几晚没睡好的缘故。

曾化德 现在你总不能认为这一趟是白来了吧? 胡义凡 该你得意了是不是?

曾化德 天下事不能都照我们所想的那样，有时候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胡义凡 巧合，这是巧合。

曾化德 不管是不是巧合，至少替我们解决了问题。 胡义凡 解决了问题?你说解决了问题?

曾化德 怎么的?你昨天不是亲耳听他打的电话?他不是关 照过票据今天不解银行吗?

胡义凡 这是不错的。但这只是暂时的解决，只能暂时让我 们喘口气罢了。

〔侍者乙上。

**曾化德** 来两份粥好了。

胡义凡 喂，车子通了没有?

侍者乙 还不知道，呆会收音机会报告，您听广播好了。

〔侍者乙退。

**曾化德** 你刚才怎么说?

胡义凡 你且慢得意，将来的问题多嘞! 曾化德 他会说话不算数?

胡义凡 那倒不是。但是他只是说今天不解银行，要是他明 天解银行怎么办?

**曾化德** 这不会吧?

**胡义凡** 很难说，你知道他昨天是兴头上，说话当然爽快， 等他一冷静下来，那就不一样了。

**曾化德** 我知道那老家伙精明得很。

**胡义凡** 岂只是精明! 曾化德 那怎么办?

胡义凡 目前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骑驴儿看唱本，走着 瞧。不过有一点我们得留神，不要听他的花言巧 语，不要着了他的道儿，我们还得拿稳，不能够靠 他。我们要多方面想办法。

曾化德 这话有理。

胡义凡 呆会儿他一定会提出什么条件来的。 曾化德 提出什么条件?

胡义凡 那我不知道，总之不会平白地便宜我们。他是有一 套 的 。

**曾化德** 我想我们也不是傻子。

**胡义凡** 但是他在商场上滚了几十年，争得这一份大家私， 当然不简单啊!我们怎么能比，比起他来我们只是 初出道的娃儿，差得远嘞!

**曾化德** 怕他什么,小心点就是了。

**胡义凡** 你说得容易，他表面是一套，骨子里又是一套，老 奸巨猾，叫人防不胜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话讲 满，留着点儿，回来再仔细商量。总之一句话，不 要上他的当。

**曾化德** 有道理。

〔侍者乙送上早点。

〔曾化德与胡义凡用早点。

〔四个舞娘先后自右方边门上。

**舞娘甲** 路通了没有? **舞娘乙** 谁管它。

**舞娘甲** 路通了咱们就要走。

**舞娘乙** 走到哪儿全一样，哪有这儿舒服。

**舞娘丙** 是的，我不想走，最好能够多留一天。

**舞娘丁** 我也是的，我真想在这儿玩一天。你看海!那边就 是海!

**舞娘甲** 海有什么?我是海边长大的。 **舞娘丙** 我欢喜海!

**舞娘丁** 我也是!我顶欢喜了。

**舞娘丙** 我们快点去，你瞧!(把衣服揭开露出一点)我穿 了这个 。

**舞娘丁** 游泳衣，你要游泳? **舞娘丙** 是的。

**舞娘丁** 可惜我只会一点，我不敢游。 **舞娘乙** 要小心啊!海上的浪这样大! **舞娘丙** 不要紧的，这是浅水。

**舞娘甲** 你别开玩笑了，小心你的小命! **舞娘丙** 死不了的，我有把握!

〔四个舞娘进入左方阳台。传来一片欢笑声。

〔彭孝柏与小丁自楼上下来。彭孝柏此时又恢复第

一幕时的雄健。他们就近占据了一张桌子。 **彭孝柏** 路通了没有?

**小** **丁** 刚才我打电话问过，还没有消息。 **彭孝柏** 路一通了就走。

小 丁 是!

**彭孝柏** 呆会你把昨晚的帐单算一下，这儿的经理人厉害得 很，不要被他蒙了。

小 丁 是。

〔侍者甲走来。 小 丁 已经关照过了。 侍者甲 是 !

〔侍者甲退。

**彭孝柏** 这次真是幸运! 小 丁 吉人天相!

彭孝柏 真是幸运，真是幸运!

小 丁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彭孝柏** 这次我儿子回来，我得把他留下，说什么也得把他 留下，我年岁已经大了，再遭不起打击。

小 丁 那是当然。

**彭孝柏** 你知道那小子不好弄，他那倔脾气就象我，你要他 这样他偏那样。

小 丁 哪里，哪里。

彭孝柏 真是这样，所以我得想个法子，耍点手段。 小 丁 我想总是有办法的。

**彭孝柏** 这个— ,你知道硬来不得，我懂他那狗熊脾气。 **小** **丁** 那就软来好了。

**彭孝柏** 软来-  ,软来也不成，不是那么简单，你知道人 家都是博士了。

**小** **丁** 您少爷真行!

**彭孝柏** 难弄，反正难弄，我得想个法子，想条妙计，叫他 不能不留下来。

〔曾化德、胡义凡走了过来。

**胡义凡** 柏老早! **曾化德** 老伯早!

**彭孝柏** 两位早!请坐。

〔曾化德与胡义凡坐下。

〔侍者乙送来早点。 **彭孝柏** 两位来点吗?

**胡义凡** 我们已用过了。请、请!

〔彭孝柏、小丁用早点。 **彭孝柏** 两位年轻有为。

**胡义凡** 哪里、哪里，还得柏老栽培、栽培。

曾化德 我们的工厂还得老伯多照顾。 彭孝柏 你们究竟搞的什么厂?

胡义凡“一新”,一新纺织加工。 彭孝柏 对，我老糊涂了。

曾化德 当然跟老伯的大公司不能比。 胡义凡 我们只是个小厂。

彭孝柏 不，不，我很有印象，是不是在做出口? 胡义凡 我们主要的是出口。

彭孝柏 很有前途的，很好。 曾化德 老伯夸奖!

胡义凡 我们跟贵公司经常有往来，而且曾厂长又和令郎同 学。

彭孝柏 是的，是的。

胡义凡 我们昨天跟您老提的——

彭孝柏 一张票子是不是? 曾化德 是的。

彭孝柏 我昨晚已挂过电话了，他们今天不会提出来。 胡义凡 我们要请柏老多宽限几天。

彭孝柏 这个——,老弟台，这件事我还不明白，是我底下 人经手的，你们的数字不大是不是?

胡义凡 只有二十几万。 彭孝柏 (笑)小数目。 曾化德 是，是。

彭孝柏 这种小数目他们自己就作主了，没有经过我。 胡义凡 是，是。

彭孝柏 是这样，我会回去问一问，搞搞清楚，同时我要对 你们的工厂有个了解，老实说，我现在是一无所

知，当然什么也谈不到。 胡义凡 当然，当然。

彭孝柏 等会儿如果车子不通，我们可以细细的谈一下；如 果车子通了，你们可以到我公司里来，我们再谈。 不过你们得先联络一个时间，因为我忙得很，不容 易 找 。

胡义凡 是，是。

彭孝柏 那就这样办。

曾化德 我们耽误老伯的早点了。

胡义凡 谢谢，谢谢! 彭孝柏 哪里，哪里。

〔曾化德、胡义凡起身离去，回到自己的座位。 曾化德 你看怎么样?

胡义凡 慢慢来，慢慢来，急不得的。

〔萧老板、老板娘、小猴儿自右方边门上。 老板娘 是不是先用早餐?

萧老板 急什么,他们还没有起来嘞。 老板娘 咱们吃了好走。

萧老板 走什么?车还没有通嘞!

老板娘 (轻声)你知道，过了中午要另算钱的。

萧老板 老婆子，你少担心思，咱们是贵人星照命。 老板娘 又来了。

萧老板 怎么样?我的话不灵吗? 小猴儿 妈，我们那边去。

老板娘 你少啰嗦!

萧老板 好，那边透透空气去。

〔萧老板、老板娘、小猴儿向左方阳台走去。

**小猴儿** (边走边说)红鼻子叔叔，红鼻子叔叔呢?他不在 房间里 。

**萧老板** 他走不了的，他不会走的。

〔他们虽经过红鼻子的身旁，谁都没有注意到脱去 了面具的他的存在。

〔萧老板、老板娘与小猴儿进入左方阳台。

〔田大力、小卢、洋琴手、喇叭手陆续自右方边门 登 场 。

小 卢 有没有看见红鼻子? 喇叭手 没 有 。

**小** **卢** 他昨晚没有回到房间里来，他睡在哪儿? **喇叭手** 他有女人了。

**洋琴手** 那个女人是他什么人?田大哥，你知不知道? **田大力** 阿弥陀佛!

**喇叭手** 可能是他的太太。 小 卢 太太?我不相信。 **喇叭手** 要不，就是妍头。 **小** **卢** 那还差不多。

**洋琴手** 他是怎么一个人我一点也不懂。 **小** **卢** 我也是的。

**洋琴手** 田大哥，你怎么说?

**田大力** 我们谁也不懂得谁，我们谁也不懂得谁。阿弥陀 佛!

〔阳台外突然响起了一片巨大的喊声：“不要再游过 去了!”“快点回来!”“游回来!”“喂!喂!游回 来!”“小林，小林!听见没有?”“完了!完了!” 〔经理与侍者甲、乙跑了过来。

〔萧老板、老板娘奔了进来。邱大为、何美丽亦跟 着进来。

**萧老板** 怎么办?怎么办? **经** **理** 什么事?什么事?

**邱大为** ( 抢着说)杂耍班的一个小姑娘，游泳出了事了，

你们有没有救生员? **经** **理** 谁叫她去的?

**邱大为** 有没有救生的设备?有没有救生艇? **经** **理** 小店没有。

**萧老板** 谁会游泳?谁会游泳?谁会游泳? 〔大家面面相觑。

〔红鼻子此时站立起来，带上了面具，走了过来。 **大** **家** 啊!红鼻子!红鼻子!

〔红鼻子一步一步向阳台外走去。

**王珮珮** (惊慌地)你去哪儿?你去哪儿?(高呼)神赐!神 赐!神赐!

〔大家拥着红鼻子走向阳台。 〔舞台上只剩下王珮珮一人。

王珮珮 (神智昏乱)你，你，你以为你能做什么?你以为 你是神，你根本不了解你自己，你根本不了解你自 己。(她跪了下来)上天您饶恕了他吧!您饶恕了 他吧!您饶恕了他吧! …… (声音越来越轻微，终 至不闻)

〔王珮珮整个身体伏倒在地上。 〔半晌，舞台上一片沉寂。

〔收音机播出柔和而略带忧伤的音乐。

〔阳台外突然响起了一片声音：“那是她，那就是

她!”“快，快，快，快回来!”“你看她游得多好!” “来了!来了!回来了!”“好!好!好!”“好棒!” 接着一阵欢笑声。

〔大家簇拥着舞娘丙进入，舞娘丙此时神采飞扬， 正拭着头上的水。大家高兴地瞧着她。

**大** **家** (闹成一片)你把大家吓坏了!

紧张死了! 还好没事! 谢天谢地!

**舞娘丙** 我没事!我根本没事!

**小猴儿** 红鼻子叔叔，红鼻子叔叔呢?红鼻子叔叔呢? **大** **家** (闹成一 片)啊!红鼻子，红鼻子呢?

真的，几乎忘了他了! 他怎么没有回来?

他是去救你的，你有没有看见他? 〔王珮珮此时站起来。

**舞娘丙** 他，他，他根本不会游泳，他根本不懂游泳! **大** **家** (闹成一片)我的天，老天爷!我不信!

他是去干什么?

他找死?他不是要淹死了吗?

小猴儿 (哭)红鼻子叔叔，红鼻子叔叔!

**大** **家** (闹成一 片)谁去找他?谁去救他?

想办法找救生艇去! 快挂电话，找警察! 快，快，快想办法!

〔大家忙乱成一片，谁也没有主意。

〔收音机报告新闻：“由于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团的影

响，使本地豪雨成灾，现在此一热带性低气压团已 南移，脱离了本地的范围，本地的天气业已转好。 此次豪雨所造成的公路坍方，由于工程队的不避艰 险，漏夜抢修，现已全面修复，各线班车俱已恢复 通车。由此次豪雨所带来的损失，估计不大…… "

**大** **家** (闹成一片)车通了，通了!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彭孝柏** 小丁!小丁! **小** **丁** 有!

**彭孝柏** 准备车子!准备车子! **胡义凡** 结帐!结帐!

**叶太太** (拉着叶尧治)我们也走!快!快!

**小猴儿** 红鼻子叔叔!红鼻子叔叔!红鼻子叔叔! **老板娘**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舞娘乙** 救救他!救救他!

**田大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王珮珮** (昏乱地)我知道他不会回来，我知道他不会回来 的!

**——幕急落** **·剧终** **·**

**我们一同走走看**

〔台湾〕姚一苇

**人** **物**

阿 聪 大汉乙 警察甲

食客十余人

阿 美

饭店老板 警察乙

路人若干

大汉甲

女裁缝师 巡 官

一群小学生

**第** **一** **场**

〔阳光灿烂下的公园一角。舞台正前方有一张长靠 背椅。舞台后部有石桌一个，石凳两个。

〔幕启时，四野无人，音乐声起。

〔阿聪自左方上。阿聪年约二十四、五，瘦削，忧 郁，带几分神经质。衣着老旧，尤其是脚上一双笨 重褪色的皮鞋，肩上背着个土气十足的包袱，一望 而知是个初到都市的乡下人。阿聪来到椅子前，放 下包袱，坐下，立刻站起，用手摸摸椅子，看看有 无灰尘，又坐下。又站起，自包袱中抽出一条旧毛 巾，来擦椅子，又把包袱提起，掸了几下，再用毛 巾掸自己的身体，然后坐下。又站起，打开包袱寻 找什么,再在自己的口袋中寻找，口袋全翻了出 来，掉下了小半包折皱了的香烟和火柴。他捡起香 烟和火柴，坐下，燃起香烟，开始选一个他认为最 舒服的抽烟姿势，试了许多种姿势都不满意，最 后，他将两肘支在自己的膝盖上，用手托着头。

〔阿美自右方上。阿美年约十八、九，微胖，稚气， 且带几分傻气。 一身廉价而俗气的打扮，头发蓬

乱，脸上却过分涂抹。她提着一个与阿聪的大小相 同惟颜色稍有分别的包袱。她慌慌张张快步走了几

步，回头，停住，左右前后端详了一会儿，而后轻 手轻足来到椅子前。她走路的姿势有点跛，鞋子不 合脚之故，所以急于要找个地方坐下。

〔当阿美走近椅子将包袱放下时，碰着阿聪的包袱， 阿聪立即将自己的包袱移开。

阿 美 啊，对不起。 **阿** **聪** 不要紧。

〔阿美坐下，对阿聪笑笑，阿聪也笑笑。

〔阿美突然站起来，四周望望；阿聪也站起来，四 周望望。

〔阿美坐下，阿聪也坐下。

〔阿美脱鞋，舒服舒服她的脚；阿聪也脱鞋，舒服 舒服他的脚。

〔阿美突惊起，四周望望；阿聪也站起，四周望望。 〔阿美又坐下，阿聪亦坐下。此时二人坐姿变成以 背相对，他们中间隔着两个包袱。

〔阿美回过身来打开自己的包袱，找出一个小皮包； 阿聪也回过身来打开自己的包袱，拿出一个水壶和 一袋食物。

〔阿美自小皮包取出一张纸条，她端详那纸条；阿 聪打开包了几层纸的米果，欲吃。

阿 美 先生，这位先生，您——您替我看看。(突然站起， 四周看看)

**阿** **聪** (也站起，四周看看)看什么?

**阿** **美** (将纸条拿给阿聪)这个，这个。

**阿** **聪** (念)光明镇——大明路——庙——庙什么街——

哦 庙背街- 哦- 是庙背街 八十六巷

——二号。 阿 美 这是光明镇?

阿 聪 是的，这就是光明镇。 阿 美 大明路呢?

阿 聪 是有条大明路，我记得有条大明路。 阿 美 在哪里?

阿 聪 在哪里——

阿 美 您知不知道在哪里?

阿 聪 (以手指右边)这边。(以手指前)不，这边。(以 手指左)不，这边才对。(以手指后)恐怕-  恐

怕是这一边。

阿 美 到底是哪一边?

阿 聪 我问你，我是从哪边进来的? 阿 美 我不知道。

阿 聪 你不知道?

阿 美 我没有看见您进来。

阿 聪 是的，是的。我是从大门那边进来的。 阿 美 我也是从大门那边进来的。

阿 聪 (以手指左)大门是在这边。

阿 美 不，不，(以手指右)大门是在这边。 阿 聪 我是搅糊涂了。

阿 美 我也搅糊涂了。 阿 聪 我们来看太阳。 阿 美 看太阳干吗?

〔阿聪站在太阳下，四周打转，找自己的影子。阿 美也跟着他转。可是此时太阳正当顶，没有影子。

**阿** **聪** 找到了我的影子就好办了。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影 子?

**阿** **美** 我没有看见。您没有影子。 **阿** **聪** 我没有影子?

阿 美 是的，是的，您没有影子，我也没有影子。

阿 聪 (抬头)太阳在头顶上，太阳正在头顶上。它就刚

刚好在头顶上。那没有办法，我们得等。 阿 美 我们得等?等什么?

阿 聪 等它偏西，我们才会有影子，我们才能知道方向。 阿 美 要等多久?

阿 聪 一会儿，不，要很久，不，不，不要很久。

阿 美 现在是什么时候? 阿 聪 现在是正午。

阿 美 (看表)它还是十一点五分。

阿 聪 太阳当顶的时候是十二点，你的表不对。 阿 美 (把表放在耳朵边)该死的，它不走了。

阿 聪 表都是这样的，靠不住。你没有去过钟表店?那儿 挂的钟没有一架的时间相同，你能相信哪一架钟的 时间是对的?

阿 美 可是它一向走得很准。 阿 聪 它现在不是停了吗?

阿 美 该死的，我忘了上链。喏，现在它走了。我想对一 对时间，能不能和你的表对一对?

阿 聪 我——我没有表。 阿 美 哦——那——

阿 聪 我有过一个表，给丢了。 阿 美 给丢了?

**阿** **聪** 他们说那是一个很好的表，谁知道?我不常戴它， 后来不知怎的就再也找不到了。

**阿** **美** 很可惜，是不是?

**阿** **聪** 没什么。有没有表全一样。我们听见鸟叫就起床 那时太阳一定打东边出来了；当我们吃过早饭下 田，太阳一定照在屋角上；太阳一当顶，娘儿们准 送了饭来。

**阿** **美** 可是那是在乡下。 **阿** **聪** 是在乡下。

**阿** **美** 现在?

**阿** **聪** 现在?现在太阳正当顶，怪不得我饿了。你不饿

吗?(坐下，拿起米果)

**阿** **美** (也坐下)我——我不—— **阿** **聪** 你要不要吃一点?

阿 美 啊——不——

**阿** **聪** 这是道地乡下来的，城里没有的。

**阿** **美** 什么?你说什么? **阿** **聪** 米果。

**阿** **美** 啊 —米果。

**阿** **聪** 你们一定不爱吃这种东西。 阿 美 不——不，我爱吃。

阿 聪 你要不要吃一点? 阿 美 啊——不——

〔阿聪开始吃米果。阿美在一旁瞧着，心里想吃得

紧。阿聪吞得太快，以致噎住，拿起水壶喝水。 阿 美 我可不可以喝点水?

阿 聪 (把水壶递给阿美)请用。

阿 美 (喝水)谢谢。

阿 聪 我从小就爱吃米果。 阿 美 我也是的。

阿 聪 这东西顶好吃的。 阿 美 是的，是的。

阿 聪 我吃不了，分一点给你怎么样?

阿 美 只一点点就好了。只尝一点点就好了。 〔阿聪将米果撕开，分一半给阿美。

阿 美 太多了!

**阿** **聪** 不多，你慢慢吃。

〔阿聪与阿美吃米果。

〔戏的中心移至舞台的后部。自正后方走出大汉甲 和大汉乙。他们的外表一看便知是两个活脱脱的流 氓或打手。大汉甲显得胖大而臃肿，大汉乙则瘦削 而猥琐。

〔大汉乙走在前面，大汉甲跟在后面，他们都显得 十分疲惫。大汉乙走近石桌。

**大汉甲** 黑狗，黑狗! **大汉乙** 嗯 。

**大汉甲** 你领我到这种地方来! **大汉乙** 你说什么?我领你?

**大汉甲** ( 打一个圈，四下里指指)这种地方，别说人了， 鬼都没有几个。你找谁去?

大汉乙 牛屎，你把话说清楚点。可不是我要你来的，是老 大，他说(模仿老大的腔调):“你们两个给我把那 个姐儿找来，你们把她丢了，你们就得找来，你们 找不回来，要你们的好看!"

大汉甲 他妈的，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大汉乙 谁叫咱们把人给搞丢了。

大汉甲 咱们给搞丢的?咱们会把人搞丢?是她自己逃走

的 。

大汉乙 那有什么不同?

大汉甲 那就大大的不同了。丢了是咱们不好，逃是她不

好 。

大汉乙 就算是逃的。谁让她逃的? 大汉甲 ( 指大汉乙)你!

大汉乙 我?(大怒)你说我? 大汉甲 你那个时候在哪里? 大汉乙 我在大便。

大汉甲 你什么时候不好大便，偏在那个时候大便?

大汉乙 肚子痛，要大便，也能怪我? 大汉甲 我不相信你肚子痛。

大汉乙 你不相信我肚子痛?我到哪里去了? 大汉甲 说不定你玩儿去了。

大汉乙 黑天良!那么你嘞? 大汉甲 我，我没有走。

大汉乙 不错，你没有走，你怎么让她逃掉的? 大汉甲 我睡着了。

大汉乙 你睡觉了?

大汉甲 ( 像泄了气的皮球)我睡着了。只那么一会儿，只 睡了那么一会儿。

大汉乙 只一会儿?我回来的时候，你还在睡。 大汉甲 没有的事。

大汉乙 没有?你睡得像条猪。

**大汉甲**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大汉乙** 我是好心，你要睡就让你多睡一会儿，反正有我看 着。我哪里知道她已经逃了。

**大汉甲** 谁知道她是什么时候逃的? 大汉乙 她是你睡着的时候溜掉的。 **大汉甲** 你怎么知道?

**大汉乙** 我根本没有睡。

**大汉甲** 谁知道你有没有睡?

大汉乙 没有睡，没有睡，我没有睡!

〔大汉甲与大汉乙坐下。沉默，半晌。 大汉甲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

大汉乙 可是我们还得去找。 **大汉甲** 我们往哪里去找呢?

大汉乙 哪怕把每个角落走遍了，也要找到她。 **大汉甲** 找不到我们不能回去?

**大汉乙** 我们不能回去。

**大汉甲** 你想能不能找到? **大汉乙** 你不要再说了。

**大汉甲** 老天爷保佑。(他们陷入沉思)

〔戏的中心移至台前。阿聪和阿美吃完了米果。 阿 美 太阳应该有影子了。

阿 聪 让我们试试。

〔阿美、阿聪站起来，他们在找自己的影子。 阿 美 有了，有了。

阿 聪 这是东方，不，这是西方。这是东方，这是南方，

这是北方。对了，这是北方，我们向北走。

阿 美 我们向北走?

〔舞台后部大汉甲与大汉乙站起。 **大汉乙** 你瞧，你瞧!

**大汉甲** 啊——啊—— **大汉乙** 是她，正是她。 **大汉甲** 天保佑!

**大汉乙** 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大汉甲与大汉乙采左右包围之势渐近。

〔阿聪与阿美坐下来穿鞋子和整理包袱时，大汉甲、 乙正好将他们围住。

**大汉甲** (对阿美)你可把我们找苦了。 **阿** **美** (恐惧)你们是谁?

**大汉乙** 你不认识我们了吗? 阿 美 你要干吗?

**大汉乙** 别装蒜了。 **大汉甲** 跟我们走!

阿 美 为什么跟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你们这群坏人， 黑心肝，猪!

〔大汉甲伸手去抓阿美。

阿 美 (大嚷)救命啊!救命啊!

大汉乙 (用手去捂阿美的嘴)你嚷，你嚷，没人听你的。

阿 聪 (一手将大汉乙拉开，又一掌向大汉甲推去)朋友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大汉甲** 你是谁? **阿** **聪** 你是谁?

**大汉乙** 朋友，你不要多管闲事。 **阿** **聪** 你们这样欺侮人吗?

**大汉甲** 少罗嗦，看你有几斤几两。(握拳向阿聪冲去)

〔阿聪一闪，大汉甲落空。大汉乙自另一面袭来， 阿聪避过，却撞上了大汉甲。这是一场滑稽的打 斗，打得越滑稽越好。

〔在他们打斗当中阿美急忙提起包袱，在匆忙与惊 恐中误拿了阿聪的包袱，自左方逃下。

〔他们现在是相持的局面，虎视眈眈。

**大汉乙** (突然发现)她跑了。糟糕，给她跑了。 **大汉甲** 你看她往哪一头跑的?

**大汉乙** 我没看见。快追!你走那边，我走这边。(自右方 下)

**大汉甲** (对阿聪)你记住。(自后方下)

**阿** **聪** (蹲在地上喘息，站起)倒霉!(提起包袱)糟了， 这是她的包袱!她拿错了!(打开包袱来看，全是

女人用物。捆起包袱，背起，急忙自左方下) 〔舞台暗转。

**第** **二** **场**

〔这是一间下级的饮食店。正面为大门，左方为厨 房。台前靠右有一柜台，其余部分摆满了食桌—— 最少五、六张，越多越好。

〔灯亮时，正是当日黄昏时候，客人来得不多，只 一张食桌上有位客人在进食。

〔老板和阿聪站在柜台旁讲话。

**老** **板** 是老王叫你来的? **阿** **聪** 他叫我来替他。

老 板 他干吗了?

**阿** **聪** 他老婆生病，赶回乡下去了。 **老** **板** 他为什么不来跟我讲一声? **阿** **聪** 他老婆——病得起不来。

老 板 啊——没听他说过。 阿 聪 是小产。

**老** **板** 怪不得。你是他什么人?

**阿** **聪** 老乡，我们同一个村子长大的。 老 板 你干过这玩意儿吗?

阿 聪 什么玩意儿? **老** **板** 跑堂。

阿 聪 跑堂，没干过。

老 板 没干过。你会干吗? 阿 聪 我不知道。

老 板 你会算账?

阿 聪 我念过小学。

老 板 你叫什么名字?

阿 聪 我叫阿聪，聪明的聪。

食客甲 喂，喂，喂喂，喂。(敲桌子)

**老** **板** ：来了，来了。(对阿聪)你也来，来学学。 **食客甲** 来杯“高粱”。

老 板 “高梁”,是，是。(对阿聪)来杯“高梁”。(将阿 聪带到柜台内，斟了一杯高粱酒递给他)你的包 包，怎么不放下来?

〔阿聪自肩上取下包袱，老板将它搁在柜台内。 **老** **板** 端给他。

**阿** **聪** 是。(将酒端给食客甲) **食客甲** 切一小盘牛肉。

阿 聪 是，是。

老 板 (指玻璃橱内牛肉)装一盘。

〔阿聪装了一盘牛肉，老板立即抢下来，把牛肉倒 回去，再装上几片。

**老** **板** 懂了吗? 阿 聪 懂了。

〔食客们此时三三两两陆续登场，把所有餐桌坐满。 老板和阿聪忙着去照应。店内乱成一片，也嚷成一 片：“牛肉面两大碗，重红!”“辣子鸡丁，炒牛肉 丝，凉拌粉丝，小盘的。”“肉丝蛋炒饭两盘。”“榨

菜肉丝汤一小碗。”“大卤面两碗，要快!”“来了， 来了。”……

〔阿聪就在人丛中打转，像盲头苍蝇一样，制造许 多滑稽的动作。例如，他的托盘子的姿势，看起来 非常危险，令人捏把汗；他的走路的姿势是摸不清 方位的，所以常常打转；他经常把东西送错，把张 三叫的送给李四；他常与人相撞，尤其是与老板相 撞。诸如此类，无法枚举，惟有期待导演先生的安 排。此种滑稽的动作可以产生纷扰，但不能有打破 东西、跌倒、吵架或任何粗暴的事情发生，以保持 纷扰中的和谐。我们的目的只是让观众快乐。

〔在热热闹闹声中，阿美提着那个包袱缓步自正后 方上场，四下打量一会儿，然后走向靠后方的一张 食桌。

**阿** **美** 我请问- 请问一声。(将纸条给食客乙看)

**食客乙** 光明镇-  大明路- 庙-庙什么街——哦 庙背街——哦——是庙背街——八十六巷——二

号 。 **阿** **美** 对 。

**食客乙** 你问什么? **阿** **美** 大明路?

**食客乙** 这儿不是大明路。(问食客丙)这儿叫什么路? **食客丙** 这儿是大光路。

**食客乙** 不错，是大光路。 **阿** **美** 大明路在哪儿?

**食客乙** (用手 一 指)在那边。

**食客丙** 不对(用手指相反方向)在这边。

**食客乙** 这就奇了，怎么会是这个方向?不对，不对。

**食客丙** 你这人一向搅不清楚方向。

**食客乙** 谁说的?你才搅不清楚方向。

〔食客丁走近他们。 **食客丁** 你们争什么?

**食客丙** 你知不知道大明路在哪儿?

**食客丁** 哦，怪不得你们不知道，它从前不叫大明路，叫店 街，好像是去年才改的。

**食客乙** 别扯了。大明路是大明路，店街是店街。 **食客丁** 你敢打赌?

**食客乙** 怎么不敢? **食客丁** 赌什么?

**食客乙** 你说赌什么? **食客丁** 随便你赌什么。

〔在他们的争论声中，阿聪发现了阿美，立即向她 跑去。

**阿** **聪** 喂，喂。

阿 美 是您。您原来在这里做。 阿 聪 你好吗?

阿 美 我还没有找到—— 阿 聪 找到什么?

阿 美 找到大明路。 阿 聪 噢——噢。

阿 美 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

阿 聪 可以——哦，你有没有拿错包袱?

阿 美 对不起，是不是这个? 阿 聪 是的。

阿 美 我的包袱呢?

阿 聪 你等我一下。(跑向柜台取包袱)

〔喊声四起。 **食客们** 来人喽!

我的大卤面呢? 我等了半天嘞!

**老** **板** 来了，来了。喂，喂，阿聪，阿聪! 〔阿聪将包袱交给阿美。

**老** **板** 阿聪，阿聪，你怎么搞的?快，快。

**阿** **聪** (对阿美)你等我一下。(奔向厨房窗口)

〔大汉甲与大汉乙自正后方登场，他们在四处张望。 他们发现了阿美，阿美亦发现了他们。阿美提着两 个包袱向厨房方向逃，他们亦紧追不舍。托着两碗 面的阿聪与大汉甲、大汉乙撞个正着，面正好打翻 在他们两人身上，痛得他们大叫。餐厅秩序一时大 乱。阿聪开始是一惊，迨认出他们之后，立即随阿 美自左方奔下。

**老** **板** (大吼)阿聪!阿聪!

〔舞台暗转。

**第** **三** **场**

〔这是一间简陋的女子裁缝店。舞台正前方为大门， 挂着“淑女洋裁店”招牌。旁有门牌，写着：“大 明路庙背街八十六巷二号”。

〔店内左方为缝衣案板，堆着一些布和衣服；右前 方有一玻璃橱，内置披着大衣的一女模特儿。玻璃 橱后置一桌一椅，其旁有一块布帘，供人试穿衣 服。案板后面排着两架缝衣机。灯亮时，壁上挂钟 指着七点，时间为前场后不久。

〔空场片刻。自左后方走出一位老太太，为本店老 板兼裁缝师。

**女裁缝师** 阿笑!阿笑啊!走了。该死的。这样早就走了。 (看壁上挂钟)才不过七点，就溜了。就不能多做 一会儿吗?明天客人来取衣服，看你怎么办?(来 到案板前，找出一件旗袍)你看，扣子还差三颗， 该死的，缝好三颗扣子也不迟啊。这衣服明早就要 的，她已经来过两趟，上回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再不给她，可有一顿好骂挨了。(带上老花眼镜， 坐下缝衣服。她是高度远视眼，所以这副挂在鼻梁 上的眼镜，必要时高时低)唉!人也真难请，三个

月不到就换了两个。她们全一样，好吃懒做，只晓 得玩。再这样下去，我看不关门才怪。

〔警察甲自左前方上场。 警察甲 阿姨，阿姨，阿姨!

女裁缝师 (慢慢抬起头来)啊，是毛毛! 警察甲 呃 阿姨。你不能叫我毛毛。 女裁缝师 你不是毛毛?

警察甲 我是毛毛。

女裁缝师 那不就对了。

警察甲 不是这样说，您应该叫我赵天龙。

女裁缝师 我可不知道你叫什么赵天龙，我从来都叫你毛 毛 。

警察甲 那是小名。

女裁缝师 当了警察就不能叫小名? 警察甲 你知道多难听。

女裁缝师 这里又没人听见。

警察甲 这里不要紧，可是有人的地方不行。

女裁缝师 我懂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又忘了。 警察甲 赵天龙。

女裁缝师 赵天龙，希望不要忘记。 警察甲 您多念几遍。

女裁缝师 赵天龙，赵天龙，赵天龙，赵天龙。

警察甲 好了，好了。阿姨，我要麻烦您一件事。

女裁缝师 什么事?

警察甲 请您缝个扣子。

女裁缝师 这是小事。赶不赶紧?

警察甲 很赶紧。这儿掉了个扣子，多难看。今晚我值勤，

又不能回去缝，只好麻烦您了。 **女裁缝师** 你脱下来。有没有扣子?

**警察甲** 有，有，纽扣在这边口袋里。(脱下衣服，递给女 裁缝师)

**女裁缝师** 你摆在那桌子上，我这两个扣子缝好，就替你 缝 。

**警察甲** 那么我去吃饭，吃过饭来拿。 **女裁缝师** 行，行。

**警察甲** 谢谢您。 **女裁缝师** 不谢。

〔警察甲自右方下。

〔阿聪与阿美自左方上，他们各提一个包袱，阿美 手中并执着一张纸条。他们慢步来到“淑女洋裁 店”大门前。

阿 聪 (读门牌)大明路庙背街八十六巷二号。(又自阿美 手中取过纸条，读)大明路庙背街八十六巷二号。

不错，一点不错，就是这家。这家裁缝店。 **阿** **美** 我记得她说是家裁缝店，什么裁缝店?

**阿** **聪** 淑女洋裁店。

阿 美 不错，是淑女洋裁店。 **阿** **聪** 总算找到了。

**阿** **美** 我们进去。

〔阿聪与阿美进入店内。 阿 美 请 问 -

**女裁缝师** 要做衣服? **阿** **美** 我找阿秀。

**女裁缝师** 还要绣?绣什么,绣花?

阿 美 不是，我要找人。 女裁缝师 要找事情?

阿 美 要找一个人。

女裁缝师 要找人?找谁? 阿 美 阿秀。

女裁缝师 阿——笑，姓什么? 阿 美 姓黄，黄阿秀。

女裁缝师 姓王，王阿笑? 阿 美 姓黄，黄阿——秀。

女裁缝师 是不是那个人胖胖、脸圆圆、嘴巴大大的? 阿 美 不是，是人瘦瘦，脸扁扁，嘴巴尖尖的。

**女裁缝师** 我们这儿没有人瘦瘦、脸扁扁、嘴巴尖尖的。我

们这儿只有个人胖胖、脸圆圆、嘴巴大大的。 阿 美 那不对。

女裁缝师 没有不对，你只要看见她就知道我没有说错。我 这双眼睛看人最灵，不要量就知道她的腰围多少。

她的腰围最少三十五，你说她不胖，笑话，笑话。 阿 美 您一定搞错人了。黄——阿——秀，不是王阿笑。

女裁缝师 我们没有什么什么黄——阿——秀，只有王阿 笑 。

阿 美 那就怪了。你这儿可是大明路——大明 —

阿 聪 (帮阿美念)大明路庙背街八十六巷二号。

女裁缝师 对的，这儿正是大明路庙背街八十六巷二号。 阿 聪 淑女洋裁店?

女裁缝师 淑女洋裁店，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店。 阿 美 她信上明明写的是在这儿做事。

女裁缝师 她什么时候写的信?

**阿** **美** 那有几个月，恐怕半年都有了。

**女裁缝师** 那就难怪了。最近几个月，我换了好几个，都做

不长。现在人真难找。 **阿** **美** 可有没有个黄阿秀?

**女裁缝师** 啊——我记起来了。可是不是那个头发长长、脸

扁扁，牙齿暴暴的? 阿 美 对了!

女裁缝师 不错，她叫阿秀。高茅村人，是不是? 阿 美 是的，高茅村人。

女裁缝师 她人很好。勤快，不像现在的女孩子尽爱玩。她

不爱讲话，一天做到晚。 阿 美 对，对，她不爱讲话。

**女裁缝师** 我记起来了。她——她—— 阿 美 她怎么样?

**女裁缝师** 她是你什么人? **阿** **美** 我姐姐。

**女裁缝师** (端详)你们长得不像。

**阿** **美** 是不像。你说她——她怎么样? **女裁缝师** 有一天，有个男人来找她。

阿 美 什么样的男人?

**女裁缝师** 我可记不得是什么样的男人。 阿 美 后来?

**女裁缝师** 她好像很有心事。过了几天她就辞工走了。 **阿** **美** 她走到哪里?

**女裁缝师** 谁知道她走到哪里。

阿 美 她有没有留下地址或是留下话?

**女裁缝师** 没有。天下女裁缝都是一样的，说走就走，你怎

么留也留不住。

〔大汉甲与大汉乙自右方登场，走到“淑女洋裁店” 门前停住。

大汉甲 (有点气喘)真是见了鬼了。明明看见她溜进这条

巷子，我们跑到底也没看见半个影子。 大汉乙 走霉运，又碰上个小子。

大汉甲 那小子!该死。下次给老子逮着，我就宰了他。 (比划)老子要一拳让他躺下爬不起；老子要揍得 他喊爷爷，出我这口鸟气。

**大汉乙** 好了，好了。说大话有什么用?

**大汉甲** 谁说大话? **大汉乙** 找人要紧。

**大汉甲** 谁不知道找人要紧。你叫我往哪里去找。 **大汉乙** 会不会躲到人家里去?

**大汉甲** 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敲门去找。 **大汉乙** 难道就罢了不成?你怎么向老大交待?

**大汉甲** 那你说怎么样?

**大汉乙** 咱们碰碰运气。 **大汉甲** 这是家裁缝店。

**大汉乙** 咱们就打这儿试试。 **大汉甲** 那咱们进去。

**大汉乙** 慢点。咱们可别再惹什么麻烦，所以话要说得巧妙

一点，免得把事情搞拧了。 **大汉甲** 你少婆婆妈妈。

〔当阿美和女裁缝师讲话时，阿聪的脸朝着门外， 所以他早已发现他们两人，并立即通知阿美。因此 在他们尚未进入店内之前，阿聪和阿美已躲入布帘

之内。女裁缝师因正缝衣服，未加注意。

〔大汉甲与大汉乙进入店内，并东张西望。 大汉乙 阿婆，您好!

女裁缝师 两位要做衣服?我们这儿不做男人的衣服。 大汉甲 我们不是来做衣服的。

大汉乙 我们来找个人。 女裁缝师 找人?找谁? 大汉甲 一个女的。

女裁缝师 阿笑?你们要找阿笑? 大汉乙 谁是阿笑?

女裁缝师 女裁缝。 大汉甲 不是的。

女裁缝师 阿——秀——又是找阿——秀—— 大汉乙 谁是阿——秀?

女裁缝师 也是女裁缝，从前在我们这儿做过的。 大汉甲 不是的。

大汉乙 是一男一女，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女裁缝师 是不是刚才进来的两位?来找阿秀的? 大汉乙 他们手里有没有拎着一个包包?

女裁缝师 拎着个包包?好像有，好像拎着个花布包包。 大汉甲 那就是了。

大汉乙 是的，是他们两个。

女裁缝师 他们刚才和我聊了半天呢。 大汉甲 人呢?

女裁缝师 走了。

大汉乙 什么时候走的? 女裁缝师 刚刚走的。

**大汉甲** 我们站在门口，可没看见有人走出来呀。 **女裁缝师** 或许你们没来之前就走了。

**大汉乙** 我们站了好一会儿了。

**女裁缝师** 或许你们没有注意到。

**大汉甲** 不会的。就是一只鸡走过去都逃不了我的眼睛。 **女裁缝师** 那我就不知道了。

**大汉乙** 你们有没有后门?

**女裁缝师** 后门?后门是锁着的。你知道，这个年头坏人多 得很。我认识一位警察，毛毛，不，赵——赵—— 赵——什么龙，他叫我一定要小心门户，最好把后 门锁上。我照他的话锁了，还加上两道杠。

**大汉甲** 会不会躲在屋子里? **女裁缝师** 躲在屋子里干什么?

〔在他们谈话时，阿美爬进了橱窗，穿上大衣，扮 成模特儿，立在那里。阿聪换上警察甲留下的制 服，扮成警察。

〔大汉甲与大汉乙开始在屋内搜索。大汉甲注视橱 窗。大汉乙掀起布帘，吓了一大跳。

**大汉乙** 警察，警察!(一把拉住大汉甲，往外就跑) **大汉甲** ( 茫然)干吗?你干吗?

**大汉乙** 快!快!他们报了警，警察来了。 **大汉甲** 警察在哪里?

**大汉乙** 不要讲了!快走!快走!

〔大汉甲与大汉乙冲出门口，自右方下。

女裁缝师 (茫然不解)奇怪，什么怪事都有!真是见了鬼。 (自座位上站起来)他们看见了什么?警察?警察 在哪里?笑话。有鬼?难道有鬼?(拉开布帘)

〔穿着警察制服的阿聪立即冲出来。

女裁缝师 (吓了一跳)毛毛，毛毛，你躲在这儿干什么? (退向橱窗)

〔橱窗内跳出穿着大衣的阿美。

女裁缝师 (吓得跌在地上)不得了，不得了，模特儿—— 模特儿——

〔阿聪与阿美来不及脱衣服， 一个穿着警察制服， 一个穿着大衣，提起包袱就往外跑，并自右方下 场 。

〔警察甲自左方上，走进店内。女裁缝师仍然坐在

地上。警察甲赶紧将她扶起。 **警察甲** 阿姨，阿姨!怎么了?

**女裁缝师** 吓死我了，模特儿 ~~·~~ 模特儿—— **警察甲** 什么?你说什么?

**女裁缝师** 刚才不是你吗?

**警察甲** 怎么回事?我一句都听不懂。

**女裁缝师** (向后走时碰着倒在地上的模特儿，将它扶起) 不得了，大衣给人偷走了。

**警察甲** 我的衣服呢?

**女裁缝师** (找)啊——啊，也偷走了。 〔 舞 台 暗 转 。

**第** **四** **场**

〔舞台面前整个是一座大厦，不见屋顶。观众所看 到的只是一堵高墙。

〔灯亮时，只有远方的路灯光和汽车的喇叭声。时 间距前场不久。

〔半晌。穿着警察上装的阿聪与穿着大衣的阿美， 各提着一个包袱，自左方匆匆上场。

阿 美 (气喘)我- 我- 我跑不动了。能不能歇会儿? 阿 聪 我也一样，就在这儿歇会儿。

〔他们在墙边的石阶上坐下。

阿 聪 啊——哟，糟了，我们把人家的衣服穿了来。 阿 美 (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啊——可不是。

〔阿聪与阿美站起，各自脱衣服，并将衣服折叠好。 然后坐下。

阿 聪 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当做小偷?

阿 美 我们拿了人家的东西，洗也洗不清啊。

阿 聪 我比你更糟，我拿的是警察的制服，还假冒警察，

罪名可就大了。 阿 美 那怎么办?

阿 聪 我们得送回去。

阿 美 现在?

阿 聪 等一下。我们不能这样送回去，给他们逮住了一定 当小偷办，说不定还要挨他们一顿好打，那才冤 枉。我们只能偷偷送回去，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送 回去。你知道我们不是要拿人家的东西，我们是迫 不得已。

阿 美 可是别人不知道。

阿 聪 就是喽，苦就苦在这里。 阿 美 要怎么样偷偷送回去? 阿 聪 别急，得想想。

〔阿聪与阿美不讲话，作沉思状。 阿 美 送给警察怎么样?

阿 聪 那不好。他要问起这东西哪里来的，你怎么说? 阿 美 就说捡到的。

阿 聪 哪里捡到的? 阿 美 路上捡到的。 阿 聪 哪条路上?

阿 美 那—-那——

阿 聪 好了，只要你说的有一点不对劲，他们就会怀疑。 这种事情做不得。

〔阿聪与阿美不讲话，作沉思状。 阿 聪 啊——有了。我们可以寄回去。 阿 美 怎么寄?

阿 聪 邮局里去寄。 阿 美 寄给谁?

阿 聪 当然是淑女洋裁店，它的地址还在吗? 阿 美(摸出那张纸条)在，在。可是—--

阿 聪 可是什么?

阿 美 要不要花钱?

阿 聪 当然要花点钱。 阿 美 要多少钱?

**阿** **聪** 我不知道。

阿 美 会不会要很多钱? 阿聪这个 — — 这个 — —

阿 美 (打开小皮包)我——我——我只有这一点。(掏出 几十元钞票)

阿 聪 (掏自己所有口袋，拿出几十元钞票和硬币)我

——我也只有这一点。 阿 美 够不够?

**阿** **聪** 可是我们还得吃饭。 阿美 吃饭—

**阿** **聪** 还要坐车，是不是?

**阿** **美** 坐车——坐车到哪里?

**阿** **聪** 不管坐车到哪里。 〔他们陷入沉思。

**阿** **美** 我们明儿一大早，丢到她门口。

阿 聪 呃——我们可以找一张报纸，包起来。 阿 美 走过去一丢。

阿 聪 一大早不会有人注意。 阿 美 就这样办。

**阿** **聪** 就这样办。 〔他们沉思。

**阿** **聪** 倒霉!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阿 美 我叫阿美。

阿 聪 黄阿美，是不是? 阿 美 你怎么知道?

阿 聪 你姐姐叫黄阿秀，你当然叫黄阿美。 阿 美 我知道你叫阿聪。

阿 聪 我姓李名聪，大家都叫我阿聪。你怎么知道的? 阿美 我听见餐馆老板叫你。

阿聪 那难怪了。

阿 美 你不是此地人?

阿 聪 不是的，我是水洼乡人，离高茅村不很远。 阿 美 水洼乡我去过，我是说很小的时候。

**阿** **聪** 那地方好苦，常常涨大水，水一来把田地都淹了。

辛辛苦苦种的东西，全都泡汤。 **阿** **美** 那儿的西瓜很有名。

**阿** **聪** 不只是西瓜，香瓜、南瓜都好。水洼乡的土地是肥 的，如果不涨水，我们是能够生活的，用不着跑出 来找事情。可是今年这场大水来得真猛，把养的鸡

和猪都冲走了，只剩下人，人还活着。 **阿** **美** 我们那儿也苦。

**阿** **聪** 你们是山地，你们那儿的柑桔不错。

阿 美 山地有山地的苦。 阿 聪 山地怕旱。

阿 美 一旱起来，别说五谷不长，连喝的水都缺。有一年

大旱——(突然停住了) 阿 聪 大旱怎么样?

阿 美 (触及痛苦的记忆)好可怕! 阿 聪好可怕?什么可怕?

阿美 不要说了。

阿 聪 阿美，我问你那两个人是什么人? 阿 美 哪两个人?

阿 聪 要抓你的那两个。 阿 美 我不认识。

阿 聪 你不认识?他们为什么抓你? 阿 美 我不知道。

阿 聪 你不知道?我不相信。 阿 美 他们是两个坏人。

阿 聪 我知道他们是两个坏人，他们凭什么敢来抓你?你

不会告警察? 阿 美 警察不会管。

阿 聪 警察怎么不会管?你是第一次来这里，是不是? 阿 美 是的。

阿 聪 来干吗?

阿 美 来找姐姐。 阿 聪 从哪里来? 阿 美 从乡下来。

阿 聪 你不像是从乡下来? 阿 美 为什么?

阿 聪 你的装束，你的打扮，都不像是从乡下来。 阿 美 我在城里住过。

**阿** **聪** 你是不是逃家? 阿 美 什么逃家?

**阿** **聪** 从家里逃出来。 **阿** **美** 不是的。

**阿** **聪** 我不相信。他们是你家里人，对不对? **阿** **美** 他们像吗?

**阿** **聪** 或者是你家里派来的? 阿 美 我根本没有家。

阿 聪 你家里什么人都没有? 阿 美 没有。

阿 聪 你骗人，你骗我。 〔他们沉默，半晌。

阿 美 阿聪，阿聪。 **阿** **聪** 嗯。

**阿** **美** 我骗了你，我是骗了你。我有家，我有父母。他们

—-他们—-- 阿 聪他们怎么样?

阿 美 他们要把我嫁出去。 阿 聪 你不愿意?

阿 美 我不愿意。他们要把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一 个坏人。

阿 聪 一个坏人，一个什么样的坏人? 阿 美 一个流氓。

阿 聪 怪不得他找两个小流氓抓你回去。 阿 美 一定的，一定是他找的。

阿 聪 你并没有嫁给他，是不是? 阿 美 没有。

阿 聪 他怎么敢这么做?

阿 美 我家收了他的聘金。 阿 聪 是不是欠了他的债?

阿 美 是的，是的——是欠了债—— 阿 聪 拿你抵债。

阿 美 你怎么知道?

**阿** **聪** 我猜。

**阿** **美** 一点都不错，你真会猜。 **阿** **聪** 那你怎么打算?

阿 美 我找姐姐。

**阿** **聪** 不是没找着吗? 阿 美 再找，我再找。 **阿** **聪** 怎么找?

阿 美 我还有个亲戚什么的。

阿 聪 他在哪里? 阿 美 我不知道。

阿 聪 你不知道，你往哪里找?城市这么大。 阿 美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沉默。

阿 聪 我想你还是去找警察。 阿 美 警察不会管。

阿 聪 会的，会的。你又不是东西，怎么可以拿来抵债? 再说，他们不能抓人啊。他们凭什么可以抓你?你

可以告他们—— 阿 美 告他们什么?

阿 聪 告他们——告他们——妨碍自由。是的，妨碍自 由。

阿 美 这个——这个—— 〔他们沉默。

**阿** **聪** 阿美，你的事我真的不能管。我连我自己的事都管

不好 。

阿 美 真对不起。 阿 聪 我要走了。

**阿** **美** 到哪里去?

**阿** **聪** 回家。我想回家。 阿 美 你家在哪里?

阿 聪 水洼乡，不是告诉过你我家在水洼乡吗?在我没有 出来之前，人家总说城里多么好，多么好。可是当 我来到这城里之后，我真不觉得它好在哪里。乡下 虽然苦些，卖点力总可以有碗饭吃，至少不会被人 追着跑。是不是?

阿 美 是的。我也喜欢乡下。可是——可是——我不能回 去，没有地方可以回去。(突然爆发)没有地方可 以回去，没有家，没有亲人，什么都没有。没有人 收留我，没有人要我，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泣不成声)

**阿** **聪** 阿美，阿美，(摇阿美)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阿 美 (哭声)你不要管我，你走吧! **阿** **聪** 别这样，别这样，快别这样。

〔他们沉默，各自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大汉甲与大汉乙自右方上。他们步履蹒跚，垂头 丧 气 。

**大汉甲** 我走不动了。

**大汉乙** 嘘!你瞧!那儿坐了两个人。 **大汉甲** 谁 ?

**大汉乙** 还有谁? **大汉甲** 老天爷!

〔大汉甲与大汉乙蹑手蹑足，慢慢向阿聪、阿美接 近。阿聪与阿美陷入沉思之中，直到他们走近身旁 时才发觉。

**阿** **聪** 你们干什么?

**大汉甲** 我告诉你，你走开。 **阿** **聪** 你们要打抢?

**大汉乙** 只要她跟我们走。

阿 美 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大汉甲** 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你这婊子。走!(拉阿美，

为阿聪所阻)

**阿** **聪** 你们不要欺侮人。

**大汉乙** 欺侮人?她是我们买的，我们要她怎么样就怎么 样，不信，你问她。

阿 美 (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阿** **聪** (大喊)警察，警察先生!抢人啊!

〔在他们喊叫拉扯声中，未穿制服上衣的警察甲与

女裁缝师自左方上。

**女裁缝师** 你听!有人叫救命。

〔警察甲因未穿制服，为了壮胆，先吹哨子。 **大汉乙** 真的警察来了。快走!

**大汉甲** 走!走!(与大汉乙自右方奔下)

〔警察甲与女裁缝师走向阿聪和阿美。 **警察甲** 怎么一回事?

阿 美 他们是两个坏人，他们要抢东西。 阿 聪 快追，快追!别给他们跑了。

女裁缝师 (对阿美)你不是刚才来我的店里找阿秀的吗?

(发现大衣)你——你——你偷了我的大衣。 警察甲 (发现制服)你拿了我的制服!

阿 美 不是，不是。 阿 聪 不，不。

**女裁缝师** 这不是我的大衣?你还敢强辩。 阿 美 不是这回事，你听我说。

**阿** **聪** 是因为他们——他们—— **女裁缝师** 你们是两小偷，两个贼

**警察甲** 要说到局里去说，到局里去说去。走，走，都跟我 走!

〔舞台暗转。

**第** **五** **场**

〔这是间警察局的办公室，摆着几张办公桌和几把 椅 子 。

〔灯亮时，巡官在问话，警察乙记录。阿聪和阿美 正听候讯问。女裁缝师和警察甲站在一旁。女大衣 一件和警察上衣一件放在桌上，作为物证。

〔时间距离前场不久，壁上挂钟指着十点十分。

**巡** **官** 你说你到她店里干什么? 阿 美 我去找我姐姐。

巡 官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阿 美 黄 阿 秀 。

巡 官 (对女裁缝师)有没有这回事?

女裁缝师 有的。他们是来找阿秀，可是阿秀早就离开了。 三个月前就不在了。

巡 官 你没有找到，为什么偷她的女大衣? 阿 美 不是偷，是穿上。

巡 官 好，就算穿上，为什么要穿上?

阿美 因为——因为我们瞄见两个坏人来了，我们本来要 从后门溜走的，发现后门锁了，打不开。

**女裁缝师** 不错，我的后门一向上锁。

**巡** **官** (对阿美)你说，你说。

**阿** **美** 因为走不掉，没有法子，我就穿上这件大衣，扮做 模特儿；他就穿上警察的制服，扮做警察，果然就 把那两个坏人吓跑了。

**女裁缝师** 也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模特儿活了。 **巡** **官** 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衣服脱下来还她?

**阿** **美** 我们本来要脱下来的。因为怕那两个人再来， 一时 心慌，就穿了衣服跑了。我们打算明儿早上送回 去。

**巡** **官** (对警察甲)这是你的制服? **警察甲** 是的。

**巡** **官** 怎么会在她店里?

**警察甲** 因为衣服上的一个纽扣掉了，请她缝一缝。

**女裁缝师** 毛毛—毛毛——不，赵天龙——是——是我姐 夫哥哥的孩子，我看他从小长大。他要我替他缝个 扣子，我因手里正忙着，要他吃过饭来拿。他就在 隔壁饭馆里吃饭。

巡 官 (对阿聪)你把警察制服穿出去，想干什么?

阿 聪 不干什么。当时只是想吓吓他们，他们一走，也就 跟着逃了出来，竟忘了把衣服脱下来。

巡 官 你说有两个坏人? 阿 聪 是。

巡 官 他们是谁? 阿 聪 不知道。

巡 官 (对阿美)你呢? 阿 美 不知道。

巡 官 他们抢你们的东西?

**阿** **聪** 不是。

巡 官 他们要做什么? 阿 聪 抢人。

巡 官 什么?抢人?

阿 聪 他们要把她带走。

巡 官 (对阿美)把你带走? 阿 美 是的。

巡 官 他们是你什么人? 阿 美 不认识。

巡 官 不认识要把你带走?为什么? 阿 美 我——我———我不知道。

巡 官 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你们的话能叫人相信吗?

**阿** **美** (急)真是这样的，先生，真是这样的。不信，你 问问他们。

**巡** **官** (问女裁缝师)有没有她说的那样两个人来到你店里? **女裁缝师** 有的，他们一进来就问东问西。

**巡** **官** 后来?

**女裁缝师** 后来他们喊着有警察，就赶快逃走了。 **巡** **官** 他们是干什么的?

**女裁缝师** 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不见了大衣，就和毛毛 — 毛 毛——赵天龙——去找。他比我还要着急，我不 过是丢了一件大衣，再值钱也是可以买回来的，他 丢了制服可不得了。我们追到东门外，听见叫救命 的声音，走去一看，就遇见了他们。

阿 美 您有没有看见那两个坏人?

女裁缝师 啊，是的，是有两个人跑走。 巡 官 (对警察甲)你呢?

**警察甲** 我也听见喊救命的声音。等我赶到，他们已经逃

了 。

**巡** **官** 你有没有看见他们?

**警察甲** 看见他们的背影，没看清楚。

**女裁缝师** 我看见了。一个胖子，一个瘦子。 **巡** **官** 你看得清楚?

**女裁缝师** 我是远视眼，越远越清楚，越近越不行。

**巡** **官** 是不是刚才来到你店里的两个? **女裁缝师** 很像。

**巡** **官** (对阿聪)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阿** **聪** 没什么关系。

**巡** **官** 认识多久了?

**阿** **聪** 今天才认识的，今天中午，我们在公园里才认识

的 。

**巡** **官** 刚刚才认识就这样亲密吗?

**阿** **聪** 是这样的，我坐在公园里休息，她也来到公园里， 我们先前完全不认识，我因为看见有两个人欺侮 她，我——我多事，我看不惯，我过去干涉。他们 要揍我，她趁这空当逃走了。

巡 官 照你说完全是偶然的。

**阿** **聪** 是的，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后来，我在三星饭店里 跑堂，又遇见她，和那两个家伙。因为她拿错了我 的包袱，我追着她换包袱，她要我陪她去找她姐 姐。这样我们来到了淑女裁缝店。

**巡** **官** 这样说你可是一个好人?

**阿** **聪** 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也不是坏人。

巡 官 你们这番话就是骗三岁小孩子都不行。(对女裁缝

师和警察甲)你们相不相信。 〔女裁缝师和警察甲均摇头。

巡 官 不会有人相信你们的鬼话，你们偷了人家的东西， 是人赃俱获，还想抵赖?(对阿聪)尤其是你，还 冒充警察，妨害公务，更是罪加一等。老实告诉你 们，你们如果说了老实话，或许还可以看你们是初 犯，从轻发落，要想胡扯来脱罪，那是做梦。

阿 聪 这是事实，叫我怎么说呢? 巡 官 叫你说真话!

**阿** **聪** 我——我——我——

巡 官 (严厉地)说!快说!老老实实地说!

阿 美 (轻声)我——我——我说。 巡 官 你说也行。

阿 美 我认识他们，那个胖子叫牛屎，那个瘦子叫黑狗。 巡 官 他们名字呢?

阿 美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只知道他们的绰号。 巡 官 他们干什么的?

阿 美 他们———他们是私娼馆的保镖。 巡 官 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阿 美 我——我——被卖到他们那儿。 巡 官 谁把你卖的?

阿 美 我养父。

巡 官 他叫什么名字? 阿 美 黄——有财。

巡 官 他怎么把你卖了?

阿 美 他——他——他有次车祸受了伤，欠了人家很多 钱，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把我卖了。

巡 官 卖给谁?

阿 美 邱老大，那个私娼馆的老板。

巡 官 邱老大?他的名宇就叫邱老大?

阿 美 我只听人家叫他邱老大。 巡 官 在什么地方?

阿美 福山镇新街口的一条巷子里。 巡 官 (对警察乙)你记下来。

**警察乙** 我记下了。

**巡** **官** 你逃了出来?

**阿** **美** 是的，他们把我当做囚犯，看得很牢，牛屎和黑 狗，他们两个像两条狗。有一天，一个不在，一个 睡着了，我逃了出来。我来到这儿想找我姐姐。他 们不放过我，牛屎和黑狗追了来，幸好遇到这位先 生，他——他，他帮助我。他说的全是实话，这事 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事情都是我惹出来的，你们

把我关起来好了，不要关他，他是好人。请你们不 要关他，请你们相信我。(哭)我求求你，求求你 们 。

**巡** **官** 好了，好了。(对女裁缝师)你相不相信她的话? **女裁缝师** 相信，我相信。

**巡** **官** 你控不控告她?

**女裁缝师** 我——我只要东西拿回来就好了。 **巡** **官** (对警察甲)你把这给她。

〔警察甲将女大衣递给女裁缝师。 **女裁缝师** 谢谢你。

巡 官 那么你同意销案?

女裁缝师 什么?你说什么?

**警察甲** 你不再追究，你不再告她小偷?

**女裁缝师** 啊——不，不，毛毛——啊，不，你没有听她讲 吗?她是不得已的，她不是有心要偷我的衣服。她 ——她好可怜。

**巡** **官** 那你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女裁缝师** (走到阿美身边)对不起，小妹，我不是有意的， 我不知道内情。(又走向巡官)谢谢你，你别为难 他 们 。

**巡** **官** 不会的，再见。

**女裁缝师** 再见。大家再见。(下) **巡** **官** (对警察甲)你呢?

**警察甲** 我——我没有意见。

**巡** **官** 在这个案子里你是当事人，你控不控告他? **警察甲** 不，不，我不控告他。

**巡** **官** (把衣服拿给警察)那么你拿回去吧。 **警察甲** ( 接过衣服)是。

巡 官 这是制服，不能随便丢下，要穿在身上。 **警察甲** 是，因为掉了扣子。

**巡** **官** 你不会自己缝吗? **警察甲** 没有针线。

巡 官 没有针线?谁说的?(打开桌子的抽屉，拿出针和 线，交给警察甲)这不是吗?自己缝去。下次记 得，掉了扣子找我。

**警察甲** 是，是。(坐到一旁缝纽扣)

〔当然他的动作是十分滑稽的。他必得要费很大劲

才缝上，所以下面的戏系与他缝扣子同时进行。 巡 官 好了，好，你们没事了。

**阿** **聪** 没事了?

巡 官 没有人要控告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阿 美 先生，先生，他们——他们会不会等在门外呢? 巡 官 等在门外?敢等在门外?他们有这么大的胆子? 阿 美 或者别的什么巷子里。

巡 官 这个——这个——这很难说。 阿 美 那我怎么办?

巡 官 那你报案呀。

阿 美 如果我被他们抓了去，我怎么报案? 巡 官 你的家在哪里?

阿 美 我没有家。 巡 官 你养父?

阿 美 我不要回到他那里。 巡 官 你生父?

阿 美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巡 官 (沉思)这样好了。我们明天，明天派人到福田镇 去，把你的案子查一查，如果他们真的贩卖人口，

逼良为娼—— 阿 美 和妨碍自由。

巡 官 对，和妨碍自由，你怎么知道? 阿 美 (指阿聪)他告诉我的。

巡 官 不过——不过你要出面控告他们啊。 阿 美 我当然告他们。

巡 官 到时候，你要作证。(对阿聪)你也要作证。 阿 聪 是。

**巡** **官** (对警察乙)你都记下了? **警察乙** 都记下了。

巡 官 没事了，(对阿美)现在放心了吧?好吧，可以走 了。随时和我们联系好了。

阿 美 我——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把我关起来! 巡 官 把你关起来?怎么能把你关起来?

阿 美 你叫我走到哪里去?这样晚了，我怕——我怕 给他们撞上了怎么办?

巡 官 这——(对阿聪)你呢? 阿 聪 我明天回家，回水洼乡去。 巡 官 我说今晚。

**阿** **聪** 今晚——今晚——我没有钱住旅社，我想找个车站

或是什么地方坐一晚，我想总有办法的。 巡 官 这样——这样不行。

〔警察甲缝好纽扣，穿上衣服，可是纽扣没有缝对 地方，所以凸起一块。

**巡** **官** (对警察甲)赵天龙! **警察甲** 有!

**巡** **官** 我想他们没有地方去，只好羁押他们一晚。 **警察甲** 是!

**巡** **官** 那么你们在这里住一晚好了。依照法律规定羁押人 犯，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明天一早你们走，行不 行?

**阿** **美** 行!(问阿聪)你呢?

〔阿聪点头。

**阿** **美** 先生，先生，我——我——我饿——

〔警察甲将针与线送还巡官。

巡 官 你缝好了?让我看看。哈哈。

〔大家看警察甲身上缝的纽扣，都大笑。

**巡** **官** 你刚说什么?

阿 美 我说——我 一 天没吃东西，我出去买个面包好不 好?

巡 官 你这一说，我好像也饿了。(对警察甲)你去叫几 碗面来，我请客。

阿 美 (对警察甲)你脱下来，我替你缝吧。 〔舞台暗转

**第** **六** **场**

〔舞台后部隐隐可见警察局大门。舞台前部是一条 大马路。

〔灯亮时，正属清展，阳光照在路旁树上，洒了 一 地的影子。时间为前场之次日。

〔阿聪与阿美各提一个包袱，自警察局大门出来， 行至大路边，停住。

**阿** **美** 真对不起你，害你在警察局蹲了一夜。 **阿** **聪** 不要说这种话，没有什么。

**阿** **美** 可是我总觉得——觉得——不好意思。

**阿** **聪** 不要说了。你要去哪儿?

**阿** **美** 昨天晚上巡官不是说他知道有家工厂需要女工，要 我去试试。

**阿** **聪** 啊——是的。工厂在哪儿?

阿 美 (打开小皮包，拿出纸条)他给了我一张条，他还 告诉我，出警察局大门，向右手方向走，不远，可 以坐客运车，在大业纺织厂下车。

**阿** **聪** 我想，我们不能同路了。我要走这个方向，(用手

指左方)去火车站。

阿 美 你想我可不可以去试试?

**阿** **聪** 当然，当然可以去试试。 阿 美 不行呢?

阿 聪 不会不行的，不会不行的。 阿 美 万一不成呢?

**阿** **聪** 你不能想得这样多，你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万

一不成，还可以想办法。 阿 美 什么办法?

**阿** **聪** 我——我不知道。我想总有办法的。 阿 美 你呢?

阿 聪 我要回去，回水洼乡去。 阿 美 你有家可回——

阿 聪 我有个家，有个很大的家，爸、妈、弟弟和妹妹，

不过生活过得很苦。

阿 美 苦一点不要紧，是不是?

**阿** **聪** 不过- 不过——太苦了，人的脾气就不好，没有 一点好看的脸色，动不动就吵架。很难受的。这就

是我出来的原因。到城里来看看，来碰碰运气。 阿 美 其实到处都是一样。

**阿** **聪** 所以我决心回去，好歹总会过下去的。 阿 美 总比我好，总比我好些。(流泪)

阿 聪 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

阿 美 那么我——我——(哽住)我走了。

**阿** **聪** 你要多注意，多保重。

阿 美 你——你也要——保重。

阿 聪 再见! 阿 美 再见!

〔阿聪自左方下，阿美自右方下。

〔路人们自舞台走过。

〔半晌。阿聪自左方快步上，阿美自右方快步上， 二人在舞台中央相遇。

阿 聪 阿美，阿美，你拿错包袱了。

阿 美 是的，我也发现了。真是的。老拿错。

阿 聪 (与阿美调换包袱)其实没有什么,只不过几件衣 服 。

**阿** **美** 都一样，只是——只是我的你不能用，你的我不能 用 。

**阿** **聪** 那么——再见了。 阿 美 再见。

〔他们各自转身，欲行。 **阿** **聪** 阿美!

**阿** **美** 阿聪!

**阿** **聪** 我想起一件事。 阿 美 什么事?

**阿** **聪** 假如——我是说假如，工厂的事情不成—— **阿** **美** (急问)怎么样?

**阿** **聪** 你可以再找巡官。 阿 美 再去找他?

**阿** **聪** 或者——或者，找那个女裁缝-  阿 美 你是说淑女裁缝店?

阿 聪 是的。

阿 美 我才不去找她呢。她那副样子。 阿 聪 只不过啰嗦一点，人并不坏。

阿 美 我不喜欢她那副样子。

**阿** **聪**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找她，我是说万不得已的时

候 。

阿 美 啊——噢。

阿 聪 你千万要记得，万一再遇到他们，一定要放机灵一

点 。

阿美 我记得。 阿 聪 再见。

阿 美 再见。

〔他们各自转身，欲行。

阿 美 阿聪! **阿** **聪** 阿美!

**阿** **美**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家的地址? 阿 聪 你去过水洼乡是不是?

阿 美 去过。

阿 聪 有一座土地庙，你知不知道?我家离土地庙不远， 过土地庙一直走，就到。

**阿** **美** 我不记得土地庙在哪儿。

**阿** **聪** 那不要紧，一下火车，一问就知。

阿 美 我说——我——什么时候来看你，可不可以?

阿 聪 当然，当然，希望你能来。 阿 美 好，再见。

**阿** **聪** 再见。(自左方下)

〔阿美自右方下。一群背书包上学的小学生自舞台 走过。他们跳着唱着。

小学生们(唱)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

〔阿聪自左方慢步上，阿美自右方慢步上。他们在 舞台中央相遇。

阿 美 阿聪! 阿 聪 阿美!

阿 美 我想现在时间还早，我可以先送你到火车站。

阿 聪 我想我回去不一定要这么赶，我先送你去工厂。 阿 美 不，我送你好了。

阿 聪 不要这样。我送你去工厂，万一有个什么事情，说

不定又遇到他们——- 阿 美 你说又遇到那两个?

**阿** **聪** 谁知道——我想——我想— 我不是一定要回家

的 。

阿 美 你不要回去?

**阿** **聪** 我是说——是说——如果找到一个事情的话，我不 必急于要回去，是不是?而且——而且家里的人看

我这样快就回去，他们会怎么说呢? 阿 美 你要到哪里去试试呢?

阿 聪 我不知道。我想总会有机会，总有机会的。 阿 美 是的，总有机会的。

**阿** **聪** 我们先一同走走，一同走走看。 阿 美 我们一同走走看!

〔阿聪、阿美挺起胸膛，大踏步自右方下。

〔 舞 台 全 黑 。 〔 幕 落 。

——剧 终